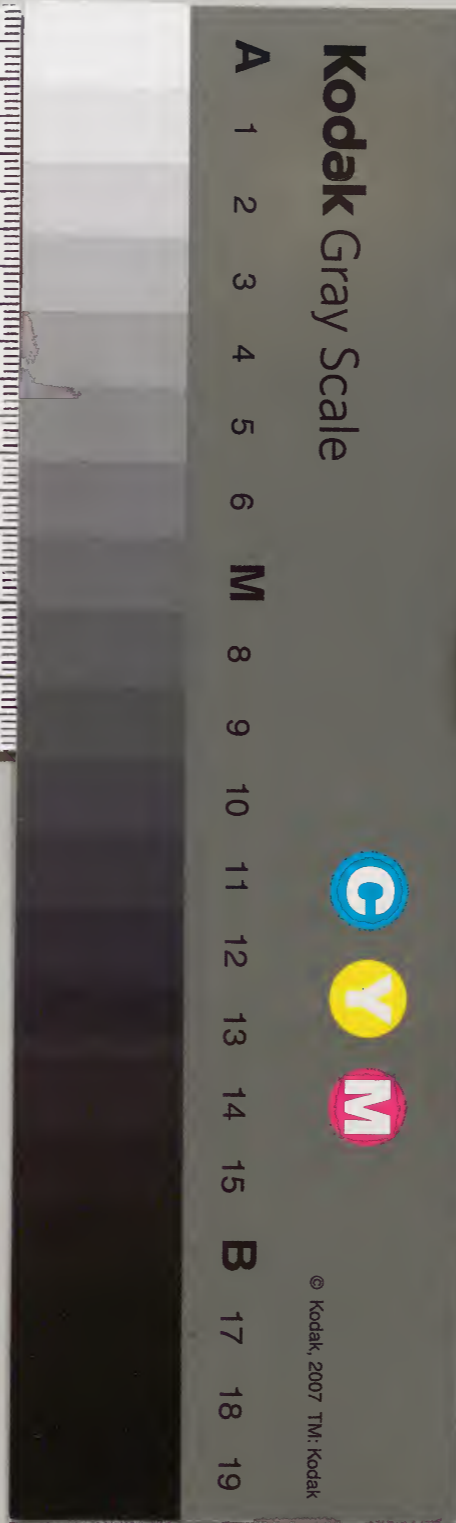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二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三	函	架
二	二	〇	號
一	三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220
冊數	4( 3)
函號	273 16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書經集註卷之六

蔡沈集註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稱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太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

孟津編書者因以泰並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復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口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

泰誓全首 武王未渡河作首節記武王伐商之事如王曰節呼衆聽誓之詞惟天地四諸原天道而言受非之當討天佑下民四節推天道而言已討罪之意末節以民情與天心而屬以共討通章把天字作骨順天者乃所以應天耳

惟十有三年春因商受無道而起兵以討之于時  
人心景從大會諸侯之舉于孟津此特渡河而指商邑矣  
黃發伯曰通篇皆史臣書法紀年者見紂稔惡之深非武王屢改臣節  
也以武成考之則春秋建寅月也在戊午前一日觀中篇可見孟河比  
地名合孟子津尚未渡津而北也今孟津縣與孟縣隔河可見曰大會  
者見人心之同非武王能強之使集耳然合在孟津想必有徵召之事  
未可當避也

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華始廢○吳  
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  
武王之辭迫湯之數策也恭武之數  
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  
出或非盡當  
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  
即休之十三年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  
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  
比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  
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春誓  
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  
之語也○八君即休則稱元年以計其在  
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  
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  
說春秋因以改元爲歐陽氏曰墨重事與  
西伯即休也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改元  
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不改元乃上見  
先君之元年并其崩稱十一年及其滅商  
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  
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者但其  
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  
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  
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  
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說以一月爲建子  
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  
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  
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  
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  
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  
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  
何求如何新會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  
春則當治其新會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  
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

嗟我節武王乃誓師曰嗟我友國冢君之烈侯及我周治事最士之臣凡  
與我茲會者其明听我伐商之誓戒可也  
功心曰友邦冢君以列國言衛事庶士以本國言觀誠字見重在友  
邦上語因大會故也

惟天簡爾知天所以立君之故乎惟天地資始資生即萬物之父母惟人  
物萬物中得其知覺之靈者而與物異然類物而無以相統也故是有真  
實聰明之人出而作天下之大君當此大君之任者而豈徒我正以其作  
民父母而代天地以子萬民耳上天立君之意如此

徐九一曰此節言天立君為民之意下三節言受得罪天民而天棄之  
且曰其一日極推當討之由二父母呼應有力天父母萬物其靈皆  
君父母萬民其靈皆惟人萬物之靈不甚重以靈字影起下聰明字  
實聰明者靈中之靈耳實作實訓款無而聰明之實也無款而明之  
寔也衆人視所以耳目靈皆易蔽聖人天性為形色聰明不劣君長天  
下舍斯人其誰執與仲德首段同意實聰明作元后有是德者宜是位  
也元后作民父母居是位者荷是任也二作字眼自相照傳其所以厚  
於聖人者句意多一轉作民父母所包者廣遠之明四目達四聰便覺  
此句難以君道言然實承天意來

今商二節今商王受之為君也不能敬体天意而褻慢之但降災害于下  
民則元后父母之道荒矣○其如何如沉涵于酒亂于色是以心志迷  
惑故行暴虐之惡厥人刑及親族官人則亂之世授惟官室臺榭陂池  
侈靡為事以殘害于萬姓○忠良而焚炙之于孕婦而剝剔之故皇  
天震怒命我文考敬奉天威以討之至今大功尚有未集于將何以成前  
功乎

徐九一曰慢天虐民一串治虐民正所以慢天也典上節及○沉涵句  
是暴虐之原曰敢者誅其心也罪以六句皆暴虐之目士世祿不世官  
官人以世則所官者必私昵明矣後服字指上土木之事或以奢靡  
衣服解心通後心勝則竭民財力而不恤故曰殘害焚炙剝剔孕婦皇  
慘也大勳者誅紂安天下之功未集者非時未可為乃心未忍為耳

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  
其致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  
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  
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王曰嗟我友

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史臣  
和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  
庶士衆士也告以代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  
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實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實誠實無妄之謂言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  
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  
而靈其四端備万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  
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  
其知先知其善先覺百出庶物故能為大君  
於天下而天下之廣無一不聽其言

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  
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  
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惟天地  
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  
后之責者不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  
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  
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今  
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言紂  
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  
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沈涵句  
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官室臺榭陂池侈  
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  
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酒彌  
袞反

肆予節故我小子發其有邦家君現政于商以規其後來能改與否但  
見受無有改過之心乃夷居而居不事上帝神祇遺棄其先宗廟而不祀  
犧牲粢盛所以供祭品者盡于凶荒而不資受之存心肆侮如此乃曰我  
有民可統有命可懸而罔懲戒其肆侮之罪以此觀商之政則我此友邦  
家君宜致討有同心矣

項水心曰以即春秋書法能左右之曰以當作與字音以列侯共觀其  
政昭然耳目非已一人之私也現政如左傳之規國是有後心至罔懲  
其侮則商政可知師有名矣曰說謂以向背觀矣得失而異其能改似  
於經文欠順傳認勿甚泥罔悛承上節命文考求就武王時事言與即  
與侯之夷箕與者夷法也獨揭慢神者神而可侮無所不侮矣曰有民  
有命者傷心生於恃心耳

天佑節况天意有屬我之伐商尤不泮而肆予上天佑輔下民作之君以  
長治之作之師以教順之君師之道無他惟其慈左右上帝除殘去暴而  
罷錫安享之澤於四方耳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一奉天以為進  
止予何敢有僭越於其志乎

徐九一曰此節言天以君師之責付之已而已不能違天同力度德二  
節核言商周之勢而後以天命自決予小子即言奉天討罪之事首五  
句雖泛言暗指已身上作君作師二作字天所作也與前作元后作父  
母義各不同若有王率天下意雖有表正天下意相帝寵綏以討罪言  
猶云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云身舉失其當之謂也言敢越志見其出於  
至公也

同力節以商周之誓言之同力則度其平日之德何如德優者勝同德  
則慶其慶事之義何如我正者勝受有億萬人惟億萬心雖衆必離力之  
強者轉為弱矣無德義故也予有臣三千惟一心雖衆必合力之弱者轉  
為強矣德義故也

破班摩反刺空胡反○沈瀟瀟於酒也冒色  
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  
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置  
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春榭澤障曰陂停  
水曰池後奢也焚矣炮烙刑之類舉別割割  
也皇甫謚云紂割比于妻以視其胎未知何  
據紂雲言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  
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  
謂大功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  
王伐之叙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  
得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商惟  
受罔有後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竄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

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於  
商今諸侯肯叛既已如此而紂猶有悔改  
過之心夷居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神機  
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  
之人即其子所誤據竊神祇之犧牲牲牲者也  
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  
無有懲戒其  
大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

同力節以商周之誓言之同力則度其平日之德何如德優者勝同德  
則慶其慶事之義何如我正者勝受有億萬人惟億萬心雖衆必離力之  
強者轉為弱矣無德義故也予有臣三千惟一心雖衆必合力之弱者轉  
為強矣德義故也

王六言曰同力二句兵志無擾勿泥同力度德校仁暴也同德度義校  
曲直也受以衆力為力武以齊心為力心力之不敵處而德義之辨隱  
然寓其中矣三千即虎賁三千是一心者君與士卒為一心士卒又共  
為一心也

商罪即知商罪實受命我誅之我若不順天以討受則有百伐君作  
師之責德感之非與為惡有鈞矣

王光復曰貫如纒貫縲之貫在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本此罪  
鈞之貫授上克相上帝生來見且於不肖不飲之意

小子夙夜之間惟以罪鈞為敬畏乃受命考文以大勳當集告  
類祭于上帝宜祭于家士以尔有衆之師致天之罰于商蓋畏天而  
是之謂已之舉可

類祭于上帝宜祭于家士以尔有衆之師致天之罰于商蓋畏天而  
是之謂已之舉可

天矜節今以天民而合觀之天矜憐于民之所歎與大必從其與民之  
歎廢天必從其廢爾尚輔我一人除受之穢濁以永清四海是乃天民  
之應之一時不可遲留而貽失時之咎也

頌承心曰此節提天心以勉有衆首三句泛說現民歎亡紂如此則天  
意可知是下文時我內語不必補永清以除惡言否則長此濁亂矣時  
字雖以天民而言重天時上天後民也失時則拂天心厥民望故云爾  
可失非乘軌述會之說

泰誓中全旨此篇批渡河作首節是書之小序以下皆誓之詞曰嗚呼  
第命之听近我聞吉人六節言紂殺惡之失而以桀之事證之并已伐  
罪之決而以湯之事証之最誠節是勉其討罪之意

戊午節惟戊午之日王自孟津而濟遂次于河北之覽辟后以所統之師  
批此罪會王乃撫循北渡之衆而再誓成之

徐九一曰次者次舍之次紀所至也曰畢會者孟津一會各散渡河至  
此又集于河朔矣次以周師言會以諸侯言別無意義且說以次為誓  
兵會為正戰是認次作信宿之次會作約敵之會天誤將誓而先拘師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  
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

事達特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  
兵志之發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  
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焉  
鈞以上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  
鈞以上蓋亦舉古人之語文辨正與此同百  
萬曰德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叛叛親  
離寡助之至力且商罪實盈天命誅之予弗  
不同况德與義乎

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  
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

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予小子夙夜祗懼受  
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家士以爾有衆廢天  
之罰。底致也家士大社也祭祀曰宜上文言

之罰。底致也家士大社也祭祀曰宜上文言  
廢天之罰則不與紂鈞也

之願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  
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

乎禱受命文考即造乎禱也王制以神尊卑  
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

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  
而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

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於民民  
有所欲天必從

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  
我一人除其穢末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

之時不  
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狗

狗有慰勞意與下篇巡閱之巡自別誓而又誓所以一既渡之人心耳

西土二節王曰嗚呼西土有衆凡使我于河朔者皆听我誓命之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愈加而無已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愈加而無已今商王受盡力而行無度之事孽老所當親近者乃散棄之非人所當斥逐者乃繼比之淫于色酗于酒以殺肆殘虐于民是以臣下化其肆虐朋立門戶作為仇讎僭威權以相誅滅無罪之人呼天告冤若臣相濟之

項水心曰有敘辭見上篇從征者皆西衆者西伯所統對受都故也○我聞四句將敘受之惡先舉古語以發端吉人凶人俱以君言凶即下文所謂凶殘也重凶邊受惟日不足于力字見之下文皆其是耳播矣二句以用舍類倒言罪人即四方逋逃者是醜淫肆虐串看猶云沉涵豈色放行暴虐也化者上行下效之謂朋家作仇有党必有敵也協權相成是小人挾勢相屠之事亂世往往有之穢德蕪君臣皆在彰聞以顯天上目

惟天而惟天以惠愛斯民為心惟君之道在奉天以安民而已昔有夏桀不能順天而流毒害于下國負天甚矣天乃佑夫成湯降黜夏王之命桀之事如此

項水心曰惟天惠民二句泛言以契桀不克若天之罪也以湯之伐夏為奉天事此節重桀不重湯

惟受節離受之罪又過于桀數而論之則設元良之微子至于失位賊虐諫輔之比于至于剖心其意謂已有天命之可恃謂放之道為不足行故謂祭為無益而慢神且謂暴為無傷而虐民可其比鑒之祠惟不在速在彼夏王天已降黜之美今天其以予除受之暴而治商民乎且予後之所夢合于前之所卜重襲于美祥之應今日伐商斷必克矣

翁水因曰惟受罪浮于桀與上于湯有光相照應則表二句舉其實事言之元良指微子者以元子而有良德也四謂字皆紂心口之自擬不徒在言也謂敬不足行根已自天命求者看惟謂不足敬故有祭無益暴無傷之二語皆浸不敬生耳致蓋以初敗言猶俗云看樣子勿作我去監視他天以予又民與佑命成湯相似故下以夢卜決天意

師而誓 戊音茂○次止狗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

河者昔西方諸侯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故曰西土有衆

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

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罔聞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奪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不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

之義播放也黎黎通累而黃也微子所謂羣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

之人呼天告冤腥穢德彰聞于上呂氏曰稱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稱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 惟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

惟受罪浮于桀刺喪元良賊虐諫輔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

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

夢協朕心襲于休禎戎商必克 浮過則洛喪

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



受有節不特天意而已受有億兆平人雖云多矣然皆離心離德無有忠  
其所以我父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  
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  
意有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小人同心回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人言  
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  
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  
南宮适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劉侔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  
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  
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  
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天視自我民視  
特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乎一人今朕必

徐九一曰此節又以人事驗必克蓋人情猶夢卜也周親在夷人之內  
受所親暱者是時微箕己不在亦勿以不憶子孫着仁人緊承同心同  
德言即亂臣之別稱耳純乎天理謂之仁下二句正承上四句意慮賢  
勿分親不如仁者彼以情合此以道合耳上非親離之說耳

天視節合天人之意而視之天無私視也因我民之視以為視天無私視  
也因我民所以為听今百姓有所過責于我不在乎他而在于一人惟恐  
予之不代商者即民心以察天意今朕斷予徯矣

宋九帝曰此節言天民合一見已不容不往之勢民之視听就意向說  
即指下過予一人是夫東者殺所屬耳目也過在不往則勢在必往矣

我武惟揚我之威武惟揚彼商之疆內直取彼心之受而我之殺  
伐用張大子湯放桀紂有光而無愧焉蓋同一伐罪救民之心而已  
吳柳村曰此節連上今朕必往來重取字光字有光者湯既光而我  
先此心可昭當日耳目依傳只用武之事實之湯而無愧一過若云湯  
心到此益白以為釋愆只是矣按揚張光皆叶韻似詩替休

最我節是舉也豈無賴於爾眾之輔我哉夫子無或以受為不足畏寧  
執以為非我所敵方今百姓稟之畏受之虐若崩厥角其望救之急切何  
如嗚呼乃惟同以予伐為德同以弔伐為心立定除殘去暴之功自此時  
以永世而民莫敢萌角之憂矣

宋九帝曰此節重勉眾上最我三句戒以當慎意百姓稟二句見所  
係之重嗚呼以下蓋期必之辭一德一心串看德一心必一也離心離  
德反是立者立見如此壯其速也永世以民生言應稟之意

亦紂所嘗言者蓋視也其所蓋視初不在遠  
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  
其以我父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  
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  
意有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小人同心回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人言  
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  
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  
南宮适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劉侔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  
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  
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  
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天視自我民視  
特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乎一人今朕必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揚舉侵入  
也蓋孟子謂之殘賊武于弔民伐罪於湯之  
心焉蓋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  
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雖可也然湯  
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  
若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雖之武而  
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最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  
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

而功最士以成功後二節言文考受命之因而自期以必克

時勝二節時戊午之明日將趨商郊王乃大巡視六師而執飭之於是明

晉裝以作其克敵之志焉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赫之道其

分別乎類哉然惟彰為君者當其倫以為人極可也今商王受乃衰狎侮

慢五常之道荒矣急忽無所放畏以是日絕於天而天厭之且結於民

而民庶之矣徐九一曰是已未日也巡者按行營壘檢閱戎器以備戰且由已未

至癸亥五日而陳商郊矣三折之蓋軍法三命如此篇中屢以營壘故

曰明誓明法申命之誓也曰我者親之君者賢之也兼上下而言

士卒在內猶踐有君子六人是天有顯道二句提超五常之本於

天以起受狎侮五常之意顯道即天之昭以與人者一物一則其類分

時所謂著於親者著於義者於序著於別者皆信是也自絕結終申說

新法謂其冥何如前冬朝涉水之腥割賢人比干之腹作威殺戮毒病四

海於茲則崇信之執師保則放黜之舜先王之常法囚奴親賢之正

士知社天地之制廢而不修宗廟祖考之親矣而不享惟作奇技淫巧之

事以悅婦人其狎侮五常如昨是以上帝不順其所為而斷絕降是喪亡

爾其我：奉予一人以敬行天罰可也

翁水因曰此節舉受狎侮五常之實而率綴之以共天討古人有言節

激之以同譬之志而致其戒勿以上節分自絕下節分結怨看奸和

者必回曲故曰奸回不修之修以祀事言祝訓斷止也如子曰天祝予

之祝俗云斷送是也勿作斷送看

書經集注

世為不足畏寧無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懷懼若崩權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

泰誓早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

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師可見此日六師者史臣之詞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比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衰狎侮慢荒棄忘情

作威殺戮毒病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

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

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勸例畧及痛音編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惡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焉

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矣回邪也止士賢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

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然女傳紂寄銅柱下加炭命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姬

已乃笑夫欲姬已之笑至為絕路之刑則其

書經集注

書經集注

書經集注

書經集注

書經集注

書經集注

書經集注

書經集注

書經集注

古人節古人有言曰無我則我之讐獨夫受大惟作威非  
汝一人之讐乃世之仇也欲樹人之德則務為滋長欲除人之害則務  
去本根故我小子天以爾殺士殄絕城汝之仇不使惡本之遺孽爾眾  
士其尚導運杙果銳殺必期殺敵以成乃君弟代之舉考迪果殺而功  
多者則有厚賞不迪果殺則有顯戮可不戒哉

項水心口述古語曰重讐字曰世者甚之辭受孤人之子寡人之妻  
獨人之父母故曰世讐樹有植立之上義務滋長者長衣其根令之日  
生日強也其務本恰相反殄殲二字正除惡務本之事猶夫為本并宜  
惡之盡而足補之則無不報之讐矣果勇往直前之謂殺者致其果  
不中止也來而不殺即左傳所云勇而無剛者是實殺重戮上至此而  
明誓稟然矣

惟我二節嗚呼汝知我周之所以興乎惟我文考之德若日月之照臨以  
四方觀之則光而四方而莫不以其言之則顯于西土而益著惟我有  
周大受多方之天命自文考而已然矣○故今日之事予克受小子武惟  
我文考無罪為天所佑故至此若受克予非我文考有罪惟我小子行師  
不善教之耳不可勉輔我以期不忝於先人哉

黃贊伯曰上節敘文王以德受命下節兩設勝負之由重勝商上若照  
臨以德之發用言先字廣而後顯字使而原皆于及人處見之二句分  
遠近言以足照臨之意証受多方即命我文考前將天威之事蓋天命  
歸周久矣非預期之說予克受四句承上節以目前成敗言不曰  
有德而曰無罪者文王無圖度天命之罪也無良對武字者以行師節  
度言猶易之師否城即良耳以不克自治正歸美于文考且本最士之

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况斷也  
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  
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棄奉祀之禮專  
意汚蕩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  
是喪亡也爾眾士其勉力不  
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予  
古人有言曰無

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也  
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  
士殄絕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殺以登乃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命已絕人心已去  
在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  
王引古人之言請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  
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威害于爾

約為眾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  
眾士而殄絕滅汝之世讎也迪踰登成也  
殺敵為果致果為殺爾眾士其庶幾端行果  
殺以成汝若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  
級而已不迪果殺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  
肆諸市朝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  
以示眾庶

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  
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  
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  
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  
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女王之德實天命人  
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  
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

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夜誓全有詳備臨戰時作首節以將誓之發端王曰嗟我三節呼衆而諭之听誓王曰古人六節乃誓之詞上三節告以伐商之下四節嚴以對敵之令

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以示有事于戰右秉白旄以爲

命故右秉而左麾皆取尚武之意說者以鉞左爲左手不敵非也必左白旄之詞慰勞于並暑休人情而後作土氣也

嗟我節工乃應呼之曰嗟我友國家君與本國治事之司徒主號衆者司馬主典軍者司空主治壘者三卿之外有佐之亞屬之旅與以兵守門之師氏統千人之長統百人之長也

宋九青曰呼諸侯卿士以及外夷戰之人也稱戈比于立不戰之具也誓罪而前使已交矣非但肅使聽誓而已三卿從征各治一職御事也每卿有亞有旅庶士也并及於師氏千百長者得戰故加詳焉

及庸節及庸蜀羗微虢豳八國之夷人

王六言曰八國即西南夷是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諸國皆來助戰

無良 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爲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二月四日也昧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爲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披武城言癸亥陳于南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

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爲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

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及庸蜀羗鬻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微虢豳漢人 羗驅羊反鬻莫侯反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羗在西蜀鬻微在巴蜀虢豳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家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

及庸節及庸蜀羗微虢豳八國之夷人

稱爾節其各稱舉爾所執之戈比爾所往之于植立亦所快之不重容

而後伐進止之制寓其中矣

古人二節王乃誓之曰古人有言云牝雞無司晨之理牝雞之晨則陰陽

相反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今商王受惑于內亂惟婦言是用所謂

雞之晨也其心志昏惑如此乃以昏而兵其陳列之祀不思報答其相先

又以昏而遺其王父母弟不以道過其骨肉乃以四方之多罪而連逃之

職使外暴虐于百姓以為效于商邑欲與覆亡得乎

吳柳梅曰牝之最五行傳所謂雞村是索者蕭索也家將空亡之象陰

氣所感然耳○受之惡重婦言是用向其源也二既字根用婦言來慢

神無親持以是故肆陳肆祀陳設以祭也王父弟固祖也母弟同胞

弟也嫡子為父後皆兄弟不敢齒不曰父而曰母親之謂多罪連逃

以四方言即連逃主華淵教是崇長以信言信使以情言大夫卿士以

職事言暴虐者民之仇殘寇者國之毒

也稱爾戈比爾于立爾亦其誓稱舉戈戟

戰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

故言稱楯則並以杆敵故言比亦長立之於

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

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

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

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

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

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

以斂于商邑婦房年反○肆陳答報也婦

惟妣已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

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

弟先王之亂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昆而

不道過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為

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

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

於妣已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

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勗勉也步

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

稱爾節其各稱舉爾所執之戈比爾所往之于植立亦所快之不重容

而後伐進止之制寓其中矣

古人二節王乃誓之曰古人有言云牝雞無司晨之理牝雞之晨則陰陽

相反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今商王受惑于內亂惟婦言是用所謂

雞之晨也其心志昏惑如此乃以昏而兵其陳列之祀不思報答其相先

又以昏而遺其王父母弟不以道過其骨肉乃以四方之多罪而連逃之

職使外暴虐于百姓以為效于商邑欲與覆亡得乎

吳柳梅曰牝之最五行傳所謂雞村是索者蕭索也家將空亡之象陰

氣所感然耳○受之惡重婦言是用向其源也二既字根用婦言來慢

神無親持以是故肆陳肆祀陳設以祭也王父弟固祖也母弟同胞

弟也嫡子為父後皆兄弟不敢齒不曰父而曰母親之謂多罪連逃

以四方言即連逃主華淵教是崇長以信言信使以情言大夫卿士以

職事言暴虐者民之仇殘寇者國之毒

徐九一曰今予發二句提起下文之語師以紀律為本而武勇次之先

不敗而後勝不愆于法白六而七步法整也不愆于伐自四而七伐法

一也古者按卒夾吏而相為用言步而車在其中矣制見其步止齊者

非止此而不進乃止齊而後進耳非止此而不伐乃止齊而後伐耳故

語必明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轉息相顧分之則部

伍之長各止其止各齊其齊合之則三軍之衆一止俱止一齊俱齊此

所以為節制之師兩個勗哉最其如此而進如此而殺非但戒輕進戒

貪殺而已現下文尚桓、可見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

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勗勉也步

也稱爾戈比爾于立爾亦其誓稱舉戈戟

戰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

故言稱楯則並以杆敵故言比亦長立之於

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

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

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

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

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

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

以斂于商邑婦房年反○肆陳答報也婦

惟妣已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

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

弟先王之亂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昆而

不道過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為

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

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

於妣已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

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勗勉也步

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

尚如範高桓。然厲其威武如虎如龍如熊如羆以奮擊于商。如其能奔而降者勿迎而擊之。以動鋒鏑而後我。西土之人勉於夫子勇而善用其言可矣。爾所不勉於是。故而不止與不伐。而不止與不伐。同不勇于探敵而勇于殺降。與無勇同。其于爾身有戮勿以誓為可忽也。  
宋九音曰。桓。武勇則于伐中見之上教之法。此壯其氣。戒擊降者。欲以養餘威也。勿以有招納之意。恐其致死以疲我師也。不殺之仁。只在言外。常見曷執夫子重桓。上言戰而不言賞。威克厥愛之意。

武成全旨。此篇總記武王伐商始末。惟一月壬辰至悅服。記伐商之次第。與反正之規模。厥四月節歸。周偃武之事。既生魄至大告武成。記觀臣祀神之事。王若曰。至大邑周。記其告諸侯之事。末節記武王創業之大。改以終之。皆武功前後之事。史取武成二字名篇。內稱周王二

于以出師而征伐商。蓋為除暴而救民也。  
黃贊伯曰。此節記出師之始。底商至神。蓋記告神之詞。既戊午至悅服。記克商及撥亂之急務。死魄。即下文生魄。是互見之耳。如前月大。則以初二日魄死而生明矣。此云旁死魄。當在朔日。先記壬辰者。猶今之言日必言朔也。以朔為死魄。祭傳似誤。若望後為既生魄者。魄生而明死也。明日曰翼日。助加一日之義。以人挽車曰步。周在鎬京。將奉大事。必至豐告文考。廟故云。步周耳。征伐者。正名而伐之也。  
底商。底是致列商受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過名山大川。其祝詞曰。惟有道之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上矢之生物。害虐無辜之衆。民約天下。遺逃之。王萃集而為。淵為。嚴正之。其容已乎。予小子既得仁人為之輔佐。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絕其亂謀。迫見內為。華夏外為。蠻貊。不相率而來從者。人心多助之勢。如此。  
徐九一曰。底。至也。數商罪之至極也。告皇天后土。此是師始行之禮名。山大川。則行師所過之地。有道以武王祖父言。故曰曾孫。暴殄。四句。是無道之實。予小子以下。所謂大正也。高也。暴殄。天物。身其誓之。威武。五行一般。絕民生。養之源也。害虐。以刑戮言。萃。淵。數。借字以形容。匪好之。虜勿用。魚。獸作誓。仁人。即十亂是亂也。有畧者。討心之計畧也。華夏。蠻貊。即友邦八國。吳。率。俾之。告在孟津之先。意有所期。會而然歟。

也。上言天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丁寧勸勉之意。下做此。尚桓。

相如虎如龍如熊如羆。于商郊。毋逐羆奔。以

後。西土勗哉。夫子。桓。胡官。父。龍。類。暗。反。○桓。桓。威。武。貌。龍。執。虎。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德。而。奮。擊。于。商。郊。也。逐。羆。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語。相。表。裡。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城。史氏記武王伐商。歸。歌。祀。群。神。告。群。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城二字。遂以

惟一月壬辰。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求。自

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日。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日。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王。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坡。是。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無。辜。為。天。下。遺。逃。王。萃。集。而。為。淵。為。嚴。正。之。其。容。已。乎。予。小。子。既。得。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

于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

惟爾能所賴尔山川之有神于冥冥之中尚能相我勝商以濟兆民之難  
 使使我師不勝而作尔神之羞武王告神之詞如此既心午師渡河而  
 曰次河北癸亥陳于商如待受師之至以應上天與周之休命至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之盛全于牧野然皆不戰而潰無有敢于我師者前之  
 敗者倒戈轉攻其在後者以此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可以漂杵我周之  
 賢如商容則式其間其顯忠遠良如此又散其黨之而聚財發巨橋所聚  
 之棄大奪于四海其賑窮周之如此而萬姓皆悅然商之口改後見于今  
 曰自既而服之矣

徐九一曰大休命待戰也明日始克故曰俟此史氏鋪張之語若云纘  
 兵不卒豈有營壘未定而輕師以迫人乎况甲子之朝黃鉞乃至則癸  
 亥之非戰日可知矣皆妄曰比以人身面陽背陰故也或云牧在商邑  
 之南故敗而退比亦通禦糾狀言之非必軍中而紂也一戎衣者不再  
 着之謂獨夫誅而四海一故曰大定政由舊于及商政上見之釋箕子  
 以下皆及商政之事而由旧可知若他則尊味尚未追耳萬姓悅服  
 總承上箕子以下說

貊罔不率俾底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爲后土

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豈錫  
 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  
 誠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贈  
 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蓋聚也紂殄  
 物害民爲天下逋逃罪人之王如魚之聚淵  
 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  
 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說得則可以  
 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則華夏外而蠻貊  
 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  
 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  
 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  
 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正  
 當在于征伐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惟爾有神惟爾有神克相予以濟兆民

既四節至四月始生明之日武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  
而北所以致太平也乃偃武威武以修治文教歸車戰之馬于華山之陽  
既四節之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兵車既罷無所事打服周耳  
三考海曰武王生明在月初二二日先至曹者以下文將有告廟之事也  
下直而先偃武不貴兵之意可見修文未有工夫只于偃武見之如禹  
讓之讓教文德是歸馬三句皆偃武也馬牛者伐商時所召取者服謂  
不用之也指馬牛三

既生二節既生魄之日商之無邦冢君及其百官皆來朝見而受正始之  
命于周王觀臣之禮奉矣○至丁未之日武王祀于周之祖廟近而邦甸  
遠而侯甸連奔走以執豆遷而助祭三日庚戌燔柴以祭天望祭于  
山川大告武功之成在神之禮奉矣  
求九青曰百工者商之百執事也王國侯甸皆有周字對商言非指商  
京也○周廟即豐廟也先祖後知自近者始于祀廟叙助祭于崇望叙  
告成互言之耳伐商之初本受命于先王求助于神祇既克而告禮也  
按此上二節作文不必平斷

然怒反戈相殘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  
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自不  
待而亦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  
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  
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散則俯而懸之商  
容商之賢人間族居里門也登于也武王除  
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之澤及天下天下  
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  
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  
之於賢人也示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  
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後聚者乎唐孔氏  
曰是為悅服之事○正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  
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林今準陰縣潼關也樂紀曰武王勝商渡河  
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  
林之野而弗復服車馬畔而藏之府庫倒載  
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  
用兵也○正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既生魄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四  
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  
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正當在示天下弗服  
之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遷  
越三日庚戌燔柴大告武功 周廟周祖廟也  
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  
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遷作  
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祭山川以  
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正當



王若曰節至告于群臣曰嗚呼群侯我周之有今日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惟我先王后稷以教民稼穡之事首建邦國而開創陸土之封其治孫公  
劉自節徙幽克萬厚前人之烈又累傳而至於太王始基居岐之王也而  
周謀定于此都矣王季為太王之子又能以明類長君之德而勤勞王家  
然勤未成也惟我文考文王承前人締造之業而能成其所未有之功  
故是大受天命以西伯而撫安一方之夏但見大邦畏其力而不敵肆小  
邦懷其德而有時時所謂克厥勳者如此既居西伯九年而以厥事敷  
天下之大統未集于小子其承文考之志而濟世安民不容已矣  
頌水心曰以王后稷而不及公劉豈周人知禮之義欤有邦即有土  
以節啟者故后也萬前烈以近節言節居允荒比有節之烈則加厚  
矣遠者與王之地皆岐周言周之國號始此故曰肇基由節而節而周  
王業艱難可見王季勤家即無逸之克自物段是不曰國而曰家者重  
家緒也後先王后稷說起歸事于文王上敷字廣與烈及王也王家不  
同以功業則為克成厥勳以天位則為大統未集與方夏即專征伐是  
撫字無工夫畏力恆德指恩威並著言正克成厥勳之實文之志不在  
取商而在安天下之民承此志也以往是謂善也善述通節數王業之  
所自見已無取敗命之心

恭天節我惟敬天黜商之成命故我東征商受以慰安其士女惟其上女  
喜我之來以篋盛其玄黃之幣而明我周王有救民之德豈士女有私于  
周哉是惟天有休命震動商人之觀听而用臣附我大邑周耳  
徐九一曰此節言已伐商之事成命者天命華商一成而不可易也士  
女猶言男婦篋盛玄黃二句一氣叙下勿以昭我周王為士女之致語  
天休震動必有指實而所以休者文考之德累傳之遺也亡商曰成命  
與周曰天休一奪一換非人所結為高明矣按此下必有闕文

列爵節武王創業之始夫何為哉以天下不結獨治列爵公侯伯子男為  
等者五分士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為等者三封建定矣朝廷不離獨理建  
官則惟其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則惟其能不才者不游仕官使當矣五  
教者民性所係而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則五教之最切者重民  
五典之教惟於食喪祭三者尤申明之教化行而風俗厚矣悖國家之大  
信我信而人自翰情則古今之大義教義而人自帖服其屬世又如些有  
德者則宗之以非常之禮有功者則報之以世及之恩其功善又如些大  
細既奉方自張武王垂衣拱手而臨之天下自況矣

在百工受命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

于商之下 啟王公劉克萬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逝王

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

年大統未集于小子其承厥志 群后諸侯也

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節故曰建邦啓土

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脩后稷之業太

王古公實父也避狄去節居岐邠人仁之從

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

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

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

王克成厥勳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于小子

其承厥志 恭天成命肆于東征厥厥士女惟其

大邑周 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篋竹器玄黃色

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

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篋篋盛其玄黃之幣明

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

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篋厥

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正當在

其承厥 列爵惟五分士惟三建官惟賢位事

志之下 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悖信明義崇德報

德

項心曰此節重武王立一世之法不重垂拱意列爵分土古制已  
然周家修奉封建則曰邦新國皆為周之諸侯矣官以人言事以職言  
重端立教之中惟此最重論語所重民食喪祭是也二句皆以風俗說  
勿以立紀厚俗分省食何以為教相親相親教之本也喪教慎終祭教  
追遠也皆人倫所急者信就雖令言博之不朝更而夕改義就奉動言  
明之不倚私而稱公二者皆功世之法傳功俗之字與厚風俗相輔不  
可用崇德報功與建官位事不同崇德者師禮禮也報者賞延于世也  
或以崇德二字照微子之及者知封帝王之後之類更通但皆傳唯從  
以上二句皆揭一代政要全以無悔言矣垂拱而治伏云不下堂階而  
風行天下也蓋史臣贊美之詞若作恭己言則武王尚有許多制  
作未遑述不應然端拱

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  
十里子男五千里之三等也建官惟百里伯七  
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  
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  
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厚也厚  
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屬之俗有  
德者尊之以賞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  
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  
教脩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于此  
復何為哉垂拱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  
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  
正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  
歸簡錯亂先後失序  
今改正其文于右

故以下皆箕子所陳也我聞在昔節言垂拱以洪範九疇敘而其原出  
于天初一節述禹所次九疇之綱一五行起至末述九疇之目而推廣  
其指古今通天人之幸莫倫于此篇範者疇金之模匣故取為道法之  
象

惟十節惟武王當先商之十有三祀未及歸周先就高臣箕子之居而訪  
問之蓋欲究其天人之蘊而悉夫治道之原耳

王光海曰惟武王釋箕子之囚時事甫釋成於水更商制史仍曰祀  
宜也若春春年則追書之詞耳初定凡而即訪其其慕道之切可知  
訪字不略重之意非為箕子不為臣僕且未聞問道而可游臣也

王乃節王重其問而言曰嗚呼箕子惟天於冥之中陰有以陽定下民  
而相助之以合其居止民性具矣然天能與之以養倫而不能使各得其  
叙也哉不知其養倫之所以叙次而不紊者用何道以致之凡作君作師  
之雙子其悉為告我

徐九一曰乃履詞見公羊傳此問與湯誥首節兼看陰陽相協以天道  
言即降衷恒性也養倫敘叙以君道言即克綏厥猷也陽訓定尺人均  
足以有常分如孟子分定故也之定陰陽虛相協即所以陰陽之耳居  
是道理兩當止處止不能自合而天相之使合於所止各得其本性是

洪範陳之洪範是此史記武王九能  
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  
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  
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行  
增益以成篇歟今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問曰祀周曰年此  
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  
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  
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  
之也訪然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  
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為焉為武王陳洪範  
也天以是道界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  
而絕以武王而不傑則天下無可傳者矣  
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

也協字與陽字相並勿以輔相保合對說相協厥居此人性中彙倫所  
自出也但誠徇物蔽如何叙得必藉有君師政教而後能使五典克茂  
此彙倫之所由以叙者否則陰陽相協之天意亦幾手窮矣彼者所以  
然之謂理一也在民心謂之居在世教謂之彙倫故以叙叙屬君者

箕子節箕子重其若而言曰彙倫之叙否由于洪範之顯晦我聞在昔  
堯舜禹湯之所以叙也速懸則速死禹乃嗣父而與天以禹有平成  
治之功而與之以治危之叙即寓洪範九疇之理於其中萬世彙倫之  
所以叙者即以此而所得於天之九疇而叙之也人君亦所以叙彙倫者舍洪  
範九疇安以哉

項水心曰洪範之理唐虞已有禹治水成功得龜于洛遂得敘以明理  
而弟為九日以示為治之大法至禹世君道之祖也經歷一段輕提以  
起禹意伯休云失次也敘數不在一時稱洪範不出道法未彰雖帶  
堯在上也叙使常道之振揚於萬古即數之象也云云以錫禹以洛  
而云錫洪範九疇於當敘之理即在自然之數天定敘之然耳作源成  
看若以禹因而敘之請則人為之疇而非天錫之疇矣彙倫叙叙乃  
謂天立叙之一大綱錫禹世而由之亦不專在禹一時說問意言天  
以及人者意言人而本天君道也非天道耳

初一節天者何謂曰洛書之文而列為九者之數也一曰其疇曰  
五行生人之本莫先於此矣次一為二配之曰敘用五事之疇人君所以  
敘其身修者惟以五事為之要也次二為三配之曰農用八政之疇人君  
所以厚其民生者惟以八政為之經也次三為四配之曰協用五紀之疇  
人君所以合乎天行者惟以五紀為之運用又次而五居數之中則以曰  
健用皇極之疇配之極出于皇而表見四方之原一以出為之準則而已  
以至六次配五而配其疇曰人用三德所以取天下之愛者藉有此推也  
七次于六而配其疇曰明用稽疑所以定天下之謀者藉有此功也八次  
于七而配其疇曰念用庶徵所以驗得失之故者由庶感而可知也九次  
于八而配其疇曰嚮用五福厥用六極所以示功戒之端者由享受而可  
見也皇極獨居于五以為八疇之宗八疇序列其間以為建極之地洪範  
叙倫之理盡矣

徐九一曰自一至九數目自並之序非禹初之次之也五行至六極則  
禹所配之疇耳九疇與九數義無所取只以治道之先後言之治道重  
於皇極而次之五者五教居中惟皇之正位也五行本天五事本八  
政養民五紀授時皆建極之切務故列於次五之前三德馭世稽疑感  
謙庶徵反已福極弘化皆所以為建極之助者故列於次五之後勿依  
俗說分休用者五行不言用者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無意不然難以定  
指也若裁成輔相之道已寓於各疇之中矣敘字最重用者用其敘於  
五者也餘敘此書作厚訓厚生莫過於農借字法耳協者推而合之如

我不知其彙倫攸敘。臨戎日反相去聲。○乃

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臨定

協合彙常倫理世所謂秉彙人倫也。武王之

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其民輔

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彙倫之所以叙

者如。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堯。舜。禹。陳

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彙倫攸敘。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彙

倫攸敘。陸音因泊音骨數音姤。○乃言者重

法疇。類數敗錫賜也。帝以王宰六天以理言

出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

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

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

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人用三德。次七曰明用

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

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

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

在玆樹以齊七政是皇極之皇典元良不字一般焉時作於帝世而號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  
為皇極者依品刑之並稱皇帝也極如北極居極之極表見於彼而用  
在玆樹不外君身而求之也德用三者世不期一切之治也明以燭  
事先言念重闕失一也獨取嚮慕之義也嚮慕在示人上說君所以  
造命也現皇極欽福錫民可見若出五事八政以修身厚民八政五紀  
以勤民教天皇德以立本趨時三德稽疑以應天決策稽疑庶徵以  
听天驗天庶徵福極以推天受天皆取因題立義九時雖有第次但句  
句必款相承則大泥

一五節一五行之時何如一日水竹天一所生而其體最微故居一為二  
曰火行地二所生而其體漸著故居二為三曰木竹天三所生而其體已  
實故居三為四曰金行地四所生而其體已固故居四為五曰土竹天五  
所生而其體大故居五為此五行之目也水微曰潤下陰氣所注故滋  
潤而下流火之性曰炎上陽氣所射故炎熱而上騰木屬于陽而必  
散故其性曰或曲或直金屬于陰而必液故其性曰可決而可革土  
含閉閉之中氣不以一性成名而其性之德則植是五穀之始而稼穡  
而穡為最盛耳得言其味則下則清乎物其味必鹹者潤下之所作  
也矣上則惟灼乎物其味必苦者炎上之所作也曲直者物得之而味  
酸者曲直之所作也從革者物得之而味辛者從革之所作也稼穡  
之所出其味獨甘者稼穡之所作也合性與味觀之而五行之用見矣

行於天地間未嘗息故曰五行者性也德也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  
生水五句是又有加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水天九成金地十成  
土配陰陽謂之成數者蓋亦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之語而彷彿擬之別無安撫今只依傳以生助地助微  
著者朱子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薄蒸薄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  
則有形形氣之序理或如此始水終土皆自輕清而重濁此先天之  
五行也作文畧重微著一边或以燥溫分水火金木上欠切潤下等句  
傳以又字析之但一氣說下不可兩平分開後者從所擬制者又可  
華而之他也以惟過水而滿過火而堅過木而疎過金而擊故不可指  
名而於所分之盛大處名之生即性之德也五句樂以性括之亦可或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  
作五行之蘊字未及水曲直者陽舒中之陰歛金從革者陰安中之  
陽敬單句此意可用輔苦酸辛甘以物之受氣於五行者言若論五行  
之廣則水亦有甘有苦木亦有辛有苦而稼穡之味亦屬谷而不屬土  
明矣作者造化自然之作筆所作味以其切民用也按此節五行以形  
言以下諸時或取其理或取其象應則形外之五行矣

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  
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  
推天而徵之入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  
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  
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  
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  
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眚也五福曰嚮所以  
勸也大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  
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  
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  
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庶  
徵聽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  
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一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  
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時之目也水火木  
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  
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  
火漸著為二木形寔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  
以德言曲直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  
又上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天  
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  
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  
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  
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  
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  
也五行有聲氣味而獨**二五時** 一曰貌二  
曰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曰格而納之原已格思之德曰審而研以知微之神已合有是德性必  
有是器用恭之所作者廟曰威儀也從之所作者又有條理也明之所作  
者若物來能察也聰之所作者謀事至能揆也睿之所作者至無所不通  
也知五事之德之用而敬其容已哉

宋九青曰貌言視聽思是目一二三四五是序於目中帶見之耳五  
事在人身上說事者一身之物事也以發見先後為次赤子初生時先  
露而後有眼也蓋乃開眼能視稍聞能听以漸而後能思是其思也  
傳以五事配五行為下庶徵張本耳不必入誦恐涉技授或以精氣分  
言蓋本心家精氣神之說貌與視屬精言与听屬氣而思屬神但於頭  
色六不甚知五事之德以八世所固有言五德之用則性之出於本  
也略与未離已亦相似作者自太而大非有符於人為也謀出謀也聽  
不失听謀屋漫出出為睿者有通理之策聖則添天添地微古微今神  
冥莫測矣非造語所至之聖也未要補出教用意

八政節三八政之時何如一曰食之政分曰報藝曰生莫重於此矣二曰  
貨之政懋遷化居民用業先於此矣三曰祀之政報本也庶民德莫敦於  
此矣四曰司空之政安土有宜民務不可不奠也五曰司徒之政述居有  
教民性不可不復也六曰司寇之政勸教有刑民務不可不制也七曰庸  
之政親和國為民謀輸也八曰師之政詰戎兵為民保障也所謂農用八  
政者蓋如此

官互見之耳

五紀節四五紀之時何如一曰歲紀以分年改開而定一歲也無不統者  
故居一焉二曰月紀以晦朔弦望而定一月也統於歲者故居一焉三曰  
日紀以干支纏度而定一日也統於月者故居一焉四曰星紀以經  
緯次舍而定星之辨名辰之辨位星辰之日而不運轉于天者故居四焉  
故曰歷數之紀以歲月日之往來星辰之動止而占之步之以定作曆之  
數是歲月日星辰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故居五焉此皆協用者所必精  
也

表若思曰紀者統紀之紀四時不一而攝紀之曰歲下做此謂曰年  
曰歲一星一周天也或說終端之謂月一晝一夜之謂日星並五曜列  
宿言辰者日月交會之數辰有十二如正用建寅而辰在折木之類曆  
即教授人時之曆節候早晚皆有成數占者占候必者推其勿分言  
諸此涉尚有無微在五者皆以法而合天故曰協用

皇極節五皇極之時何如皇之有極天下萬民之所取正也皇自極立其  
固有之極以為天下先極崇一人之私有執極之听在即福之听在而以  
欽集五福於身之道用分布之以其庶民使之同依吉而善序必為進時  
其庶民即于汝所建之極而還此法以保極之應至此則君民共為一極  
而所建者始有全功矣

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慮恭曰敬從曰義明作

哲聰作謀庸作聖者五事之叙也貌澤水也  
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  
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  
後能思也恭從明聰慮者五事之德也恭者  
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  
也慮者通乎微也庸又折謀聖者五德之用  
也庸者狀整也又者條理也哲者  
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三政  
曰食三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師八曰庸

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  
定晦朔也日者正躔  
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曆數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者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  
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五而四方之  
所取正焉者也古人君當畫人倫之至語父  
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  
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

徐九一曰：建其有極，句解皇極之。下四句言君民相與以推建極之義。極曰有極，君自有也。極以至極，訓而四德，聖人寓其中矣。欲時五福，帶用敷錫，庶民一氣，寧讀不錫，極而錫，福者人，各具一福，何待於錫？福者極之效驗，幸於君身而分之，與之即斂，即錫，斂不足而錫，心不虛，所謂與一世共濟仁壽是也。于字作有力，看于汝極者，以君之極為極，錫保者以保中，答敷錫也。君因極以錫，福民因福以保極，君民相與，保了建極功用。

淫朋節，試現九厥庶民，是有淫朋之党，以至在位之人，未有比附之德。豈臣民之自林，執性為皇者，作極以為之視，做耳。  
王先謙曰：此節更宜言之，以見極之由于君意。淫朋，第不相為，即而已。多比德，則可否相濟，淡小群為大群，臣比民較深，世作字，工夫未君為之極，則臣民之極不外是矣。

有蘇節，然造說人才，尤所以廣敷錫之妙用者。凡厥庶民，有謀猷者，有施為者，有操守者，此得皇極之一體者也。汝則念之，而不忘，又有雖未合于皇極，而不陷下罪戾者，汝則受之，而不外，不但已，有又視其人，果而安而巳，非親其取，且出其由，衷之言，以于所好，于在杜德，則此品真矣。汝則與三者是而才德的人，不協，不懼，是志仁多惡的人，都就，好也。看念受俱含有錫福的意了，但只得其大，要必視之色之言，以察其所安，則知人而且知心，福可錫矣。錫福正念受之，着落處，材有高下，福亦有淺深，自祿爵以至獎資，皆福也。惟皇之極者，惟于皇極，多他技也。口說而集二句為念受之應，惟皇之極，為錫福之慮，竟何兩層工夫，非是或以而康好德，另作一身人，說當得錫福，則念受二者，不几枚，竟虛耶。惟即敷錫之福，前指其全体，此言其一端耳。

去虐節，其造說之意，甚可有所偏，即汝多，以民之斃，獨為可忽也。當念受而不念受，當錫福而不錫福，則偏失之虐矣。虐，猶必畏高明，德者畏心而不加，督責法非所以德有在而德之極也。可乎哉。  
頃水心曰：多言而承上起下之詞，多虐，即錫福，意高明，所謂高明之象。若指言多言，無畏必有懲創之法，其虐書之取，庶頑說相，似此於臣之自責者，初而退之下節，於臣之負才者，引而進之，脉絡隱，相連去。

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榮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歡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淫朋，邪黨，前人有位之人，比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德，不稱于位，皇則受之，而康而。曰：汝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也。有猷，有為，有守，有操守者，是三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羅于各，不陷于惡也。未合於善，不陷于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為善，兼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請，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于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無虐，災獨而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而不通矣。

畏高明，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

人之當知臣之有能為邦之藉也。有道為使之益進，其行則臣皆成德。而所以有人而曰矣，既在宮之正人，惟既富而方可責其善。所為使之蓋行若此也，汝不能使有和好，于而家改令室人交謫，是人斯志分於內，領而有自，富不進之辜矣。至于好德之人，汝雖命之福，其為汝用，非非用德則不可。此而驟施之耳，斬於善士而溢於匪人，豈是臣之道。

六治曰：有能為德，是一種人，有能者必有為也。以見於政事，言此庶民二，謂為守不固，其能為而其所行可知。蓋者進其所未至耳，或云有十，皆不必有德，故必使進其行，豈能為，小人之行乎？勿使使字有陶鑄意，謂會說富方谷在內，和昌以得人之盛言，富者不但祿之中庸所謂重祿也。士是使之實也，好者善相也。之謂善字，則善字看及言以見不可不富之。意未段言錫福之不可臨見，既富方谷之人，即好德之人耳。此福字比庶民節福字較寬，福也。

易者，在無反而倍常，無側而不端，有王道正直而大中，書一者在尚，會其有極而王道王臨之是，雖乎且歸其有極而傷平，正直之為一乎。皇極之教如斯，所以使人誦于口入于心，而自悟其本然之極也。

項水心曰：此節是詩體，與勸之以九歌同義。其子虛議以告武王也。傳雖以備厥好，惡屬已私之生心，偏黨及側屬已私之現，於事各下句却分，体用不得勿泥。以末二句推之，則直六句淺，故以尊義道路引之。使知所會，次六句深，故只以渾成王道，獨而示之，使知所歸。各一戒一勉之詞，義道路無甚分，解叶韻而已。想之一王道也，傷以包舍無外言平，以坦易無奇言正，直以徑德不迴言此，時向往已定，故直結本體如此，不必會之使，驟矣。曰說各以下句推說，補輔上句，音發不曰皇而曰王者，箕子時語也。會其有極二句，振致叮呼之意，期望之以必能耳。會如江漢之朝，宗綿，每則百川之至矣。有極者，人同有之極也。一說會歸，渾看勿分，貼大有理。

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有能者，也有能者，有才智者，蓋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即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廣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于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無偏無岐，遵王之道，無有作好，進王之德，無有作惡，違王之路。

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黨，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無黨，偏不中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破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及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道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誅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誅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邪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息天理流行，會

極節曰惟皇所以建之極敷布為言非強設也即以是民秉之常理而  
著是書世之訓、出于爰則天之陰陽相協者不不外此維謂上帝之訓  
可也

徐元一曰此節是實訓曩以民秉說訓即敷言之訓也以是爰為是訓  
與天命降衷一般故曰帝訓二訓字與下節是訓相照勿以爰訓平對  
傳云大訓經無大字不必闡

凡厥節以故凡厥庶民於極之敷言奉是訓而是行之以自親近於天子  
之光輝乃從而頌之曰天子教育萬民不啻教子安作民之父母以為天  
下王何親而尊如之庶民頌君若此敷言之感維矣哉

宋九青曰此承上節東蓋造說所及者有限敷言所感者無方方於敷  
之是行也以字緊承是行一氣接下見庶民真慕慕做意建極之君聞  
然不曜而庶民見為天子之光親矣若不及耳下二句是誦詞重父母  
上以敷道言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德云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也否則  
置王矣

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  
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  
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  
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曰皇極之敷言

是爰是訓于帝其訓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  
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  
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  
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  
矣此替敷言之妙如此  
比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為天下王  
於厥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  
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  
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  
而言親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

故居一否二曰剛克矯直直為厥明剛固君德之主也故居二否三曰柔者舉小以見大也  
克轉漢明為寬裕柔為君德所不廢也故居三否而用果何如哉世值平  
康人、向化則以正有待之因物付物而無容心焉此二者德之經也至  
夫狂狷習俗有強授不順者則以剛克之使之有所畏有和柔者則  
以柔克之使之有所慕則柔相值而收各有宜矣限於氣稟有流俗不  
者則以剛克之而激之使進有高明太過者則以柔克之而裁之使退則  
柔相濟而教各有方矣此兩者德之權也又天下者惟隨時而用之耳  
項水心曰正直則柔皆主君德言正直者舉而施不偏倚于剛柔也  
博以無邪曲訓之柔亮剛克柔克以備補偏取克治之義正直之典剛  
柔猶中行之典狂狷狃乎庸枯世道言而人之情性亦在其中矣此時  
非無政教但一中政而矯枉無成心耳擅弗友之用剛如刑亂國用重  
典之類後友之用柔如柔遠嘉善而矜不能之類屬政邊治之用剛即  
即求也退故進之高明之用柔即由也進故退之屬教也則柔出各  
因乎時提之扶正直以底乎康而已三德本一德也傳成德字眼與下  
節作福作威相礙只微其意可

克三曰柔克平康直直疆弗發剛克復友柔  
克三曰柔克平康直直疆弗發剛克復友柔  
克三曰柔克平康直直疆弗發剛克復友柔  
克三曰柔克平康直直疆弗發剛克復友柔

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  
進退之用也疆弗友者疆極弗順者也變友  
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潛退不及中  
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  
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  
矯拂無為而治是也疆弗友剛克以剛克剛  
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克以剛克  
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  
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  
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  
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  
俗于皇極者蓋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惟辟節節之所在尤所以握正直剛柔之樞者也惟君得以作福而行  
履實惟君得以作威而施誅伐惟君得以玉食而享大奉下此為臣無有  
敢億其君而作福作威王食者

惟辟節節之所在尤所以握正直剛柔之樞者也惟君得以作福而行  
履實惟君得以作威而施誅伐惟君得以玉食而享大奉下此為臣無有  
敢億其君而作福作威王食者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宋九青曰德三則不泥權一則不分故又用三德者不可不握天下之  
六權也王食者珍異之食典威福並赫者權定也故曰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臣無有旬戒上僭者正所以一君權耳傳兩個戒字勿泥  
或將繼弗友至推時作威出題以威福之轉剛柔斷章取義非經書  
臣之節也下後而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則其大夫必害于而家諸  
使凶于而國有任之人既用反則數頗碎而不安其分如此民之用僭  
論復而不守其常氣皆不一之定可證言也

頃水心曰言臣僭上見君權之一一以謂政出多門者是家曰而家國  
曰而國家固皆天子有也人用側畔是過文詔人即作福作威王食  
之也民之犯分效尤折臣耳

七種龜七種龜之時何如考疑之道卜筮而已龜筮非其人則不傳必降  
至公與私之人而建立為卜筮之官由是有長則命灼龜以卜擇者以龜  
此皆疑之要也

餘九一曰稽疑以下筮為主著龜所以昭天明故明用以稽疑也人即  
而書所謂格人是非其人則龜筮為重否矣重擇其人而建立之見慎  
重意乃命卜筮是時事

曰而節其目何如以龜卜之體言之曰潤澤而雨其兆為水曰開爽而響  
其兆為火曰噤味而不明其兆為木曰落條而不屬其兆為金曰交錯而

則卜者何事類應則吉錯陳則凶駢孔傳云氣絡絡不連屬察作終守  
則當云終終不絕矣或云一斷一起如今之駢連然也通

曰貞三節以著龜之體言之曰貞固而不移有靜之象也曰改悔而不  
有動之象也合貞悔而陰陽之理寓矣○龜卜筮而言之其凡有七卜之  
兆五而占卦用其二所以推衍人事之過差也○然果何以定其占卦之  
是人以為卜筮則所取信者不外是矣三人同視卜筮之兆則從二人之  
言以為準焉占法定矣

王六吉曰一卦以內體為貞外體為悔爻卦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本  
卦即遇卦是也之者復此之彼之義貞即元亨利貞之貞悔即吉凶悔  
吝之悔貞始而悔終貞主而悔客貞者陰陽之正也悔者陰陽之變也

○凡七節總其目而人言衍作推訓有引伸觸類而長之意衍特在  
未然者○立時人節言觀卜筮在乎任人首句輕過起下官占之法  
人得之擇則必德合五行可作卜心通陰陽可作筮占用三人者一人  
意見有限二人適莫相持占三從二從其眾也若三占如一不待言矣

此古字兼卜筮皆有與上文占用二之占不同

汝則節稽疑之用何如汝則有大事之疑而不決者先謀及汝心居志定  
矣又謀及卿士朝論命矣又謀及庶人曰是事非然統以有心不若善心  
之為公也謀及龜之卜筮之筮以人謀參之神謀稽疑之所重者可知矣  
試以其應言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明人已悉皆大

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福威者上 之所以御

下王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 權不可下後日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入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感揚德反○頗不 平也僻不公也僭

論武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 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使者固側頗僻而不 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七稽疑擇建 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 以考之龜曰卜筮曰筮 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亦 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若龜之意必擇是人 而建立之然後 日爾日爾日爾日爾此

然金克者交錯有相 勝之意其兆為土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 為卦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 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之 稽疑也 凡七用靈蒙釋克貞 悔也下五用靈蒙釋 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 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 相參考舊說卜有五 兆尾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 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汝則有大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同得見其康強子孫且遭逢於異日吉莫大焉外是則雖不必於大同而亦不害為吉者或汝則從龜從筮或卿士逆庶民逆神合於君則君為是而臣為非也或卿士從龜從筮汝則逆庶民逆神合於臣則臣為是而君為非也或庶民從龜從筮汝則逆卿士逆神合於民則民為是而君臣為非也若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神謀未成協即君謀未成祿祿內事就吉作外事必凶至龜筮共違於人神謀既中則人謀無據安用諫斯吉用動必凶人君欲明其所疑者舍卜筮何所稽哉

黃帝伯曰此節是告以稽疑之用首五句重卜筮不重序上以通國之謀為未足統必項之下筮者所以听人不如听天也非疑不問不卜不卜不險故必以人謀先之耳或稽疑以人為主似失輕重子孫其建句逆者逢其康強也吉字另曰與身與子孫與與下三吉字一例下文無人我無象寡但合龜筮者亦作吉斷以公心付造物也著於泰之以人龜則絕乎天矣故尤重焉龜筮逆但作內不作外易所謂小貞吉大貞凶也此獨有汝則從一既卿士庶人例是省文耳非重尊者之說龜筮俱違動而可守旧足矣

之辭而曰燠者有陰之慘而曰寒者有陰陽嗟拂交扇而曰風者然而五氣運行自有節候而曰時者誠使五者之來垂倫而無缺且各以其序而至則氣之所感庶幾直為之番無矣此五氣之休者然也

王濂觀曰雨暘燠寒風以水火金木土配五氣即五行也時以一定之候言來備久以其叙所謂曰時也備而且叙申宜而雨暘而雨暘而雨暘當其可之謂叙序得氣之先故以為氣叶之驗不作效况以登下百穀用成非語

此處有模糊的圖畫或符號，難以辨認。

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

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

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稽疑

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龜短龜長是也白天子特易極者

其叙庶草蒸庶 故謂之無微不察也庶草蒸庶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也庶草蒸庶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也庶草蒸庶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也

風屬土矣仁德曰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陽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勅吉二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為燠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燠屬火燠也則庶徵用之為木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叙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敘而

一極二節若有一極備而過多則以多而凶一有極多而過少則以少為凶此五氣之替者也。○試以人事而五推之曰五氣休而為人事得之微者何如曰肅而貌之事修貌澤水也則有時而之類應之曰又而言之事修言揚火也則有時而之類應之曰哲而視之事修視散木也則有時而之類應之曰謀而听之事修听修金也則有時而之類應之曰聖而思之事修思通土也則有時而之類應之曰五氣各而為人事失之微者何如曰觀不檢制而狂則傷故應以恒而之類曰言不合理的而僭則亢故應以恒而之類曰視而執謙不明謙則散緩故應以恒而之類曰听而躁急不察急則震烈故應以恒而之類曰思而蒙昧不通蒙則鬱勃故應以恒而之類是五事之得失而與五氣之休替之應如此。

項水心曰極備無則不叙可知。○時反矣常則則至陽常燥則至寒其一二而餘可知。○即下節之所謂恒也。○凶字在物生不遂。○見氣氣射之驗耳。○曰休徵節以事理配氣化見五德闕一不可非後世陰陽災異之予也。○若王若曰之若向者乃想像大槩之意。○傳作類是俗語。○順非予事之應以水火金木土取義且肅靜屬陰類而又攝屬陽類。○指外照屬陽類。○若謀內收屬陰類。○聖為心德之主。○貫乎陰陽。○與風之竹乎四氣之間相類。○哲明見而應速其反為豫。○謀善納而致詳其反為急。○

之休替知士統于三者也。○惟月者之師尹統于知士者也。○惟日者之職專者其行大而省要。○賊卑者其任小而省詳。○此君臣所當各盡者也。○若歲月日間五氣之時不易。○將見百谷用成。○穡事登也。○又則明治功著也。○後明用章。○人歸也。○家用平康。○王室和具寧也。○休徵所效若此。○則常有以省其休矣。○若歲月日間五氣之時既易。○將見百谷用不成。○民食難也。○治用昏不明。○政事暗也。○後民用微。○賢人隱也。○家用不寧。○王室且危。○故也。○答徵所致如此。○則當有以省其替矣。○省之之道何在。○凡以為民而惟庶民者。○知士師尹之所統。○馭猶星為日月之所經行也。○星有好風。○若其者有好而若其者。○日月之行。○循其常度。○則有冬有夏。○乃月之從星。○則以風而。○入其斯風。○從其好也。○入其斯雨。○從其好也。○以日之從星。○推之。○則知士師尹其可不愛民之勤也。○

徐九一曰。○三者惟歲四節言念用之意。○省者省其休替以驗已之五事。○君臣隨分而省。○重君上係。○庶微于月日者。○如三日而為霖。○而一月受其利。○疾風暴而不終朝。○而月一受其害。○之類。○積日成月。○積月成歲。○則尹卿之省皆為王者耳。○歲月日二節。○重者意。○與首二節。○泛言五氣。○若不同時。○無易即來。○備各叙是時。○既易即極。○始極無是成功。○統歸于上。○故無易先言歲。○月。○察察多起于微。○故既易先言。○月。○百谷之豐。○數治道之昏。○明後氏之隱。○見家道之安危。○皆于時。○為係之。○又就禮樂法度。○說明者。○太平有矣。○也。○後氏。○董者。○有道則見也。○家以王室言。○根本安則四方安矣。○庶

不可紊。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亂者也。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滂。雨少則旱。是日休徵曰肅。日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日休徵曰肅。日雨若曰火。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日聖。時風若曰咎。日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惡。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借差。豫。急。道。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備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自其事得則其休徵應。其事失則其咎徵應。則亦參而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得失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用明俊民。小言。歲月日三者。用暘燠寒風。不用章家用平康。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效。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必用昏不明也。○

後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此各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答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庶民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行則有風有雨。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其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行則有風有雨。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其

民惟星節示以為民而省又念用之要鑰也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日月  
運而成功成臣職修而君治奉符君之惠而致之民者臣責也故以日  
月之運以不言者云因惟星向無省字故別言之勿以民無事於  
省驗為經文之指好風好雨不止其舉耳傳懷春秋第月離於其則風  
揚沙詩月離於畢傳沙泥矣之語故云諸家或以方位言之或以生剋  
言之與紛多無據似不必用此星字乃二十八宿之經星以日月  
之所運行者也日月冬夏有常行以臣布常戰之意冬夏所以諫  
春秋也星非有真好特氣類之相感則非有真從特纏度之相值耳按  
其在東南傳月在東北入于箕地字似誤且二十八宿四時隨入左旋  
星月必東入其西入畢即勿泥此節全責成于臣見臣猶如此况于五  
乎

星好雨者畢星漢心言軫星亦好用意者星  
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若  
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  
東至角西至畢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一  
出黃道北赤道一出黃道南白道一出黃道  
西青道一出黃道東赤黃道為九行也  
南至于牽牛則為東至極北至於東光則為  
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畢則為春秋分  
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  
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  
行西南入于箕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于上人  
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  
欲者如何爾大民生之衆寡若欲本儀者欲  
食鯨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  
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  
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類以卿士師尹之當  
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  
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  
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九五節九五福之疇何如一日壽之福人所以永其生也故居一為二曰  
富之福人之所以奉其生也故居二為三曰康寧之福人之所以安其生  
也故居三為四曰攸好德之福人之所以善其生也故居四為五曰考終  
命之福人之所以完其生也故居五為是五者君所用以示嚮也

宋九青曰福極廣天下臣民言雖水於天而人君用之以勸懲所為納  
天下於皇極者以世即欽錫之義也觀堯舜之民多仁壽桀紂之民多  
鄙天可見申說以人已平看非是五福以辭為先通下句要緊非有  
緩急攸好德不可以言緩也富謂之有德祿就取富之典言之經文富  
對平看則衣食豐足乃庶民之富也攸好德也明好者德無他業也民之  
自長知德者辨故以好德為福考成也左云王臣獲考所謂得正而整  
者是

六極節六極之疇何如一日凶而不考終命短折而不壽二曰疾而不  
康三曰憂而心不寧四曰貧而不富五曰剛惡六曰柔惡皆不好德是六  
者君所用以示戒也  
徐九一曰極窮也苦也剛惡足以取禍柔惡足以取辱故曰極也  
九疇總是一疇則建皇極者乃所以叙彝倫耳故曰洪範即極也  
極即聖人倫之至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  
德五曰考終命  
先之言者有庶祿也康寧者  
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  
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六極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剛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  
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  
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  
之過也剛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  
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  
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周書卷之六終

書經卷之六

蔡沈集註

旅

西旅貢款召公以為非所當受

旅

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

旅

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貢厥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八蠻多之稱也職

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

一而巳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

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

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

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

高四八曰獒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

牟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屠諸階而走靈公

呼獒而屬之獒亦諸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

旅獒全首節是書之本序召公訓王之由也曰以下首二節言明王

慎德服遠而并以懷諸侯德盛不狎侮二節示以慎德之要在於戒玩

志以道而二節舉慎德之本原告之而歸重下端好尚嗚呼二節言慎

德之當勤而深期其效

惟克商惟武王克商而有天口威德遠被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莫不

來王來享于時西旅之國致貢其土之類大保召公恐王一受而故玩好

之端為德盛之累也用作書以訓于王

黃贊伯曰克商而通道者凡易姓受命之朝四夷必有致至之禮以武

以一或不定天下更有開風慕義重譯而來者道路自通非武王有心

於遠略也故作國名似無屬當其賓旅之旅客之者外之也貢獒未必

有窺伺意且聖如武王亦必無受獒之事况保預為之訓蓋大臣格君

必防其漸耳

明王節其訓曰嗚呼明王致慎其德已修其益修而由是四夷之慕德者皆未嘗不無遠無近不敵其方土所生之物以表其內附之誠然豈敢以珍奇寶三好哉所飲者惟服食器用而已

頃水心曰此即言明王慎德而志遠入之貢無異物次節言其以頌容而感德使見其物非所利也夫慎德中之能事慎謂精之于雜察之中防之于易然之際所色者廣而輝好尚心在其中四夷咸賓三句申惟德之蓋用又揚言之即外夷之享上見主德之不貪也則字總服食器三者而言下文所謂用物是

三乃物王於是昭示其德所致之物頒于異姓甥舅之國使之無鑿其成而足解輸之忠分寶之伯叔國姓之國使之是用蓋親而為本夫之誼故當時諸侯皆不敢輕易其物惟以德視其物而率服展親自不容已焉非慎德而何以能緩康之若是哉

徐九一曰此節見王者不重貨賄而重緩康則雖有納賈貢珍亦無可謂之矣周禮所謂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先王豈有賴焉意蓋類此舊說以慎德昭德對看太極德之致即服食器用是寶玉出自內府非四夷所獻者獨分伯叔示別於異姓也無替時康雖不專係于頒寶上然此亦激勵之一端耳展有加大夫之意惟德其物非感以物感以

則象爾自然解休何以及人心而領其忠狎侮小人則黎民咸戴何以及人力而錫其戴人君可不慎德以杜狎侮之萌哉  
夫九青曰此節言傲不可長不役節言欲不可縱皆所以嚴慎德之防也夫凡于物重者于必輕故首以狎侮戒之德盛本慎德來然戒狎侮又是慎德中急事

不役耳目不但此也若心一中于耳目之好則百涉皆非矣故必以心主耳目而不役耳目凡百為之度惟一千正而不易為之狎侮之謂玩人玩人則滿肝滿腹必喪其固有之德後耳目之謂玩物玩物則欲能昏心必夫其所持之志此兩者均盛德之所當戒者也

王光復曰不役耳目一句一戒一勉耳目不專指聲色凡物之足以移人者皆淺耳目而人遊耳目則耳目為主而心反為之役矣度事之則也貞蕪正而固者度不貞德不可以言慎口玩人二句申上二節見不可不戒之意玩人者裝而玩之玩物者耽而玩之皆是玩忽之心為之耳玩字正恐慎字看

愚以節至於道也者又所以操盛德之本者也志在於己惟道則安非道則危必以道而寧之不使感物而動為言出於人惟道則忠非道則邪必以道而接之不使雜進而投為以道定心則心為德府以道聽言則言皆德資玩人玩物之失何足生執口然使好尚不端尤非所以慎德也不作無益之事以害所當為之有益則力不虛用功乃成矣不貴奇異之物以

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大非特以其高大也大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葵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之本原

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

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昭示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不用也狎侮君子所以盡其心狎侮小人所以盡其力

盡于忍及○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踞遠引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服不役耳目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百度惟貞 真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之專德者

已之所得志 志以道言 以道接 道者所當者心之所之 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心

不作無益事 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不作無益事 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財所必需之物則貨不苛求民乃足矣以至大馬非其土性者而可畜  
乎珍禽奇獸而可育于國乎不畜不畜則不室遠物可知風之所被者廣  
而遠人格矣不室遠物則所室惟賢可知澤之所需者溥而人夫去以人  
君可不好尚之為務乎

王六言曰志以道為二句重二道字字心所言而一子道正本之論也  
任道不如任欲之便故志必以道為遠道不如欲之便故言必以道  
遠所以去二玩之根者其切於慎德之大權與也傳存中制外語不  
必泥言以道接心中事耳或云慎德在於定志而定志又貴於審言  
意相逆接中語重志上句有埋口不作無益節以端好尚言之寓藝不  
當受之意以大馬二句尤切須另看無益不必遊現凡有與作及奇技  
淫巧皆是功成民足兩項總是一意泛作語大馬珍奇承上來得之  
為異物驚之為無益不必畜而育之明矣若以其處也而室之則室速  
物必失遠人不知格遠者之由于不畜為室也若以可室也而室之則  
重在物必輕在賢不知安近者之由于善為室也文勢而下以不室要  
於一句作骨傳一節深一節語勿遠人格者矣類同為論誠也必安  
是內治終棄之事止之格遠則在急矣時語以征求不檢辭文字太淺  
且與室賢說不相粘此節合上節正志以道為二句實為化之原皆於理  
以道接矣

明也尚可一息之不動也信能進行乎此動則夜自矜矜行始則君  
德渾全內安外攘而生民永保其居惟爾于孫世傳此王業而可繼  
可述於無窮矣慎德之故固如此若於十藝而受之則近之足以虧盛德  
遠之無以垂將來而可乎哉

項水心曰此二節勉以慎德之工夫而以永久之傲其之慎在心上看  
勤在功上看不動非慎也勤有謹終如始固大子細之意下二句著不  
勤之戒不矜細行即或不勤之一事耳勿作推由者大德即明王慎德  
之德就君身說俗以嚴德唐被為大德故勸業言非是終崇大德從商  
喜民主無與成厥功之意設答倒說收言之勿用譬如字面口乞由茲  
益字字指上節是括全篇之意生民二句保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而兵保之子孫嗣王而世守之慮之周故效之遠也王字重可繼之道  
不事在固作說  
金勝全書名金勝以金勝為王惟克商至乃慶周公以至誠格鬼神  
而現武王之疾金勝之始事也武王既喪至末周公以精忠動天象而  
致成三之迎玉勝之終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不豫于時王業未固嗣子尚中  
周其危執曰太公召公相也謀曰我其為王傍卜於先王之廟以占王自  
安否之何如  
徐九一曰紀二年者著王業之淺也不豫從言不宴疾其之詞也與願

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  
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

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遊蘇為  
無益奇巧為異

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自趙而荒服因以  
不至此章凡二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于矣

嗚呼威夜用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

山九仞功虧一簣或微言萬一也孔氏曰此  
即謹德功夫或之一字最

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之允  
矜八尺曰細行一簣指受爨而言之

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信能行此則生  
民保其居而王

業可承也蓋人主一身實為化之原皆於理  
職形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

金勝勝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  
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

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  
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右

為一篇以其藏于金勝之匱編書者  
因以金勝各篇今古文皆有之唐

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  
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壁與珪記

告神之詞也自乃卜至乃瘞記卜吉  
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以下

記周公流言居東及  
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記年見其克商之  
未久也弗豫不悅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命同制時太子誦南五嶽可若不幸而王寔為則無周矣凡卜皆在  
穆卜取和致及幽穆之義也下文其勿穆卜可見穆卜只是卜勿穆  
字請一

周公二節周公一念之誠有在於卜之外者託辭以謝二公曰未可以王  
之疾而廢威我先王也公乃以請命禱疾為已一身之事遂為三壇同  
壇泰壇三王又為一壇於坤之南方北面周公立至安植札神之壁而秉  
注討楚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項水心曰視下之乃卜二意知周公未嘗不欲卜也但代死精神有不  
可告人者也故先禱而後卜此自以為功之意未可以威我生王推詞  
且武王未死人心必不動搖豈係於卜不卜哉傳上下喧騰等語不必  
用口公以王之誠親氣自肅祖考為天下為民迫切之至自信其有  
感必通所讓以且代其非公之功而誰任之禱典祭不同以為增引支  
子不祭之例恐未必然禱子廟則臣子皆在非公一人之事矣增而循  
禱而請代此公一時創設不必奉合禮文告止曾祖考三世者相之  
也

史乃簡史乃以公禱告之冊文而宣祝之曰惟爾元孫其備建厲氣而有  
暴疾夫元孫者天之王子也若尔三王在天之靈是有王子之責不可不  
極力為之保護請以且代其之身可也

鄭叶穎曰史出冊而祝之非史撰也惟尔元孫至屏壁與珪皆太史宣  
冊之詞至子君也祈嗣君之命于天而責之三王者以先后之靈在天  
與天相通蓋以鬼神禱也與左傳太子申生之靈曰余得請於帝矣略  
似以且代其決之詞傳如欲其死向覺多一轉且豈有七祖父欲死  
其子孫以服事已之理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也二公大公召公也  
李氏曰穆者敬而

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  
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  
卜策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  
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下者是也  
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  
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遍矣

我先王感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  
憂惱我先王也蓋却二公之卜

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于南方北面

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演時戰二反○功事也築二曰壇除地曰壇  
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為一壇  
此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

下武王之安否簡而周公愛元之切危國之  
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  
不得蓋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  
卜則必禱於宗廟兩朝每卜筮之法如此則  
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  
特為壇壝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其備厲虐

疾若爾三王是有王子之責于天以且代其

之身請居候反○史太史也册祝如今祝版  
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選過厲惡靈暴也  
丕子元子也且周公名也言武王過惡暴之  
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  
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命  
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且代武王之子于  
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  
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主祖



予仁節且予仁順尔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此且之所以可代也  
徐九一曰仁以親媚言考兼祖父在內且死可以代其而且有益于事神見且之死賢于生也乃元孫反言之不重

命節元孫乃受命于帝度而適布佑民之德于四方用能定尔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尔子孫而異日世戴之為君其所保之重如此嗚呼帝度之命宜命也元孫若則天命豈非無墜天之降宜命則不惟子孫精之以定而後聖代先王之靈其亦有所依歸矣此三王所以佑傳之德二字當用能定尔子孫三句解之詞言工業也下地對天上而言先王指三王之祖考后稷之屬先王依歸以靈言所依歸者宗祀是也

今我節今我即命于元龜尔之許我卜吉而元孫安我其以璧與珪歸俟尔保護之命尔不許我卜凶而元孫必喪宜命必墜我乃屏璧與珪不復謀事神矣  
項水心曰今我即命于元龜者以卜決之前曰植璧秉珪此曰以璧與珪則卜即在禱所可知矣

乃卜節既禱畢乃卜而三龜之兆一重吉兩篇見書乃并是吉  
徐九一曰乃卜乃向三龜同卜與筮時異或重其事以兆有先後故曰

父人鬼為言至于乃命帝度無墜夫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頃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於代其死以輪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者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慶驗而况於周公乎仁若考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鬼神武生不如且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乃命

先王亦永有依歸  
武王乃受命于上帝之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爾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廷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即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俟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爾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暴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啟命

言言猶鎖也即下文金勝是并是告者書此兆并也

公曰隨公深自慮幸曰視此卜兆之休王疾其必不害予小子新受許我之命于三王惟永遂是定予孫固命之圖茲所侯者三王能念我王一人之命且其美  
宋九青曰新命者卜兆如面命也侯所也所侯者王康能念則即侯矣故曰侯侯

公歸節公既卜而歸乃納冊書于金勝之匱中王明日乃舉致同天之祭  
通三王之靈然執非周公請命之誠所致也  
葉煇振曰仙冊金勝是史納之蓋國家故事如此現下諸史之對可見

武王既後武王既喪管叔解見周公以弟得政而已在外監殷不能無  
顧望而觀觀也及其群弟蔡叔度霍叔處乃布流言於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此其心款以惑成王而傾周公即宗社且置之不恤矣  
項水心曰王喪在疾癘四年以浚周公揖政之舉必武王遺命使然非  
擅也兄死弟立之疑商人恐未必有或武王以此誤三叔則未可知耳  
管叔自以為兄次當居揖故其忌公最深而群弟亦附和之流言者自  
東土而流之王國後世所謂蜚語也不利孺子之言出自管叔若武庚  
維包藏禍心而猶現其未起故史口著三叔罪案

周公節周公見流言及已恐無以謝上下之疑也乃告二公曰我之弗避  
而冒嫌不顧則於義有所未及何以上告於我先王哉  
項水心曰避位以安國家義所當然告我先王以心告耳與自獻相似  
公雖避位內有二公則國事亦有托矣

見書乃并是吉。筮與龜通○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

同開筮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

周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後

侯能念予一人。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

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並做侯者即上文所謂歸侯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

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公歸

乃納冊于金勝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冊祝冊

卜書之匱金勝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勝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冊既卜則納

王馮風雷之變欲卜降金勝者亦居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棄故金勝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冊祝為後來自解

計。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

公將不利于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命周公兄

也。群弟蔡叔度霍叔處也

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

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

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于國以危

懼成王而動播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群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王。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

辟君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於管叔

居東二節周公釋朝政而居國東至於二年則流言之罪人斯得三叔之  
三叔始無所逃矣○于罪人既得之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鴉以示  
三叔之討始於武庚欲王之早悟而預防之也王雖不能悉公之忠而稍  
解流言之感未敢詰議於公悔悟有其机矣

徐九一曰東在國都之外或公采地所在非大東也觀郊迎之速可見  
斯得者不期而得事久自定耳○曰于後者見前此尚不敢自明耳鴉  
鴉之詩莫武庚之必及也武庚不一日忘周但未有舉耳管叔監殷者  
也以此望失賊之故而矣親即擊於藉殷人以圖宗國正墮彼之牢籠  
詩所謂既取我子者也四國既合其勢必反公不亦管叔而憂武庚鴉  
鴉之詩三致意焉款王之恨而儆非以此懲王而歸已也王未敢謂  
公意已動矣故風雷發書而悟加以泣

晉林伯曰雷電不雨而風屯塞之兆也升而散善散天之怒也

二公節二公及王夫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有之意此乃公命冊祝我  
以嫌疑之際不敢言耳  
華末者曰二公及王必二公有以故之也問者問其顛末非究其真偽  
百執事有事于禱卜者我不敢言禁論事体國之大故且涉嫌疑非小  
臣所宜言勿拘前日後日

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  
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  
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也  
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  
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  
則於義有所未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  
豈自為身計哉亦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  
盡其忠誠而已矣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  
得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  
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讒二年之後王始  
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于後  
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鴉王亦未敢謂

鴉鴉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  
管蔡及王室也諛諛也上文言罪人斯得  
則是時成王之疑  
公不盡信大木斯拔升人大恐王與大夫盡  
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

武王之說 獲胡邪及弁皮交及○王與大夫  
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  
得得周公冊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  
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  
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  
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  
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

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  
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二公及王夫問諸史  
與百執事對曰信也公命 我勿敢言 周公

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册祝之文二  
公豈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豈卜筮執事之人

王執節王感悟執書以泣白其不必更移卜昔公勤勞王家精忠于國家  
于冲人愚昧不及知今天動風雷之家使放金滕以明周公平日之德惟  
朕小子其更新迎公以歸于周我國家崇重元功之礼亦宜然也  
項水心曰勤勞王家推開說燕輔導以主在內周公之德指請命一事  
皆於外字不通不必及曰國家礼者以親則叔父以功則有大勤勞不  
為所典

未及起而筆之歲則大熱天適感應之速一至是哉  
徐九一曰反風者轉西為東之類筆者築末以培末與天熱相應

大詰全自周公迎歸之後武庚遂與管蔡叛周公以土命討之作大詰  
書雖稱王實公之意首二節言已嗣先位則當念前功而奉天威以致  
討寧王遺我四節言東征之舉決於卜吉亦庶邦君二節因其遠卜阻  
征而諭之以大義與卜之不可違亦惟備人三節言已奉天以終前人  
不滯不尺子道固言諸臣不肯救民為不奉道之臣嗚呼肆執二節詰  
以不知天命而因以天意自決末節言已於用卜之意通篇反覆天命  
人事鮮雜錯出總以前功當終為頭腦以卜吉當從為關鍵而以寧王  
寧人並結者示造周由于先臣不可不思以正休也武庚舉事有名為

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  
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  
困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嘆息言此  
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且孔氏謂周公使  
之勿道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移卜昔公勤勞  
者非是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移卜昔公勤勞  
王家惟于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新

作親成王啓金滕之書欲卜天變所得公冊  
視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  
公勤勞王家我初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  
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  
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滕之書親迎  
周公鄭氏學出於依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  
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

築之歲則大熱天適感應之速一至是哉  
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其範庶幾執謂  
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海嶽  
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  
以歸比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滕之末以  
見請命事之首末  
金滕書之顯晦也

大詰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  
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  
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  
東征以討之大詰天下書言武庚而  
不言管叔者為疑者詳也篇首有大  
詰二字編書者因以各篇今文古文

衆所憚非管叔比諫不及三叔者其在殷也然曰國有瘳曰邦君室則  
亦不得而為親諫矣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諸侯及爾御事之臣不弔天降割言于我  
家武王遂喪而不以延大思我幼冲人嗣無疆之大訓服維維以君天下  
責任之重如此苟不能自時明哲以洞燭危宜而導民於安康之地則人  
為之缺即天道之迷况曰其有能格知天命而為永保歷服之策乎

黃贊伯曰以猷於語方言也多邦即諸侯之國御事指內臣皆有專於  
東征者歷：數服或服：為天下只是無疆者萬世無窮之惟前五  
所垂也或作大者亦可造哲者自造之哲與自貽哲命相似明足以察  
幾智足以靖亂皆所以造哲而安全民生也天一人一理不能造哲而能  
知命必無此事格者知之到也天命正膺服永知之命傳推高一層似  
分天一人二酒融全者

已惟小子惟知小子當此多難之日若汝淵水其深矣則其難也  
月自厚於乎惟保朕所以靖之者何道則惟救我國家光明之業而  
不使之繼以敷廣前人所受於天之命而不使之替若其果何心哉乃  
不忠武王哉是禍亂之大功而欲善繼善承之耳乃今天降威用以示我  
我其嚴開折不宣而故稽天之討乎其當謹前入之大功也必矣

王六吉曰毋節承止文言已討罪之意若汝淵水以時事言詩可求堪  
家多難也庶水曰汝渡汝曰清求彼濼者言以之痛敷者增益開入之  
意實猶商書用宏發費之費以討敵先大吉九州生字有一不使照臨  
則非所以敷費受命即受之成者敷費二向中此意也庶相照成  
以費為代敷之費與受命我欠明大功指濼說對之敷言以句是也  
庶代敷之天指濼而節言圖功言圖事言發敵皆其得意成用者以  
討之用指指武而身且合卷至下文敵小賊方露出個敵字奉宣天  
討之謂不敢開乃敢費費前又受命之實力處不則天威然為請之格  
知天命

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  
天之明命而吉凶于時即命以卜而其兆曰有艱難之事以逼我而土  
若西土之入必考後而不安靜乃今則東國蠢蠢而動大艱不靜之占協  
矣是卜之疑於前者如此  
頃水心曰此四節正子不敢開于天降威用之實所謂威用者即天降

皆有○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  
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  
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  
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  
矧今卜并吉至於終篇又曰卜陳惟  
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日艱大不可征  
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言之事與  
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及復言調之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  
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後爾雅猷訓  
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爾未知此何訓也明  
也爾詩言不弔昊天之言言我不弔天所  
格物之格字大思我幼冲之若爾守無疆之  
大業能造明哲以謀民于康安是入其  
且有所未至而此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已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費  
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天功予不敢開于天降  
威用已承上語詞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  
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其  
其事之必成敷布寶飾也敷費者倫明其典  
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業  
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  
今武庚不墮天固誅之予豈敢開抑天之威  
用而不  
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  
行討乎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

王也下

威之威何以驗之。是也。天室重之之詞。即位者而嗣位。而即命。言此之早也。勿作。就免者有大難。二句是占者之詞。彼未嘗我曰。天想我。若應彼曰。不靜。字。振東國。表。盡。意。見。下。節。

**殷小節**。殷以國亡。餘。特。小。厚。之。基。矣。無。故。紀。續。其。既。亡。之。諸。是。蓋。天。降。威。於。殷。其。甚。而。速。之。亡。故。彼。知。我。國。內。有。疢。病。民。播。威。而。不。安。乃。敢。棄。執。以。三。曰。予。特。後。與。殷。而。友。而。周。其。和。牧。之。其。亦。已。乎。

未。九。首。曰。予。特。後。與。殷。而。友。而。周。其。和。牧。之。其。亦。已。乎。予。受。罪。狀。武。庚。不。深。朕。訓。厚。以。基。勢。言。左。云。厚。特。得。樂。是。也。他。者。維。繫。之。謂。天。降。威。句。重。固。有。而。不。康。暗。精。三。報。流。言。事。勿。露。出。而。猶。左。云。斷。我。之。之。予。復。及。却。皆。其。中。曰。語。意。事。難。云。乘。氣。而。起。然。定。天。降。威。所。致。

**今春**。今日。殷。人。蠢。動。而。今。之。明。日。氏。之。賢。者。有。十。夫。來。言。殷。之。當。伐。為。事。者。以。入。心。焉。本。曰。冀。日。者。是。應。之。速。也。漢。高。祖。討。陳。豨。至。趙。得。四。皆。封。之。下。口。即。此。志。救。寧。以。討。罪。安。民。言。武。字。依。傳。治。焉。八。國。功。即。此。謂。不。志。大。功。也。并。吉。者。吉。而。又。吉。未。必。三。也。或。以。寧。武。為。武。王。之。親。故。武。王。之。圖。功。與。下。文。救。寧。王。天。受。命。同。有。甚。暢。也。精。也。

**予**。予。特。後。與。殷。而。友。而。周。其。和。牧。之。其。亦。已。乎。予。受。罪。狀。武。庚。不。深。朕。訓。厚。以。基。勢。言。左。云。厚。特。得。樂。是。也。他。者。維。繫。之。謂。天。降。威。句。重。固。有。而。不。康。暗。精。三。報。流。言。事。勿。露。出。而。猶。左。云。斷。我。之。之。予。復。及。却。皆。其。中。曰。語。意。事。難。云。乘。氣。而。起。然。定。天。降。威。所。致。

項。不。心。曰。叫。節。時。吉。下。而。告。臣。不。敢。開。天。或。曰。耳。氏。氏。指。官。長。言。然。士。而。包。者。所。御。事。也。夫。夫。也。不。兵。武。庚。而。指。殷。臣。者。雖。具。五。刑。也。

**爾**。爾。庶。節。乃。爾。庶。邦。君。又。庶。士。御。事。爾。我。之。言。無。不。游。我。曰。東。郊。之。役。艱。難。重。天。未。可。輕。舉。且。民。之。反。側。不。靖。雖。由。于。殷。心。惟。在。王。宮。邦。君。室。實。為。艱。端。事。爾。家。庭。有。久。得。以。兵。取。勝。者。越。我。小。子。與。父。老。之。憂。憂。皆。不。可。於。叫。東。征。正。而。不。失。之。說。論。而。遠。取。然。不。可。知。之。下。乎。表。若。思。曰。此。節。案。其。言。以。開。下。面。辨。難。之。端。邦。君。御。事。取。物。大。此。且。

文。又。曰。寧。若。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子。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發。管。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凡。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小。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殷。小。興。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疢。民。不。康。

**曰**。曰。予。復。及。鄙。我。周。邦。殷。原。誕。大。叙。緒。此。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於。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嗾。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今。春。我。翼。日。殷。而。欲。及。鄙。我。周。邦。也。

**曰**。曰。予。復。及。鄙。我。周。邦。殷。原。誕。大。叙。緒。此。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於。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嗾。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今。春。我。翼。日。殷。而。欲。及。鄙。我。周。邦。也。

是。雖。天。降。威。於。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嗾。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今。春。我。翼。日。殷。而。欲。及。鄙。我。周。邦。也。

今。春。我。翼。日。殷。而。欲。及。鄙。我。周。邦。也。

王。所。圖。之。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

**予**。予。特。後。與。殷。而。友。而。周。其。和。牧。之。其。亦。已。乎。予。受。罪。狀。武。庚。不。深。朕。訓。厚。以。基。勢。言。左。云。厚。特。得。樂。是。也。他。者。維。繫。之。謂。天。降。威。句。重。固。有。而。不。康。暗。精。三。報。流。言。事。勿。露。出。而。猶。左。云。斷。我。之。之。予。復。及。却。皆。其。中。曰。語。意。事。難。云。乘。氣。而。起。然。定。天。降。威。所。致。

得。吉。予。特。後。與。殷。而。友。而。周。其。和。牧。之。其。亦。已。乎。予。受。罪。狀。武。庚。不。深。朕。訓。厚。以。基。勢。言。左。云。厚。特。得。樂。是。也。他。者。維。繫。之。謂。天。降。威。句。重。固。有。而。不。康。暗。精。三。報。流。言。事。勿。露。出。而。猶。左。云。斷。我。之。之。予。復。及。却。皆。其。中。曰。語。意。事。難。云。乘。氣。而。起。然。定。天。降。威。所。致。

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在。伐。武。庚。之。詞。也。肆。放。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群。臣。本。適。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爾。不。亡。播。之。臣。也。

**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官。邦。君。室。越。子。

本意又以民不靜一段為藉口者見骨肉所在恐傷其耳遂重在大罪  
一功下節以吞其大限之語者大我賦親不可以舍天下也小子即拜  
若御事之自稱可許可之可活者按考證以爲重耳勿以小子考證  
老知也及後數語皆謂遠上而啟

君子既言之言如此釋我冲人永思征伐之祇而曰信此四國兵而蘇  
勅我既底而反害若此哀我于之創舉東征者非予也勞後天災後  
之君以既造其王火我其至親于我之身雖歎時而不可得若我冲人  
不勝多我而亦其根火矣而諱如此以我言之不即我多士尹而  
勳當勳我由無過遠於根火之慶是乃事考同功河在王不可不自也  
以成其功以此我于而法之義矣反以親大見用獨何哉  
宋九青曰亦思根火下口亦至不知自恤女皆承恩之意也解蘇中  
國兩土皆有若解之之文寡人之婦家之舉動信四國動之也予造  
以出師言聖訓曰造遠大即是其根因上文和人之言而反之即我也  
東蘇寡故不恤我躬相國看青之義在後予十餘即盤庚乃知  
艾之後曰無極曰不可不成功皆主王言世其思而替其決耳期望知  
君御事而代為之

子惟爾且尔不知卜之不可違乎已惟小子不敢廢上帝降威之命而奉  
之伐殷果何所信執夷考往日天降休美于寧王與我小邦周由百里而  
有天下寧王惟卜是用以伐殷而能安受此眷顧之命今日天其相佑斯  
民而助盟之生眷以我六惟卜用以循寧王之故事耳嗚呼天之明也  
庶昭然於卜者其蓋輔我至大至天之基而享受命于無辜也予敢  
違卜其敢違天乎  
徐九一曰其節彼其遠之說不敢替上帝命言皆合卜意今字正  
說今日寧王三之時有相與者天意在於安民也與天休且周相照寧  
王用卜之我之故曰古者國有大疑則卜家不廢若小民皆可  
私用然于不於聖更且得今字維解此本吳氏說勝於傳明長以卜言  
二字相連續所謂天明威也解作天明可畏也覺多一層

卷之七

小子考誓不可征王雲不違此舉邦君御

王遺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已艱難重  
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與然亦在於  
王之官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爰  
備不可不自反室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  
事者皆謂不可征王肆予冲人永思難曰嗚  
呼允釐鯀暴哀哉予造天彼遺大揚勳于朕  
身越予冲人不功自恤爾邦君越爾多士  
尹氏御事緩子曰無憾于恤不可不成功寧  
考圖功 五剛反其音秘○造為功我也故  
我冲人亦求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  
信四國奉勳實及解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

我冲人信不暇自恤矣然於我言於爾刑  
若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於無  
勞於憂誠不可不成就王所圖之功相與戮  
力致討可也此章深  
責邦君御事之違事  
已惟予小子不敢替上  
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  
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  
天明畏強我不基卜伐武與而吉是上帝  
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  
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  
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幾于休祥是也今天  
相祐斯民遘凶趨吉况亦惟卜是用是上而  
畏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  
故文曩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  
我不基業不可違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

周書卷之七

爾惟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克復前代爾知寧王伐殷而有天  
下若此之勤勞我既知于昔而獨不知于今乎誠以天意言之天運之所  
以開塞不遠而警懲之以艱難之業若乃我今日成功之地天意如此予  
敢不謙此多難而極終蓋王所圖弔民伐罪之舉即肆我大化誘我友邦  
君陳其親而引之從者不但為致事王而已天輔以忱信之詞于何徵之  
其考我十夫之言而可見矣心前寧人所以勸武王而圖永清大定之功  
者也予焉不思所以終之而魯難語之天乎猶未也天惟以四國勸懲我  
民不勝其華之擾若人有疾必速為攻治之此前寧人所以佐武王而受  
奄有多方之休者也予焉不思所以畢之而須愛民之天子乎不忘寧王  
以及寧人如此爾舊人亦可以休予之心矣

宋九書曰周文有考考可抵之語故必舊人凡皆從武王及為前  
寧人之子孫皆皆是曰遠者皆耳目所達也言寧王之勤則予之極寧  
終申六只是二個勤字凡以奉天而已天闕感作一頭肆予大化誘向  
作過文半下前寧人二段作而脚勾三平看則以氣致言必有微意氣  
詩子其德而必後進之意不勝不勝不勝不勝不勝不勝不勝不勝不勝  
卒者寧王之勤此段意已足了化誘事看下文皆申明化誘之意焉舉  
前寧人者所以惻憫人也神者十夫之特係以天非之信重之也感勸  
以勞苦言言民方勤恐如疾者不怠知甚言其待救之功也依受休  
重故必受者依而可以受者諒然夫是事功休互見之無分別義此節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爾知寧王

若勤哉天闕於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

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悲忱諱其

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

惟用勸懲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

攸受休肆之舊臣者亦惟從役上父考翼不

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

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者前日之事爾豈不

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爾者不困而不通不

者孰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爾難難國家

多難若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

寧王因謂武王之天既為寧人也民獻十夫

以為可代是天輔以誠信之誠考之民而可

具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

甚我吳若有疾者四國勸懲我民如人有疾

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

而重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

征者亦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

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播厥父音

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親厥考翼其肯曰子有

後弗棄其肆子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天命

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

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

若昔節王曰若昔朕其往伐意已決其朕又言其恨大而日思之誠見夫  
子道之不若已若若考作室既底定室之法則其子乃不肯為之堂基况  
肯為之構屋其父及土而苗其子不肯為之播種况肯為之收穫乎固如  
此厥考稱孝教事者其肯曰子有後嗣不棄我基必無之理矣時我何  
敢不及我之身而救安武王所受於天之天命再與不肯堂不肯播者同  
為棄基之子乎

徐九一曰此節承上而言其責之不若辭否則不可以為子矣其若期  
必之謂其逝而又思艱重其事也思大身之負荷久思前茶之艱甜日  
切一日故曰艱日思即上文永思艱之意若考二段只作喻誨正意在  
末句見傳補在天之靈帶語查去勿泥寧王天命即底苗所致者極安  
勿看即堂構播種之責完矣越我者當吾世而任之也曷敢不三字與  
上節相照一步趨一步勿以此一節勿作天命人事事對

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

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

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

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

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

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



君兄節爾曰人惟武王之臣也當為武王以救遺民可也若兄考乃有友  
政代其子為兄考之民者皆乃相與於其安而視其子不救可乎哉  
項水心曰此節深責邦君御廟者見其不如寧人也友伐厥子所謂勸  
我民者身勸也救則為倡義也夫不救則阻師上文根大等語勸之  
詞也作之只以不救民而有負武王責之責大比擬支離

肆武王曰舒肆而無畏我爾庶邦君及爾悔事昔者武王爽明邦國  
豈有一新之象者非武王之獨能也由明哲之臣也惟十人迪知上帝與  
亡之命而贊之伐殷及天果輔武王之誠信而受以殷之天下則邦與  
爾當此時猶不敢違抗法度而悍抗征伐况今天降戾于周邦惟作大  
艱難之人誕以比鄰之因而相攻伐于其室時事之危如此爾乃以為不  
可征六不知天命討罪之不可輕易矣  
宋九青曰此節以天命誥之承上起下意肆我始傳解吳氏謂肆下  
加執字也歎語詞更通爽邦以周業之昌大光明言哲字在迪哲上見  
帝命即點商子周之命也知者不惟知之且見於行一戎衣之軍事也  
忱即武王伐殷之忱所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也越天業忱依傳法  
之作天命已歸之詞固取易法則用敢違非忱之命可知大艱入之意  
大誥為誰者指武王說也知以四國言曰伐于厥室即王官邦君室之意  
外內交亂言其危也不知天命不易正與迪知上帝命相反言事人而  
處入在其中矣故下節天休于寧人之語

喻之父既底定廢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  
基况肯為之之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  
而苗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  
而刈獲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  
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  
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綱陳紀如作室之底法  
如治田之既蓄今三豎叛亂不能討予以終  
武王之業則是不肯當不肯播况望其昔構  
肯獲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  
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其基業  
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定武王之  
人命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王之意  
君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民養未詳  
蘇氏曰養厥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  
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助其攻  
伐而不救乎災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  
意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  
不救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之意

爾時罔敢易法知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人誕矧有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  
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  
爽祭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  
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  
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雖知天命及天輔  
武王之誠以承商受耳於是時不敢意越武  
王法制憚於征伐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  
首大難於四國大迫相攻於其室事危孰迫  
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

予永節于永念曰天惟喪殷并小腆而殄滅之其責成於我若穡夫之去  
草務也其根本予何敢不自力而終我王武之田敵乎且天之假手于我  
者非徒欲我終敵已也亦惟欲休養于前寧人而開揚其功於今日耳  
袁君思曰此節正示以天命之不易也天惟喪殷句斷與天降威一般  
人自作孽即天之明察也若穡夫與予下句意相益以穡夫自悅耳終敵  
者終武王未為之事勿以田敵論其責成亦句承上文天意非徒欲  
之推由休即喪邦由哲之休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并小腆而殄滅之其責成於我若穡夫之去  
草務也其根本予何敢不自力而終我王武之田敵乎且天之假手于我  
者非徒欲我終敵已也亦惟欲休養于前寧人而開揚其功於今日耳  
袁君思曰此節正示以天命之不易也天惟喪殷句斷與天降威一般  
人自作孽即天之明察也若穡夫與予下句意相益以穡夫自悅耳終敵  
者終武王未為之事勿以田敵論其責成亦句承上文天意非徒欲  
之推由休即喪邦由哲之休

微子全曰武庚亡而後封微子者明統也以首節為主嗚呼一節詳崇  
德象資之意欽哉二節詳統承五句之意

殷王武王若曰微子王元子崇德象資古制也惟精克專崇尔先王之德  
而象之以尔元子之質立為殷後使有商一代之統直承先王之旧而修  
舉其典礼文物以作賓于王家欽其典我國之祚成共休養而永世無窮  
徐九一曰庶長子而稱曰元者統所在也以崇德象資作一頭統承先  
王三句示以為沒之事與國戚休二句期以垂後之德德與資寔指成  
湯微子說象也者為之象也盛德之形容不可見而立賢者為沒以取  
象先代象作活字皆曰統承先王者統統絕而復續也倫其礼物二句

可遠哉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  
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固  
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進知常命未可以為  
越天悲怆所謂進知者蹈行真知之辭也越  
天悲怆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  
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况君喪之書周公歷  
舉號叔閔天之徒亦曰進知天威於受命  
亦曰若天悲怆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  
為亂臣又何疑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之去  
草務也其根本予何敢不自力而終我王武之田敵乎且天之假手于我  
者非徒欲我終敵已也亦惟欲休養于前寧人而開揚其功於今日耳  
袁君思曰此節正示以天命之不易也天惟喪殷句斷與天降威一般  
人自作孽即天之明察也若穡夫與予下句意相益以穡夫自悅耳終敵  
者終武王未為之事勿以田敵論其責成亦句承上文天意非徒欲  
之推由休即喪邦由哲之休

微子之命 微子名子爵也成王既殺  
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  
祀史錄其語命以為  
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德象賢統承

一氣事功即與禮中之器數修者修而勿墜有宋存焉是也作賓王  
于修禮物上見賓如詩之有賓有賓主者之沒自正厥而用下意用  
世用像作賓之體也傳歷焉拜焉乃天子賓三恪之禮非作賓事  
根統承承惟先王之統故得惜一代之制耳休以因統言成休無窮  
而家同卜年卜世也

乃祖節所謂崇德宗賢者何心嗚呼乃相成湯克桀而莊敬聖而神化恢  
其德保在此則故故曰美善存垂受有長之命而能數能以寬其和

東明峻德之支齊聖廣淵勿平看廣淵皆其齊聖以中序言之則齊聖  
中正聰明齊聖溥博如天淵泉如淵是也皇天眷佑二句不重起下推  
民除暴之意傳引代唐以寬解如漢高祖入關去秦苛政約法三章之  
類受命前後皆有不專在伐夏之功即除其桀虐之功即德也德重  
治齊在流風上見後裔以因統言非獨指微子身也

爾惟聖汝惟我儀備奉成湯之道惟君令譽非一日矣其是問如汝格慎  
結孝子以肅恭神人而不敢忽是以嘉汝德謂之曰篤厚而不忘以此  
事上帝則上帝時享以此治下民則下民敬順汝之德固如此用建立  
于上公之位以長治此東國與而奉湯祀於一方焉

董彝伯曰厥敷即齊聖廣淵之見于行事者在心曰恪慎在事曰肅恭  
其有不慎而能者肅恭神人根克孝來神人指祖考說猶商之人  
鬼也用委曲以存祭祀誦勿作祭祀時者曰篤不忘言其德之有隆無  
已也兼常說或云曰嘉之嘉善不捨之意與茲在茲釋茲在茲  
而更有理上帝時歆二句期之必能之辭中為王賓得行如祀故曰帝  
歆記云宋之郊饗是也鎬在宋西故曰東夏尹者東諸侯長也重奉祀  
上所謂崇賢也

詩經卷七

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  
凡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  
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  
王之賢者則命之以王祀也言考古制尊崇  
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  
物文物也備其典祀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  
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祀不足微  
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微也文獻不足故  
也殷之典祀微子脩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微  
矣故夫子惜之實以客祀遇之也振鷺言我  
客戾止左傳謂宋先伐之後天子有事鷺焉  
有喪拜焉者也召氏曰先王之心公卒而大  
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前裔之存為子孫  
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躬愛養欲其與國咸  
休永世無窮公平肅焉乎乃因成湯之德

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大淵言其深也証文也皇天眷佑誦受厥命  
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  
寬除其和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  
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  
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爾惟踐修厥德舊有  
微子也此崇德象賢意爾惟踐修厥德舊有

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子嘉乃德曰篤不  
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承茲

東夏  
獸道令善聞譽也微子毀廢修奉成湯  
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  
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  
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爾德曰厚而不忘

詩經卷七

欽哉節欽哉汝為東夏之君其往敷汝之教命然正人必自正已始惟慎  
乃上公之服命而率由其當然之典常勿使紊焉若此者以蕃王室屏翰  
之望也弘乃烈祖承家之職也律乃有民辨分之要也永綏厥位保國之  
策也毗予一人輔君之忠也將見子孫世享爾之德而万邦諸侯皆  
以此為式使我周裔爾後人永無廢教而與國咸休者信乎其無窮矣  
頌水心曰此篇首節即統承先王五句相應敷訓從尹茲東夏來廷指  
布教命於國人不必以五典之訓說服命者上公九章之服九儀之命  
也此常以本國之制度言有一片服命則有一片典常所包者曷慎乎  
壹字俱兼不敢失志不敢僭意即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是也上云往敷  
訓者正以此數為教國之訓使國中習以為安之耳微子贊者而詳  
以各分體統之封建之初特為子孫慮乃以保全後世也以此者以  
服命與之道而敷訓特見勿而平講以字貫下五句蕃之弘之律之  
毗之俱作用力說所謂一體而五善備是也蕃王室以邦家言毗  
一人以君自言弘有光天顯揚之意律者法律之律有民者禮達而  
分定也世享德二句以勅言之俾我有周無敵總承上文即此固  
沐水世無窮之意曰說以字貫下八句毗一人庶蔭王室世享德應  
此相高邦式應律有民周與敷厥後厥位維新勿進退一與而惟此  
命水心曰此篇諸篇之詞休即成休之休惟休者自取多福之謂無替  
朕命乃以惟休耳傳休美之政字勿泥

也欽享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欽  
尹治也宋臺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弘乃列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  
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敵敷音亦  
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  
廟嘗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  
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  
法敷厭也節詩言在此無敵之意林氏曰  
偏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偏謹  
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偏僭之過哉魯實侯  
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  
遂用於群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  
雍徹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我王於宋謹  
成王之賜借禽之受乎此四行皆惟休無替  
朕命敷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  
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  
誥命為衛侯今古文皆有  
按書序以康叔為成王之弟今詳本  
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  
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  
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  
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  
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  
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康  
兄最為稱武王猶為非義康兄云者  
自讓之詞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  
可得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  
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

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

康誥全自首節洛誥錯簡今從厘正另解○王若曰以下武王誥康叔  
 之誥通篇以明德慎罰為主惟乃丕顯考二節言文王能明德慎罰而  
 以之為法則汝念哉三節教康叔以明德為治厥民之本教明乃罰十  
 二節教康叔以慎罰而裕民真惟民三節總言治民之尚德不尚罰見  
 明德慎罰三事也肆汝小子封三節以天命民心懼之以保國之道  
 惟三節惟成王七年之三月我生魄周公初營基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于四方民大和輯而念汝邑侯甸男邦采衛與其所統百官因民之和  
 而設官置堵之以見在執事于周雖之勤如此周公於此時成致其勤  
 始之遠觀終之督率自以為之倡矣乃洪大誥告以治庶教和蓋因其勤  
 王之義而乃以向化之忱也  
 徐九一曰以召誥推之則我生魄當為十六日巳未乃祭社之日也  
 大邑者天子之邑錫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臣民以民為主四方指  
 洛之四境言和合者樂於赴舍也播有宣揚聲暢之義見士于周心  
 以民言士之事同即斧斤於菜之事洛邑在王畿內故謂之周成勤者  
 始於一城也洛誥為周公作故舉以周公言召公之勤也周公之勤耳  
 洛耶或作誥王說覺於洪大字治字費射

孟侯範武王命康叔為衛侯畀以敕地乃呼而誥之曰汝孟長之侯朕之  
 翁小子封

項水心曰衛為方伯之國曰孟侯者舉其戒也第而名之者呼之詞  
 不以尊親以家小子年幼之稱况下文汝惟小子可見

惟乃節汝知我明德何所始我惟我大顯考文王能明其治天下之德  
 而所慎者在於罰蓋以德化及民為首務又恐用刑一不當反有以傷  
 之也文考之德云云

黃齊伯曰稱文王為王顯考與夏書之明我邦同明德慎罰不乎慎  
 罰乃明德中之事也德以發用說沈治民止看下文所謂顯民是明  
 德於天下者必無一人之不明而後謂之克明德若一有蔽塞之象孰  
 明也克慎罰者不得已而後罰之罰期于無罰則罰之德矣明德之事  
 非一獨舉慎罰言之者以康叔繼亂後而為政當其用罰之時耳先之  
 以明德者標本之論也造周意在下文此節未露

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  
 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  
 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  
 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  
 豈有康叔得封及在叔虞之後必無  
 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  
 卽位於社南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  
 永衛叔封傳禮召公奭替來師尚父  
 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  
 書大同小異康王在武王時非幼亦  
 明矣特於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  
 八字實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  
 誥謂誥梓材篇次當作金縢之簡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  
 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藩民  
 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  
 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政呂氏曰斧  
 斤版築之事亦其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  
 後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  
 洛誥之文當在周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  
 公拜手稽首之上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  
 封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  
 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  
 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  
 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  
 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蓋惟民以  
 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  
 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不敢節其寔何如文王之為君不敢侮一鰥寡愛民之心無微而或忽焉以此心而使能則用其所當用者民之庇也以此心而尊賢則故其所當敬者民之瞻也以此心而討罪則威其所當威者民之懼也賞罰不同事而同一明德之顯著于民用始造我區夏而為西方之伯則不惟本國政治及我一二邦諸侯化文王之德以漸而修其政至盡我西土之民惟其在其怙而生其冒而實情之中文德所被之遠如此其德聞于上帝休美而眷顧之天乃大命文王殪滅戎紂誣受其命及殷之邦之民惟時由我而叙則德及於天下矣此汝寡兄所勉最而有勞者也故汝小子封

海以在茲東土豈易致哉  
袁若思曰不敢侮鰥寡在心上說言鰥寡則平民可知此明德之大根本也庸祇祇威皆為民之事俱承也海向來威雖微慎罰也然與庸祇並稱見命之一出于德無成心也若合上節出類略桃命德且就况討罪乎便羅豈不必泥傳分德罰為兩事顯民總承上民之罪即明德之發越也以下文昭轉則此乃光明四方顯于西土之謂耳造以締造言用肇造我區夏者始受命而撫方夏也一二邦者不一邦之稱以修者自近而至遠及西土則凡乎友和矣怙即父之何怙之怙冒即至冒海隅之冒所謂化行江漢得三分有二之人心也聞于上帝等語輕重厥邦厥民內兩言帝者帝以理言理相契也殪戎紂至時叙皆武王事進言之者歸功于文王也敘曰戎紂敵國之也三個字俱指非開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

最於明德慎罰東土敘之旧地克殷而後有之者

汝念節王曰嗚呼封當以明德為念我今東土之民即文考時叙之民也汝之道將在敘述文考之明德念惟維紹我家庭兩習聞者而被服止德言以寔見之行事有一不以文考之治之者乎善法文考者不以家傳而自足也汝往衛國按股故羅黃杜求殷先哲王之明哲用以保治其民汝且大遠思商老成人所以訓民者用以宅居汝之心而知所教訓其得之前代者如此不但已也又於殷若臣之外別求開且行之于古先哲王之明德用以康保其民其得之間代者如此是以家法為歸依合殊途為一致帝王君相之理概廓於此心之天自然德裕汝身由之而有餘用矣乃為不廢王命而稱東土之寄也

李伯玉曰今民將在祗通節承上以文考為主而殷而古先之明德即文考之仁德也今民上不必添一治字祗通節承上以文考為主而殷而古先之明德即寔聞不必親授平日所傳聞者是心相承故曰紹衣德言者以所聞而服之于行就治民上看樹本殷地殷若臣之風範尚存故以敷求不惟進之敷求者不一求也不遠思者不一思也古先哲王如堯舜禹則又殷先哲王之所取則者故進以別求別字浸殷字生出保又者保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

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克臯汝小子封  
在茲東土  
殪壹計及○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其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

在此東土也英氏曰殪成殷武王之事也此釋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爲己之功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封城朝歌以此爲據南爲鄘東爲衛意即鄘爲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魯蔡之亂似地相止近之王曰嗚呼汝念我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又民汝不遠惟商有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通音華音述○此下明德也通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敘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



敬明節三曰嗚呼封罰者汝所以治民也必敬明其刑而以情罪為之準焉舉而言之人有小罪非由青誤乃惟終遂其惡而自作不法用意如此雖有惡罪小乃不可不殺罪以情而重也乃有大罪非由情終乃惟情誤之災偶然如此既自稱道輸極其重是乃不可殺罪以情而輕也亦情定罪而致明之道也

項水心曰敬明乃謂舍本節意敬而明之謂詳審而燭其情也下文即敬明之事舉二端以示法意統今律之有各例也情而遂之曰終小罪何以殺如竊盜罪小而三犯則其情及重小者必終則大可知人命罪大而有過失殺人強盜罪大而有過失自首則其情反輕大者不殺則小可知

有敬明三曰封罰之從重取舍皆有次序存焉時乃大明其極重取舍之準以為與服民心之道惟民其成勝而勉之和順矣其寔何若如有疾然二日之恐不亟創其所當創也惟民其有不休去疾之心而盡棄罪咎者即若保赤子然而護之惟恐傷全其所當全也惟民其有不休保赤之心而自圖安治若即此之謂大明服而民勸懲和也

若替伯曰有急勿泥上節非終惟終意物自有次序一毫掇越不得惟明者能知之明者明其殺也服字用力看惟大明足以服人勸懲和若

非汝盜汝知刑我無人非汝封刑之殺之無或刑人殺人又曰汝知刑則無小非汝封刑則人無或刑則人罰之所加當刑其法也不當則其私也封可不慎哉

李伯玉曰此節言刑非唐所得用惟其人自取耳當刑其刑殺則刑之而無我刑殺人則刑人矣而古非汝封刑者其慎也徇己意且勿露也

外事節王曰汝就國於外則外刑罰之事有尚於汝奉之者汝當陳刑法之準則序而布之使有司師茲殷罰有倫則法立而人守之矣徐九一曰當國視王朝則為外事矣立國之初必先陳象者示以畫知後世之刑書也然以地言殷罰即刑罰是有倫在陳象上見係之以殺則因其俗不易其政可知司師殷罰者受成于象以殷法治民也下文殷象以此

明乃罰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

爾有厥罪少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青必適爾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也式用適爾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故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

節舜典所謂刑故無小此人有大罪非是故

征乃其過誤出于不詳偶爾如此既自稱道

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

舜典所謂有過無大也諸君孔明治蜀服罪

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王曰嗚呼封有

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勸懲和若有疾惟民

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遂不亦難乎效

勸也民其戒勸而勉於刑也若有疾者以

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樂於保赤子者

以保赤子之心保善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

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刑則人無或刑則人

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

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則其耳也刑殺刑

之大者則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刑之

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刑周

官五刑所無曰刑

王曰外事汝陳時象司師

茲殷罰有倫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

事也象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

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

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備國事也史記



要囚也。又曰：殺罪之中有所謂之受囚為法之重者也。汝當服念於心。五  
六日不己，至極旬時，然後大斷。要囚則死者與汝俱無憾矣乎。  
表若思曰：此節是獄大獄之法。服念者，被服之于念慮也。與服膺二字  
同義。民命所係，故加詳焉。重求生道，蓋玉釀也。

陳節曰：汝陳其集法之事，而罰以殺之，常法矣。然法不可有所泥  
也。非其通乎世矣，且合乎人情，而用其刑，則殺可也。殺則汝得而裁之  
非汝得而主之，勿用以止汝封而徇一己之見，則我之用刑矣。乃汝刑  
殺不聽，而會其難曰：是有倫理，然於心一趨急心必生。惟曰：未有惡事，他  
必義刑，義刑勿汝封而已。如此而後謂之善用殺也。  
頃水心曰：此節教以用法之要。陳時集法，嚴嚴申上二節。惟：通  
過歸重在於其裁而義殺，可義然指楚時而不泥古，如同犯而甲乙異  
科，同法而錯其異，皆但用之合宜，即義殺者，正而成心之謂。勿庸以次  
汝封承上句來，任義者必不任己也。惟曰：未有惡事，又承勿庸以次汝  
封句，說首足已則在義之末，久矣。惟曰：是心中何量，法以義為主而已。  
不敢與之，不勝於德，作一氣貫者，汝曰：非汝封刑殺則。

戶汝節已心者，用法之本也。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好生之心  
與朕由氣之德，惟汝知而契之。汝心之良如此，慎罰之道，汝何望哉。  
徐九一曰：此節發其良心，見屬望之意。未其有若堅言，勿以他人比  
擬德于具心，重心上看朕心，朕德正以見汝心之良也。勿添過文，作而  
層層看。

凡民節，以民之所犯言之。凡民同為流業，故後殺先殺人，領越人，以  
貨賢不畏死，人等不惡之，法莫重焉。  
頃水心曰：此節起下不其重此顯惡之易見者，殺越人于貨，請以貨而  
殺越人也。

刑書卷之三

齊康叔為同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  
故以宿國對言為外事。今按篇中言，怨敦求  
往，蓋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  
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益深  
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又曰：要囚服念  
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五六印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要囚獄獄之要  
者也。服念服膺

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  
為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王曰汝陳時集事罰**  
敝嚴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

**盡逐日時敘惟曰未有遜乎**  
義宜也。次次合  
之次，遜順也。申

言數陳是法與事，罰斷以般之常法矣。又慮  
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參其宜於  
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制也。更謂

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汝當慎，謂未不順義  
之義，蓋存善之心，生乃愈慎之心。

是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已汝惟小  
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者。

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秋，言年雖少  
而心獨善也。甫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  
亦惟尔知之。將言用罰。

凡民自得非寇攘，殺  
之爭，故先發其良心焉。

**先殺越人于貨賢不畏死**  
貨賢，敏慈  
徒討反口。

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暨強慈惡也。自  
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

盜賊，先殺越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很亡命  
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

不服，以其出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  
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王曰**

刑書卷之三

卅一

元惡節子曰封殺越人之元惡且為大惡爰生倫理惟不孝不友父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甲茲不悔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喪天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

封元惡大惡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甲茲不悔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喪天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

元惡節子曰封殺越人之元惡且為大惡爰生倫理惟不孝不友父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甲茲不悔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喪天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

元惡節子曰封殺越人之元惡且為大惡爰生倫理惟不孝不友父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甲茲不悔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喪天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

不誨節民之不誨教固有以人掉擊之矣况惟在外疾國之臣若庶子以訓人至職者惟厥正人為庶官之長者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以徇其私好而造民大害不念立國之始不用陳臬之法以恣為阻撓而病汝君上及乃引惡於民朕甚惡焉已汝乃速其吐治臣之義率殺可矣

不誨節民之不誨教固有以人掉擊之矣况惟在外疾國之臣若庶子以訓人至職者惟厥正人為庶官之長者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以徇其私好而造民大害不念立國之始不用陳臬之法以恣為阻撓而病汝君上及乃引惡於民朕甚惡焉已汝乃速其吐治臣之義率殺可矣

元惡節

元惡節



請于行罰之時而以用德為說分明犯德之宜言當謂之實事替換得  
未不思以德行罰勿泥傳今惟民不靜以下見不可不監意靜對動看  
正止也人心有止則安靜矣迪屢求同者民各有心或從或否也便是  
迪之未至處故引為已之罪罰

叙於節三曰嗚呼封之監而告汝者如此汝其敬哉罰者怨之府也無  
自作怨可也怨自謀起勿用此非善之謀怨自法生勿用此非常之法惟  
斷以任德不任罰之忱而大法官人敏奮之德所以安汝之心所止皆良  
心也以觀汝之德所省皆明德也以心德之所由者而遠汝之猷所施皆  
長美也若此竟不為與民相安而待其自化則汝真能以德用又矣  
子方深嘉於汝而豈有瑕玆玆

徐九一曰此節以不用罰而用德望康叔也無作怨二句與迪吉康叔  
照應時忱六句與叙王德相求相照應時忱者新然信於是非非十  
心為德又一心為罰也敏德與敏先文考古先之德也敏以精進言與  
遷種相似玉則者如上文敏德作求玉惟別不一而足也乃德即明心  
之德安則常止預則常醒總言之則皆明德也遠乃猷又從心德之發  
用言之遠故徐乃所以寧民也從上三句下於即乃裕民之裕不  
及於徐徐則以無窮之詞起下天命民心養本

其法其念我無為我珍絕所享可也其通安在明汝疾國之服命則當  
聽而無卑忽我言用以安汝汝國之民此小子封所當念者  
宋九青曰此節以天命惕之款其聽已治民之語蓋治民即所以保命  
也明乃服命輕讓又現傳云疾國服命正與微子慎乃服命相同明於  
有國之制度則聽上指而康又民有服命者之責也或以服行武王之  
教命解似與疾國說不去高乃聽與尊所聞略相似一說款康叔振起  
其听勿望吾言為高遠甚身今只依傳康叔又民正高乃听之着實處

勿替節王若曰往哉封勿替其敬慎典常之道聽我告尔所以治餘者乃  
翁水因曰此節銘遺之詞款典法以疾國之典法言不止上文慎罰之  
典勿替有永守意般民世享既轉上節命不于常之意切勿以二節夫  
民對看

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  
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安靜未能其心  
之狼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  
而思天其極罰我我何敢怨乎惟其之罪不  
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執事况  
曰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

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彘蔽時忱  
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汝以

民監不汝瑕玆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  
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  
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決惟斷以是誠大法  
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  
之謀寬論不迫以待民之自化

乃服命高其聽用康又民

肆未謀惟命不于  
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珍絕所享之國也明  
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  
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慎聽朕告汝乃

以殷民世享

勿廢其所服之業汝聽我所命  
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  
其國也世享對  
上文於享而言

酒誥

商文醜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  
都邑其康懋尤甚武王以其地  
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  
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  
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  
白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

酒誥全自誥康叔而特以酒為言者救時之急務也首句為一篇之強  
領乃穆考至受敷之命先述文王崇酒之教引越已之大命而以吳周  
之由示之我聞惟曰至撫于時叙商家所以興亡而推今日當慎之  
意予惟曰節以慈酒之貴致嚴於康叔或告曰至末示以處治臣民  
之道而尤切於治臣

大命節武王告康叔若曰妹土被殷舊醢醢酒之習猶存汝其宣揚朕之  
大命于妹邦以戒其臣民可焉

項水心曰大命即上文妹土二節是明有敷播揚之意

乃穆考汝知文王之訓西土臣民者乎乃穆考文王始創制我國在西土  
其誥成庶國之庶士及少正御事朝夕曰酒者蓋神之且惟祭祀則用此  
酒焉其有自惟天降命始我民而有酒者惟以元祀所非酒無以薦  
馨香之德也

黃替伯曰此二節述文王總告庶邦之詞文王世次為穆故曰穆考庶  
士庶官之衆少正以副貳言御事以治事言自甲而尊也謚告其臣則  
君邦可知庶邦甚遠文王安能朝夕諄面告曰祀茲酒至非酒惟辜  
是一篇酒戒授之朝夕諷誦如文王曰告也一般天降命肇我民者  
原酒始理所從出便程降元祀本祀也人道以此為本故曰元按酒以  
養人而後推之以祀神今言為祀設酒者貴神之素且以氣不以味也  
故禮重玄酒禹疏儀

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匹土

裴但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

書之伴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帶

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

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

下君稟書首稱君稟君陳書首稱君

陳為一人而作也其誓首稱大亭之

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為衆人而作

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

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

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

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

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

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為明

甚但既為專誥恐妹邦不應有乃穆

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

而妹邦在康叔封畿之內則明大命

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

誥誌之意其事則至於妹邦其書則

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

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覆

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即詩所謂沫鄉

篇首稱妹邦者諸命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成庶

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

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成戒誥也少正

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執戒之曰惟祭祀則

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

天降節孰知酒之流村至於不可勝言者則天之降命為天之降威矣  
我民用大亂心志而喪德者亦無非酒惟行及小大邦用喪而滅亡者亦  
無非酒惟奉天威之由于酒如此可畏也  
徐九一曰此節以酒村言醜酒人也而村敗之有則亦天譴所致耳以  
民與邦對稱則諸臣而民亦在其中矣

王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必亦諄諄以酒為  
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諄諄  
云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文王節至於群臣之中有小子焉尤易於飲酒者文王誥教之曰尔小子  
有正位者有職事者無常於酒以曠其官職焉不惟尔也及庶國之小子  
飲惟於祭祀之時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李伯玉曰此揭臣之小子告之通節皆文王誥教之詞小子指本國正  
官而言官之定局也常于酒則曠官而廢職矣越庶國三字是對小子  
稱他國之小子而併告之飲惟祀與祀酒不同前專言祀神此則有  
飲福之礼有享尸之痛在告庶國而舉當飲之時又及此飲之節即無  
要酒之意上下互見耳將持也自持德飲則杯動亦有教矣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譴實子言受醜酒亦  
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  
皆由於酒喪德故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  
無矣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辜  
小子飲子  
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  
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尋常  
也庶邦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  
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惟曰我民

惟曰節文王又以民之小子亦不無從酒之失也惟曰我民所以教導小  
子者惟土物是愛非數能不親非已力不食則其心敦厚固有益而無邪  
也亦祖之之常訓也為子孫者當思明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  
者家人父子之語習而易後也此正打動他良心處或作他其父老云  
云非是土物者土所出之物百穀是也人勞則善心生戚以安分循理  
言所聽則不感開其心也德何嘗有大小忽其小則所喪者大矣惟一  
者不作小大見則德在謹酒之非大德也時說以謹酒為小綱常倫理  
為大似非惟一之旨

惟曰我民  
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靡盬車牛遠服  
買用老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絕大釐敏服事  
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友無有怠惰  
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  
於貿易牽車牛遠服買以孝養其父母父母  
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服  
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  
賈以養父母父母慶  
庶土有正越庶伯君子

妹土節朕之大命何如妹土之民無涵於酒為也當嗣續尔之股肱用力  
不急于以純一其藝黍稷服勞農功而奔走以事其父兄或一始于家  
牽其車牛以遠遠四方服役商賈用其養其父母至其父母喜慶自可洗  
潔豐腆而致用酒為我之教殷民者如此  
項水心曰此節武王慈民之大命嗣爾股肱作一頭終歲勤動無時間  
歇故曰嗣下純其藝二句務農也肇肇三句農也通本嗣股肱來純  
者專一之意奔走不是服勞只是勞力以奉養耳肇對遠若越家而行  
遠也肇訓敏無謂農商亦隨便為之非必貴其藝舉父母慶也仰事有  
焉也自洗腆自字非自己之自乃自此之自致用酒者致之於親而回  
其樂示非私飲

買用老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絕大釐敏服事  
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友無有怠惰  
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  
於貿易牽車牛遠服買以孝養其父母父母  
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服  
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  
賈以養父母父母慶  
庶土有正越庶伯君子

庶士節殷之庶士有正位者及庶官之長伯者凡尔妹土君子尔正聽朕  
慈酒之教焉尔大能尽耆老之礼惟以對君之心作之不於是有獻酬  
稟飲之舉而飲食醉飽可也汝當事神之時大思而曰尔平日能長自反  
現內省心無愧怍使發勤之際悉借考乎中德而不偏不倚尔尚能以  
此則汝可以用酒也

庶土有正越庶伯君子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中德而進饋祀於神爾乃於是時自為飲福享尸之宴而介副用逸可也  
如此養老事神而及其取信惟為王治事之臣如此則不惟爾我克其  
維天順其元善之德而永不忘眷顧在王家矣我之教教臣者如此  
華未齋曰此節武王越臣之大命君子極承庶士庶伯以常取而听命  
曰典听之正也末節典聽朕之典則欲康叔以國聽耳下文蓋者饋  
祀皆朕教是蓋者有執爵執鬯割牲奉祖等事重惟君上恭老者君之  
惠惟君者儼然君寔臨之敬之至也飲食醉飽則名恭君命矣不惟曰  
費下二句當交神而獨証獨知如此非必對人言也現淺省深一申者  
俱在心上說永者念不忘之謂舊說以現貼身省貼心非是作以發  
用言念慮之向于善為印方動未動之先也稽字無工夫重現省上永  
現省則無時不慎其獨而於絕之動作處可以驗其德之中正有得於  
身之謂德者對越神明之本也非中德而羞饋祀神其吐之矣介即  
副齋之介祭祀而裸執者其正也祭畢而獻享者其副也二茲字俱指  
養老事神言正事若之德不平下二句承正事來事與人相遭相當謂  
之正事正其事也即有正有事而申言之德比事更深一層德純粹至  
善謂之元德蓋者而惟君饋祀而作稽之德也不忘王家正天若元德  
處天且順之况人主乎王家與惟王相照正事者稽其美若不忘者言  
其根

西土節王曰封我周之受天命豈無創哉西土輔佐文王於日之邦  
君御事小子尚能用文王其酒之教不敢自厚於酒以此翼助文王故我  
至于今能受殷之命以文王之教行於西土故也此酒之效其大如此  
表若思曰言受殷命而歸功於文王之臣者為妹土之君子勸也知君  
御事即庶邦庶士少正御事是小子即小子有正有事是腴厚於酒如  
厚味膳養之厚現群醜有喪邦之災則德有與邦之福可知言受殷  
之命以封下文殷之所以喪命正周之所以受邦也  
我聞節王曰封汝知殷之所以與乎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成湯以天  
之明命與小民之難保至可畏也乃迫其前受不惟知之且允蹈焉以言  
乎處已則經常其德而恍惚不安以言用人則秉持其德而明鑑不喪其  
由畏之寔如此不惟成湯已也自成湯垂統於更六七作之翁若至于帝  
乙無不法其德而成就王治法其秉德而致長輔事總一由畏之心而  
已惟時先王之御事輔佐君也皆有責難之恭不敢以自暇而自逸况  
曰其政崇尚飲酒乎

頃水心曰此節教言飲之與亡重喪命之由于酒上因言自以為監而  
告康叔也妹土庶伯化討崇飲乃未流之弊殷先君臣所未有者我聞  
惟曰二節正為起下張本畏在心迪在事天顯乃天命之顯然於君心  
者出王游衍靈爽昭然故曰顯使畏天顯敬天以寔不以文也迪畏小  
民不敢侮寡也下文極德重皆正迪畏之工夫經秉二字最著力經

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後作稽中德爾尚克  
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  
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  
之民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當也蓋  
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  
常及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  
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  
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  
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  
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未不忘在王  
家矣按上文父母與則可飲酒克蓋者則可  
民從者此也孝養者饋祀皆因其良心之  
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則為  
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酒也哉 王曰鳴  
呼西土斐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祖往也  
王往也之邦君御事小子也 王曰封我聞惟  
言文王其酒之教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  
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集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  
眼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  
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

頃水心曰此節教言飲之與亡重喪命之由于酒上因言自以為監而  
告康叔也妹土庶伯化討崇飲乃未流之弊殷先君臣所未有者我聞  
惟曰二節正為起下張本畏在心迪在事天顯乃天命之顯然於君心  
者出王游衍靈爽昭然故曰顯使畏天顯敬天以寔不以文也迪畏小  
民不敢侮寡也下文極德重皆正迪畏之工夫經秉二字最著力經

則日新又新德固二三事天治民之本也秉則克宅克俊皆無搖蕩事  
天治民之資也卑句卑作可舉湯見垂鏡意自湯至帝乙則世皆然  
不但一湯而已成王畏相分貼德德君德不立不可以為天下王  
成王者成其王天下之德也御事尹人皆以相取言御事治國事與  
也篇治一事者不同重有恭上恭者以小心敬者為恭與前畏字相照  
不敢自暇二句只帶御事也

越在節節惟御事乃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與其邦伯及在內服則有百  
官諸侯之長也惟臣而為之或者惟服而為之為者宗工而為官  
一尊者必百官之錫姓者里居而致仕者皆與飲酒于酒不惟心有所不  
飲心有所不暇惟夾助其君使成王之德益顯及助尹人之教恭於辟  
一乎其不暇美殷之君臣如此故之所以與飲  
項木心曰外內服以地言如五服之服侯甸男衛者列國諸侯邦伯若  
一亦散伯皆外臣也內臣以百僚為總謂曰尹曰巫曰服曰宗工曰百  
姓曰里居共六種人總之百僚是惟服者服屬之官百姓亦謂之僚因  
在賜姓有統之者蓋世祿也里居不在位然亦夙化所傳不敢不暇  
但以心言敢生於暇也惟助二句正不暇之實事成王昭上節作渾成  
字面成王者若之德而助之顯者諸臣力也或以助成二字相連王德  
與三字相連讀非是此二節語氣君臣並重所以一氣味上之原也

在今節亦又知殷之所以亡乎我聞六惟曰在今後嗣王沉酣其身酒  
酒甚矣故其政日昏而命令不顯著于民但知飲保于可怨之舉反以為  
惟不可易大惟厥縱淫佚于非法用燕棄而喪或儀民無不痛傷其心而  
後嗣王益惟荒厚于酒不思自益付息乃放逸不己其心疾狠雖儻死而  
不克畏也罪在商邑至殷國不咸而無懼憂也不惟民德馨香之祀登聞  
于天六惟民然與庶群相往于酒之腥穢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無  
參殷而晉之意惟殷君臣之縱逸所取也天非為虐惟殷民酗酒自速  
其辜耳酒之亡八國也如此我  
翁水因曰我聞六惟曰六字承上我聞惟曰來末節言酒者三始于酬  
身冠于荒與終于庶群自酒亡國之村後嗣王與群臣均有責焉而其  
原皆在君說上乃逸事皆受言並由君及惟逸頭殷君臣言并其臣  
且暇矣厥心疾狠四句極言狂醜之狀惟心憂也誕惟民怨三句一由  
怨氣與惡惟交達於天不表何待民如相古先王之民君臣皆在並怨  
之詞

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也也秉其哲而不惑  
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  
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  
就君德故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  
志輔翼而有青難之恭自暇自  
逸猶且不敢况日其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侯

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酒于酒不惟不敢亦  
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自御事而  
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  
百僚諸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  
居者亦皆不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  
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備  
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

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法用燕棄威儀  
民罔不讙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  
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  
自酒腥聞于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  
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讙乞力反根下熟反  
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沉酣  
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于民其所祗保者

音義

音義



予不節王曰封予言殷先王又言殷後王不惟若茲誥之多也古人有言  
曰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之往來監其孰得孰失以  
為勸戒可也今惟殷以配酒而墜厥命我其不大監視殷之所以失而極  
安天下於繼殷受命之時乎雖不款多諾不可得已  
頃亦心曰人無於水監二句引渾成古語蓋亦失言之大監之監人彼  
失也監中亦戒意故傳曰益戒揮者撫安一世使臣民其戒民與其業  
也之命監酒無時之一事

酒之禁也時之責非封誰也我共之執予所以告汝者其意曰惟曰汝  
老群庶皆改教之率也然此猶其遠也况惟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為爾  
之友內史掌八柄以詔王取為爾之友及爾國中之賢臣而為百宗工者  
其地為近則勸戒之聲此猶其卑也况惟爾之所事有服休而論道者有  
服采而作事者其職為專則勸戒之又况惟爾之職也若所父司馬漢  
惟命者若農父司徒保保方民者若宗父司空定畫法制者其職不專則  
勸戒之甚且况汝一身遠近尊卑所視效者必剛果而制于酒以宜  
五教則慈酒之令于是可行矣  
頃亦心曰承上節而致責成厥叔之意勸戒與剛制相應然不勸則優  
游無斷而令不尊制不剛則因循唯制而志不勇勸戒必貫至矣辟以  
降命降戒之戒深之於前以吾考蓋化之戒嚴之十沒皆是三矧字一  
段切于一段傳身遠而近身卑而尊焉不可脫戒之資臣謂殷之故家  
遺者散處于紂墟者資臣何以慈習俗移人恐資者不克耳康叔也  
方伯故侯甸男衛皆所以統六典佐主治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  
鄙太史之所以掌爵祿予奪生殺廢置八者詔王取臣內史之所掌而  
言友者文吏侍從之官用請願問君之備友也敵臣百宗工則衛國之  
賢臣而為百宗事之大僚者無敵守典敵敵臣不同服休者以論道焉  
矣周禮師氏詔王愷是也采即虞書若采之采總國政之大愷者故也

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滿洪于  
非憂秦誓所謂奇投淫巧也燕安也用豈逸  
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  
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  
傷其心悼國之體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  
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復誰  
殺身而不畏也幸在商臣雖滅國而不憂也  
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  
群凶醜穢之德以闕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  
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  
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孽爾曰 王曰封予不  
民者爾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予不  
惟若此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  
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  
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  
戒以撫安 予惟曰汝勸戒殷獻臣侯甸男衛  
斯時乎 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  
服休服采矧惟若曠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  
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勸兵八反圻與幾同  
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與文王此  
不瀦于酒也步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此  
庶邦庶土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  
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  
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宗大臣可不謹  
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  
矣况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  
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

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滿洪于  
非憂秦誓所謂奇投淫巧也燕安也用豈逸  
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  
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  
傷其心悼國之體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  
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復誰  
殺身而不畏也幸在商臣雖滅國而不憂也  
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  
群凶醜穢之德以闕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  
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  
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孽爾曰 王曰封予不  
民者爾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予不  
惟若此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  
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  
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  
戒以撫安 予惟曰汝勸戒殷獻臣侯甸男衛  
斯時乎 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  
服休服采矧惟若曠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  
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勸兵八反圻與幾同  
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與文王此  
不瀦于酒也步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此  
庶邦庶土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  
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  
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宗大臣可不謹  
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  
矣况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  
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

在所步之列三卿雖為外臣然監諸侯並受命于天子故以時類目之  
非名位相親也圻父掌兵見小雅若得以教言係之農父者教先于厚  
生也宏字有闢地廣土意故屬司空辟作法訓定辟者定其居四民時  
地利之法事導于左時導于右世不弛於貴臣也矧汝制于酒非此  
節之專主乃歷推結束于此耳甚臣不及民者臣為民之表也

厥或節至於民之不學教者何以用之厥或詰于汝曰殷民群聚飲酒汝  
勿後供及拘以歸于周予其原情宥罪而教之

華末高曰此節以民言又惟殷二節以臣言故其意蓋臣民之意群  
飲重辭字特表而得然控法者禁令初頒惟用重典故抗拘歸周以所  
天子祇奪若康叔便於攝政矣其字有斟酌意非意蓋殺之也如今  
關則條例表請上卷之類

又惟殷之惟教之道迨習染者諸臣百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以勸  
之教之  
徐九一曰殷迨臣工非王族則貴臣之胥驕奢久而漸染深味若民之  
可以一切行法也勿殺姑教與今律有八該以鑄券免死一以和例下  
而有不庸殺之殺則國恩亦不可常恒矣

有斯節其間能斯勸懲而念不忘者我則明而旌享之乃不用我  
教辭而酒酒如故惟我一人不恤其為殷遺臣不為潔汝之行事時則同  
于辭飲誅殺之罪矣  
翁水因曰有斯明享句輕引起下文有者有之而不志斯指著者羞起  
之教言明享者顯然享以祿位也歸重時同于殺上

言

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  
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  
三卿者若圻父追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  
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  
乎皆不可不謹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  
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  
也主厥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  
者制般人酒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  
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  
做者可不謹于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  
制亦勸懲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  
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故  
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况志於酒德  
哉厥或詰曰羣飲汝勿供盡執拘以歸于周

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敬  
犯也群飲羣亦當時之法有群聚飲酒謀為  
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之有曰  
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  
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  
輒殺之  
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酒于酒勿  
庸殺之姑惟教之  
殷受導建為惡之諸臣百  
非群聚為姦惡者無  
庸殺之且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  
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有者  
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  
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酒于酒我則明享  
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  
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群飲誅殺之罪矣  
王

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有者  
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  
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酒于酒我則明享  
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  
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群飲誅殺之罪矣  
王

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有者  
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  
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酒于酒我則明享  
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  
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群飲誅殺之罪矣  
王

故也節王曰封汝正聽於朕法酒之訓而教臣以倡民為使不辨詰汝

之有司從之酒則民之酒于酒者占故九而不可禁矣  
徐元一曰此節叮嚀康叔以治臣為急即勅一節之意朕志指妹土  
之大命較重於臣功或說上節賞罰說是非乃司之司以戒事言垂殿  
缺臣至矣事皆皆在非但謂殿之臣工也辨者所詰禁止之意勿耀  
當罰上京叔辨乃司乃司辨庶民治國之体如此

曰封汝典聽朕也勿辨乃司民酒于酒也辨治

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  
治其諸臣百工之酒酒則民之酒酒者不可  
矣

梓林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

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此稭田作  
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類非有池義  
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  
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  
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  
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  
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  
之用也○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  
監于茲也惟王子孫孫未保民者  
比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  
既不全而進戒端簡有明明德之語  
編書者以與刑厲殺人等意合文武  
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  
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  
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  
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  
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  
矣讀書者優游渾沫沉潛反覆釋其  
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論  
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  
益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釋材全在此節出自新簡後文不相蒙○前四節武王告康叔治國之  
詞首節敘其通上下之情次二節敘其寬辟刑之用末節總承上意而  
以成終托之○後四節臣下勸德之詞首節敘其以德馭侯次二節敘  
其以德化民末節總承上意而以永命期之  
以厥節武王誥康叔曰封王者之與臣民其勢隔矣以其國之庶民與群  
臣達大家則大家之情即臣民之情是也遂以其臣之情達于王而無間  
焉始也收衆異以為同既也會群情以歸一豈他人在此上下不通之情  
惟邦君得以通之其責信不容諉矣

夫若思曰天下之患豈大乎壅而不通故得臣民之心以服大家又合  
國人之慕以歸天子使分隔而情不隔如指之隨臂之隨身邦君所  
以舉國而听於京師之取分也王曰封建諸侯意蓋為此故曰惟邦君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惟邦君也大家曰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  
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勅

達者之此通彼之謂自賤達貴自外達內達大家乃正所以達王之張  
本必先之以大家者故宗遺族國人之所注望左傳封康叔分以敘民  
七族即衛之大家也以厥臣之字兼大家庶民在內率土莫非王臣耳  
照本之一直向上達去重達王二字非達上而又達下也後世魯公失  
民三桓擅命則不能達大家矣七惟諸藩阻絕聲教臣民無凌知有天  
子則不離達王矣惟却君者非使上下為一家而後可

汝若節至於刑辟當寬之知君所得而倡者汝若常發越性心而為言曰  
我有以官相為師之司徒司馬司空及尹而為官長者汝若為大夫  
者皆與我共明刑之責予惟教之曰予不欲厲虐殺人其示意者至矣有  
此寬刑之心必有寬刑之實上厥君先以恭教勞來乎民而哀矜相之  
怨後肆知士之往視其取而相率教勞為樂而之釋性備國於後先殺  
人惡人者原情而宥其大肆知士上見其君所行之事於敗人者以原  
情而宥其小君臣交相教勞如此則刑殺人之意不徒托之空言矣  
頃水心曰汝若恒越二節專言宥而勿辟比情罰更加寬矣越者發于  
心也恒越則時常勃越不覺廢形之言耳師以下歷呼群臣而告以  
國厲殺人者以心相示也曰我有便見自我表率之意與字承恒越句  
來故若飲恤之謂勞則勸之以更生之諾但以之職言性以之國言歷  
人者經通罪人法當連坐者立國之初當有教宥與之更始在察其情

王啓節且王者開置監國意何為哉其治為民而已命監之詞曰君與臣  
無相與哉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至於人之寡弱者亦哀矜之至於婦  
之寡獨者亦憐之合一國之民由以敬屬之心而容保之無外焉王之  
教邦君及治事之臣其命何以惟以引斯民於生民引斯民於安恬而已  
自古王者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於刑辟哉

徐九一曰監未必同三監之監只以監轄一方解王啓節不知何所指  
或禹湯之遺制曰無胥戕至以容述命監之詞王其效邦君三句推命  
監之意自古王若茲二句欲其法古以止辟二個胥字兼君臣說以下  
邦君御事照見無胥戕虐者非以害之至于致寡三句而容之一戒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  
一德說兩至于字包乎民在內屬有收恤憐比之意拉開諸罪非罪是而容善之也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  
一也也御事即三卿以下之官引養引恤中恬比兼受深恩蓋厭恬樂業  
之也御事不犯刑而後安養遂與堯禹康誥氣相似罔收辟與刑房殺人相  
照應

惟曰節然我之望爾達情寬辟者以成終之責係賴耳惟曰予之於爾已  
陰殘去暴始矣而孰別分明以成去惡之終者汝也若治田既勤開墾  
而苗刈惟其陳列修治為厥疆畝者然予又肇基創業始與而封守慎  
固以成立國之終者汝也若作室家既勤版築柱垣墉惟其塗墍泥飾使  
以茨草者然予又建綱設紀始矣而潤色文明以成制度之終者汝也

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  
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  
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士之濱莫非王臣也邦  
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伊  
之無間者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  
惟邦君也

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  
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  
君事戢敗人宥恒常也師二以官師為師也  
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  
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  
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戢敗者毀傷四肢面  
目漢律所謂殘也王啓節厥亂為民曰無胥  
此章之末未詳

王啓節且王者開置監國意何為哉其治為民而已命監之詞曰君與臣  
無相與哉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至於人之寡弱者亦哀矜之至於婦  
之寡獨者亦憐之合一國之民由以敬屬之心而容保之無外焉王之  
教邦君及治事之臣其命何以惟以引斯民於生民引斯民於安恬而已  
自古王者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於刑辟哉

徐九一曰監未必同三監之監只以監轄一方解王啓節不知何所指  
或禹湯之遺制曰無胥戕至以容述命監之詞王其效邦君三句推命  
監之意自古王若茲二句欲其法古以止辟二個胥字兼君臣說以下  
邦君御事照見無胥戕虐者非以害之至于致寡三句而容之一戒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  
一德說兩至于字包乎民在內屬有收恤憐比之意拉開諸罪非罪是而容善之也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  
一也也御事即三卿以下之官引養引恤中恬比兼受深恩蓋厭恬樂業  
之也御事不犯刑而後安養遂與堯禹康誥氣相似罔收辟與刑房殺人相  
照應

惟曰節然我之望爾達情寬辟者以成終之責係賴耳惟曰予之於爾已  
陰殘去暴始矣而孰別分明以成去惡之終者汝也若治田既勤開墾  
而苗刈惟其陳列修治為厥疆畝者然予又肇基創業始與而封守慎  
固以成立國之終者汝也若作室家既勤版築柱垣墉惟其塗墍泥飾使  
以茨草者然予又建綱設紀始矣而潤色文明以成制度之終者汝也

君作梓材既勤為之朴質而加之斲削惟其堂以丹雘增其物采者然汝  
宰無以副予之託耶  
王光復曰惟曰承上達情寬辟來三段成終俱指衛言但其間各有事  
體不必纏繞前意數言有舉開而去草也陳修者陳其區別而修飾之  
疆田岸也畝水溝也義取分別善惡有殊厥并紐之意卑者為垣高者  
為泮塗暨是飾其外者亦是蓋其上者梓材指器用言具粗曰朴致巧  
曰斲獲有青有朱丹雘則是朱色之飾

今王節周臣告君意謂今王當思惟之曰王今日所取之諸侯先王之諸  
侯也先王不勤用待臣之明德懷來諸侯為我夾輔以故庶國諸侯皆誠  
心奉上作兄弟之誼方之而來效予君亦必用明德相視矣我后惟先王  
之緒必遵式其明德懷來之常典而萃集之庶國諸侯有不夫享吾王如  
昔日者乎

徐九一曰今王惟曰者言王當自念說也通節以二明德為眼目既勤  
既字作是訓貫至不為夫謂及諸侯而用明德以懷之也下既字做此  
勤者有加不卷之謂德即懷諸侯之德勤利明德震工夫在懷字上政  
教以維持之情文以感動之皆是也專在巡守錫予上夾如入左右夾  
持一般故言近諸侯而曰兄弟者周之宗也盟重同姓也享就心上看  
來非來朝以藩翰屏衛之志來輸斂天子耳曰方來者無一方而不來  
也字來二字正用明德也所謂夾也后情嗣王后若君也非先后之  
皇天不特此也皇天既付中國之民與其疆土于先王則九王之民則  
正今日所極之民也

頌水心曰此節作一向讀串詩重民慮有人斯有土口帶言之天之眷  
德正先王之所以受命也此既字作已然看後教下節之意

解王節正將何以與先王我律王惟以德化是用而和怪失後平迷惑之  
民用以慰降先王受命之心可也

翁水心曰知降先王受命之意正德之用處也召誥王其德之用不誠誠下  
小至而似和降先王受命之意正德之用處也召誥王其德之用不誠誠下  
和降出所請維之之意正德之用處也召誥王其德之用不誠誠下  
不必指說先王受命即此中國之命也先王受命之靈必有所不  
快者非也國受命為天命也

已若此言此矣王當以臣所言先王以德被厥民以德得民之事而  
法之臣豈有他意哉惟曰款王聖臣而德蓋商化民而根本益安自今  
曰至于萬年惟王而之下孫而又孫保民而未之忘此臣望王以監  
之意也

徐九一曰茲惟先王言蓋者蓋其德也兼取侯化民三意惟曰至末一  
氣不曰子孫長君而曰求保民庶幾可繼之意今王臨先王後王  
既今王以此况居可為善善者不曰庶邦者諸侯共有保民之責也  
口按洛誥之多股簡疑此段在其末觀厥于懷德之下

皆及履獲郭反○穩治也敷苗廣去草棘也  
疆畔也畝通水渠也塗墜泥饒也茨益也揮  
其林可為器者縹赤色之名敷苗以喻除惡  
垣墉以為立國據辭以喻制度武王之所以  
為也黜陟聖友丹雘則  
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  
用明德懷來庶邦率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水音協○先王文  
王武王也夾近也  
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秦誓曰友邦家  
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  
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  
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與舊章也集和輯  
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  
戒之辭疑簡厭誤於此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  
厥疆土于先王  
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王  
惟德用和懷先後迷民用懷先王受命也德  
用明德也和釋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  
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天命也爾爾悅先  
王之克受  
已君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天之克受  
已君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語謙益視也此人臣所  
君承命之辭也按梓材有  
自古王若茲監用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  
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誤以為  
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  
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  
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  
禮考之天子以正過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  
通獨吳氏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  
既而以下即非武王之語則未必然也

書經集註七卷

召誥全自洛為天地之中朝會通均之地武王營周居於洛邑蓋為  
此周公相成王於四國之亂迂般遺民于此而建都以鎮之若後世之  
兩京並置非會鎬京而謀東迂也發首至庶殷至作凡七節即成王與  
周召作洛之章太保乃以即召公託周公以誥王之辭為書之開端下  
文則皆誥也文勢繁；若貫珠最難分段且篇中或言敬德而不及民  
或言誠而不及德或言德用祈命或言以民受命雖類取互凡而指  
各自為說者不照本文字而即；句；俱以敬德誠民祈天貼之似竟  
完替今依以三鳴呼為其端呼皇上帝三節言天命不足特勉  
王敬德今呼；謂即言老成不可忽以疎王之所言乃承上起下之意  
嗚呼有王維小六節言誠民而歸之敬德又申言前代興亡之故以儆  
之未句王乃初服名起下之意嗚呼若于五節言初服所係之重必  
三以德祈命者實欲其以民受命也拜毛禮皆即以祈天永命取必於  
王祈者所以德也言其祈則其祈者可知教足以包誠；足以著  
後舉一即可當承命不必致誠祈三字累作三層  
按發傳以拜首稽手四句為對公之詞嗚呼起為獻王之誥愚言從曰  
字起至未皆誥成王而於周公口陳之者款公歸以告王耳拜手稽首  
者當公拜王之禮首未拜稽相應旅王若公單於幣言經文無所謂誥

召誥全

惟二月既望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召誥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幣于洛邑  
史記載武王言我而望三途北望  
嶽鄙顧瞻有河粵濟洛伊無遠天室  
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  
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  
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  
公之餼作書致誥達之於王其書奉  
奉於歷年之久近反覆平夏商之廢  
典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  
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  
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  
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固以召誥  
名篇今文  
古文皆有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幣于洛邑

史記載武王言我而望三途北望

書也誥告二即是功王之頭腦下皆發揮此意語氣未斷雖分兩端話頭故識于此

二月一節惟成三十七年之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成王將有作洛之事乃朝步登白守周則至于豐以告于文武焉

昔者曰此節序成王告廟之事惟太保二節叙召公經理之事若翼日四節叙周公與作之事二日在周公攝政七年見史記是定遷之敘氏以後周廟于豐固文王之曰也告廟必以安車用人不用馬故祖考之意即武成後畢命皆然

太保二節告廟之說惟太保召公先周公相洛邑之居宅越若而來三月惟丙午明生而趾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用龜卜宅都之地既既得卜以定王城下都之所在則經管區 戊申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已遷在洛之敘民政治位收于洛 及五日甲寅在成而新邑之規模具矣

項水心曰周召同在豐受命而太保仍先次相之休然敘若若來者打豐而來也逸無謂特言戊申日至洛而先以趾犯之非起行於趾也得上節洛誥之兩惟洛食是經管未是與工但畫其基址所在耳庶敘即遷洛之敘此時未及召庶邦也攻仕者關荆棘乎高平以治其所經管之也王城下都皆在河洛交會之內故曰洛位成於第五日則管區可知傳祖朝市守而不必填入

無異心也○若是將與大役當生鬼神之禮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及明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豕一豕一不惟以與事告具示郊社有定所也○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號召之書命庶殷命侯甸男和伯而赴工之期定于此矣○既命庶殷而殷庶大為作起趨事爭先此洛邑之所以不日成與

徐九一曰曰達觀則同心之契可知召公先至時卜攻位不以為專一經周公達觀其事矣夫○周公禮無用知代王而行之耳社者土神在王國為王社曰新邑所以別錫京也如特性以二牛社太牢以牛豕豕取祭尊貴簡祭卑貴豐之義不若禘者未成非如社社壇比也○用書不必有書冊如後世行文書之書錄召之故曰命註引左傳見例勿泥其語先庶殷者取其近也侯甸男各有和伯公書下和伯和伯下所即諸侯乃內外統攝之體○不作獨舉庶殷者若其難也若四方民大和合已叙社洛誥中矣

于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錫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越若來 三月惟丙午趾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既既得卜則經管 鵬數尾二反戊音戊○成

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進退而來也服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告卜則經管規度其城墉宗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如社朝市之位 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之衆

攻位于洛內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之衆有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敘役之也 至則備觀新邑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所經管之位 越七日甲子周

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豕一豕一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大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和伯 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初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通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器糴糧以今殺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和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成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 厥既命庶殷庶殷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庶殷庶殷

不作 不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遂以攻位而位成

太保節作洛事畢周公將歸錫京因與召公會而庶和家君在焉太保召  
公折而書成王乃以庶和家君自王庭而出取黃王之幣乃復入王  
而錫之則公拜手稽首以幣及書陳之于王以及於公臣作書之意也  
而也亦惟以洛都初建立正人心仰觀之初故語告庶殷令之嚮化其  
本必自不御事非諸臣所能與也公其為我達之

字曰王曰以庶和以字即字語孔子以公退之以大保維太子之相也  
語意亦保維初或工朝語故率之辭幣以為贊禮與康王時率  
語意亦保維初或工朝語故率之辭幣以為贊禮與康王時率  
語意亦保維初或工朝語故率之辭幣以為贊禮與康王時率

嗚呼節召公誥王之詞曰嗚呼皇天上帝其命于古而大國殷之  
命而後周受之惟王嗣受大命以予而德人國同有德分之休承天  
命可受也猶可念也亦有德之憂備公嗚呼念及此焉其亦何不敬  
乎一有忽心是并國而忘之矣

徐九一曰此節原天命而以敬惕之至于與大邦不與大邦者元子之  
和也下云既大非謂其可與也字守至下句不必添一亡字無猶猶  
言無猶也

天既節而不鑒乎殷乎天既遠終大國殷之命而欲亡之此一時也殷多  
先哲王之靈在天無不足以啟天眷者其後王後民茲服其命至其深  
也賢者避藏於野病民者布列在位虐政所驅為匹夫者皆知保抱提  
携其妻子以哀號籲告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可以自容嗚呼天  
雖念殷先王之德念哀于四民其眷命用歸于我周之懋勉者而商亡  
矣天之冥殷如此王其速自敬德一日不可緩也  
宋九青曰天既遠終指往古言遠終者一去而不返也對祖宗言為後  
王對天言為後民善言之服命與不甲新服厥命同謂為天子也厥終  
者究竟之語夫字以民之壯者言字承上文來天愛殷之心不勝其  
愛民之心耳眷命用懋即改大邦殷之命也此見天心之厭亂未及祖  
宗不足恃矣恐碍下文德即敬之著外屢家對既終看天命一去不可  
晉故曰疾敬德更動王之猛省

周公用以書命而王作殷民之難化  
皆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矣  
太保乃

以庶邦家君因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百乃御事

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  
取諸侯贊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  
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  
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謙并達之  
王謂洛邑已定欲諸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  
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下  
執事

嗚呼皇天上帝既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嗚呼曷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詠周公達  
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  
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  
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柰何弗敬乎蓋深  
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  
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平理好惡用舍不  
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  
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  
克敬惟親敬則天與天既遠終天邦殷之命  
我一矣尚何味之有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  
命厥終智臧厥在天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  
哀觀天祖厥言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  
此章諸多難解大



相古節相占先民有夏者若禹德足得天下天放通之又後其子賢而得  
伯之禹於是面考天意順而不違以祇台而傳子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  
今時既墜厥命而有夏安在哉今相有殷若湯者德足得天而天啓迪之  
又使其正夏而保佑之禹於是面考天意順而不違以寬仁而代虐宜若  
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既墜厥命而有殷安在哉信乎天命之不可常恃  
矣

徐九一曰此節兼述夏殷之祖德雖時因節節而推言之重天也說漢  
子格保赤是天也其德履也而忠若故內若翼如禹錫節時錫湯節  
智之謂從子保者敬能敬承天授而保之格保者夏耶常正天也格  
為保面者仰當之謂若字在迪德上說而傳子格命意略帶之以二代  
之先德無救於後人之亡天命不常可証

老為迂闊而遺矣不遵也所以然者曰壽考之人見聞歷練其稽古人之  
之德而凡載昔之考規辰有考據然此猶其耳况曰心與天合能稽所  
謀之策原於自天而人謀與天理考之而不謬為是不惟稽古而且稽天  
其有裨於沖子何若而可遺之

徐九一曰此節另為一意言敬德而提超聽言者所以登其听也幼冲  
之王多不便於老成故以無遺戒之二稽字相應稽天較稽古覺深略  
故曰矧天即德之所出也古人之德就其好也首夏殷以上皆是勿專  
指二代曰古人之德有包含千古於我心之意謀事必察而稽考其自  
於天不以意見用事而以天理成謀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  
時是非平格大臣未能深遠及此即作洛一事周召之听稽謀自天可  
見或以天作降命永紐之天說雖切上文不無膚淺

布上節鳴呼有王雖尚幼小乃天之元子執責任大則其期許大矣其  
不能誠和于般之小民皆之于德化之內則自今以往則見休美之效矣  
休美於今則其軌至速至微不敢後于厥民而必以德先之用此心願畏  
于民之若厥無使休者轉而為恤也

王光復曰此段始以元子結以初服皆戒德之意小民指殷民說誠作  
和訓以德化算以從容調習之謂一民未化非至誠誠也曰誠便有德  
字意在下文位在德之小民刑用即誠之實此句後德不妨今休以本  
平景象言未及天命上王不敢後二句正吃緊誠民之語傳云不敢後  
畏于民之若險可也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  
哲王其精爽在天安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  
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虛致保  
抱携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  
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契  
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者今時  
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者今  
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也禹  
傳之于此而向也賜古先民有  
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之禹亦面  
考天心激服無違安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  
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  
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  
無違安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

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  
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  
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  
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  
焉故召公特首言之

鳴呼有王雖小元子  
誠其不能諱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  
于民若

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  
誠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  
之辭也誠和若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  
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焉可畏王當  
不敢緩於敬德用顧  
畏于民之若險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于敬德者舍德不足以言誠也過文勿推高一層不敢後承上今字未  
民若二字又淺休字照出險可使平則休者至矣顧畏者固顧戒慎  
顧讓之強同義用顧其只不敢意誠民之心事也請王不敢後須誠  
中其德不可以德誠為兩截工夫至王敬作所節將敬字挑出現有歸  
本居心意思勿分祈太早

王來節節所謂誠民今休者于何見之王來洛邑繼上帝而作新辭則誠  
民之事當王所當服行者也必以此道而自服于土中由洛邑而達之天  
下此其所以私言也且當曰其作大邑於洛而豈徒執其自是配皇天為  
天下若於祀于上帝為百神主者恒于斯則其自是宅中為治而正朝廷  
以正四方者恒于斯則中之說即臣自服土中之說也王果能此時見  
昔之受命于天者無有成就不易之命而治民之休于今洛邑始見之矣  
徐之一曰此節專指洛邑蓋誠民今休之着洛處也服中土者洛邑為  
四方之中一番新創必有一番新政惟王得以行之故曰自引且之言  
乃二公相語洛之意言公又述以告王耳曰大邑者與周邑為而大  
也玩二其自時字則然祀乃配天中之餘事耳予配天又矣安出子  
洛又作皇天之始也昔然祀于周今然祀于洛也神則甫式靈之以  
上二句總紹上帝是不重中又上中守與上中之中相照又即服也  
其者期望之詞自服土中以為治則命遂成也布知焉下年華固不  
易也

中其自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其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父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  
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  
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  
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  
可以宅中國治成命者天之威命也成王而  
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  
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  
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  
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  
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  
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先王即然化民有道其法在臣王先化服自敬御事之臣始服之何如使  
之親近副貳我有周之御事漸染相親以節其性而勿至於驕逸惟日其  
遵往而化服之不吝已矣又何有於民哉

王死服殷御事也介于我有

王光復曰此節以化民言民之梗化實自臣始言先則後者可知矣服  
字虛在比介上見介比串親近之以介也周御事為長則敬御事為  
介矣介有比之聲矣收之同條之意性本有節習染則流與止人居自  
有以止其性而不為情牽不為物溺則性漸養義理之性矣日進猶詩  
之日斯邁勇往起出之謂或云服殷御事即也簡有服之服洛之官職  
以與周臣比介一貫貫下方台傳意云可

于有殷我不敢知日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日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王敬二節至于王心之敬允化臣及民之大根本也王必以敬為所自出  
身以至於民無一息而不至乎敬傷為一不敬德則德有未至臣民何現  
而諸告皆為虛文矣可乎哉○我王竹敬德之事不可不益於有夏焉云  
不可不益於有夏焉非惟益其失也益其所以失也我不敢知日有夏服  
天命由百載惟天之有意於歷年我不敢知日及此之滅惟天之不其延  
惟夏嗣王不敬其德乃早墜其命天欲延之不可得也我不敢知日有殷  
受天命六百祀惟天之有意於歷年我不敢知日殷祚之滅惟天之不其  
延惟殷嗣王不敬其德乃早墜其命天欲延之不可得也命之永短不  
係于天而係于德如此

項水心曰王敬作所誠民之大原本也以為所專休用皆是不專在修  
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占先民之意相為出

已上所與安止之止相似止于所則無之而不然矣不可不德是故者入但上章言天眷之不足恃  
以臣民之視效在德耳誠民之要莫切于此以後軍指德言并無誠字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德誠非二事而敬則德之精蘊也出節性至作所題把節與所相應以  
敬為所出己性之檢節也此斷章取義之法也我不可不節舉夏殷  
吳亡之故登不可不敬德之意而不可不節上節歸重不敬墜命也夏  
殷歷年皆往代事誰不知之矣於歷數求短合該如此天可問乎曰不  
敬知者不必知也若不敬即墜前人事之可稽者耳相古節言墜命  
此舉墜之由以實之更懇切矣

嗣受節今三嗣受夏殷之命我謂永短之不可必也惟如此三國之命同  
一命也則當及其後王之不德墜命者勿與同敗而嗣其前之敬德歷年  
若此之同功豈他日事哉王乃初服新邑其命惟新敬德可火煖乎  
宋九青曰嗣受命者受夏殷之命惟新言命是一般命都在可予可  
奪例內前後皆這般樣子下年下世未足恃也或謂夏殷之敬德後之  
我的竟與受命句贅功禹湯之功則言敬德歷年之敬事也勿學有功  
之人看王乃初服是受命語服即服中土之服初指新敬德則若必  
自王之初服始見不容少緩意傳用况字覺多一層勿泥此句起下節  
語式相連勿斷

嗚呼節嗚呼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其初生之時一習于善則善日長  
而嗚呼之命非天貽之而自貽之今天其命王以哲而墜其衷乎命以吉

徐九一曰此節言初服之當謹首二句是喻下正節若字之意初指切  
時說哲命者明哲之造化非天所為實人所播故曰自貽與自作尤言  
相似命哲以君身言命吉凶以徵應言命歷年以國社言德哲說起痛  
然在歷年上知今我初服言天者必徵於人也此句就好處說慎厥  
終惟其始之意

宅新節當此初服而宅居于新邑謹惟王其乘時而疾敬德無以今日不  
慎復有來日也王其即以吐德用為祈天永命而歷年可自必焉

宋九青曰宅新邑即今我初服是疾字對新字看吉凶未測歷年未定  
圖之在此時否則後兵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一句德在治民上看  
誠民已包在德內用猶以也曰德之用見祈天無他道耳勿作用德以  
誠民說兩個王其不同上是勉之如此下是期之如此天命不可求而  
得呼曰祈天永命者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

其惟二節其道何如刑者德之及其惟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公敢終  
用治也不知民之情拂而治之則無急效順而寡之則有成功王當察民  
情以省王德可也○其惟王位居元子非元子也在德首出庶物為萬國  
之元焉將見小民乃惟儀刑於王而用德於天下無一人而不然者則元  
子之德備為天下之德於王蓋以顯矣

王光復曰此二節發王其德之意不以刑而以德民不誠而自誠矣而  
其惟字相承非疊者越竹常法也民若後功泛言民情如此見當德又

命我亦惟茲二國嗣若功王乃初服今三  
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歸其有功者  
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元王乃新邑初  
政服行教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化之始也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  
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  
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  
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  
何初服而敬德則亦自宅新邑肆惟王其

嗚呼命而吉與歷年矣宅新邑肆惟王其  
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人過用非法  
之故亦敢於矜戮用治之也用順導民則可  
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  
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  
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  
於王之德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  
益以顯矣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

夏歷年式分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  
命其亦期之許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  
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其亦期之許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  
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之故勿以若字當德字者。元德之字生來位之崇高在德之首出。兼夏殷歷年之末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  
否則忝厥位矣。易稱元者善之長也。刑用與澤用友用者用一人之德。民受天命蓋以勤恤之實受天  
為天下之德也。以近天子之光也。天子之德蓋顯乾元文明之象可見。上下節而永命之道不外是焉。當此洛邑惟新人心競奮上而君下而臣  
不惟勤勞而且憂恤矣。其意惟曰我周自今而受天命大若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而兼一代之祚於中土焉。若此乎勤恤而相期者。想之為  
亦天命計也。而命何以受之。臣欲王不以歷年之常數受而以洛都之小  
民受根本固。神自長尚不足以受天之永命。我所謂德者。故此而已。  
所謂祈天者。亦祈此而已。此非王責而責誰也。

項水心曰。此一節發用祈天永命之意。上下勤恤以期歷年作渾成意。  
思看非勉詞也。勤即周公成勤之勤。恤即無強惟恤之恤。二字兼已。  
未銘說如初基營建之勞。善後國治之安。皆君臣所共勉之。洛邑者受  
命靡年。台以洛言。款字是召公誥王之指。藉而時之曰。以小民指殷民。  
在洛者言。以小民受見外。此無可受也。不以小民不足以言德。不受永  
命不足以言祈。德之一敬天。故民之心未句括。蓋上文之旨。但勿把款  
誠語語填塞以字。

拜手節。拜手稽首。臣子小臣。迄今以往。敢以王之般仇。民百君子及周友  
順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使威。德而俱布。曰小民當受之。成也。王  
其後此。而終有天之威命。以顯于後世。此格天佑後之業。則王厥當自致  
承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承幣之

王六古曰。若爾後更。瑞於祝。頌申。當責。難。意。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書  
中。語。非。以。書。授。公。授。畢。而。又。拜。相。告。也。敢。者。敢。任。之。謂。保。者。保。護。受。者。  
承受。威。命。所。在。即。明。德。所。在。事。重。德。上。召。公。於。此。恰。有。統。領。羣。臣。工。夫  
後。來。周。公。誕。保。受。民。正。保。受。威。德。處。周。公。一。心。入。我。非。所。論。也。王。未。有  
威。命。二。句。期。之。中。有。勉。之。意。二。句。虛。也。勿。以。敬。滅。填。入。永。字。與  
取。字。相。類。成。者。自。成。顯。者。自。顯。以。未。然。之。效。望。之。於。王。欲。王。思。所以。致  
此。者。何。道。不。使。倚。賴。於。臣。也。曰。非。敢。勤。則。保。受。之。外。無。復。望。矣。奉。幣。供  
王。洪。期。誠。水。命。能。乎。力。必。有。以。受。天。水。命。而。後。謂。之。能。祈。也。  
洛。誥。全。句。皆。為。周。公。營。洛。任。洛。之。首。尾。也。以。前。有。誥。治。後。有。述。誥。目  
中。多。周。公。陳。告。之。詞。故。以。洛。誥。之。之。惟。三。月。節。簡。錯。錯。誥。叙。周。公。作。洛  
之。事。周。公。每。十。四。節。周。公。營。洛。告。而。成。王。受。之。時。公。在。洛。王。在。鎬。也。  
王。營。洛。全。句。若。周。公。營。洛。成。王。宅。洛。之。事。并。示。已。退。休。之。意。成。王。營  
而。而。之。時。公。與。王。在。鎬。也。予。小。子。其。退。至。文。祖。德。成。王。晉。周。公。治。洛  
而。公。受。命。之。時。公。與。王。在。洛。也。保。來。志。殷。節。周。公。述。命。寧。祭。禱  
并。致。志。告。予。王。極。王。在。鎬。公。在。洛。也。成。王。三。節。史。叙。成。王。祭。告。晉。公。之  
事。而。紀。年。於。篇。中。

兼夏殷歷年之末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  
民受天命蓋以勤恤之實受天  
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  
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  
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威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腹民也。保者保  
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  
明也。承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承幣之  
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  
之威命。以顯於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  
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承幣之  
公而施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  
召公奉以  
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遺使告卜史氏。錄  
及成王命周公留洛。洛之事。今文古  
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  
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  
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  
稱殷祀以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  
也。公明保予。坤子以下。成王周公留  
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  
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  
也。仲來以下。成王錫命。志殷命。寧之  
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  
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  
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肇祀

勤而始之達現終之督率皆公為之倡焉乃洪大誥生以治庶敷蓋因其勤王之義而勵以向化之忱也

徐九一曰以召誥推之則哉生魄當為十六日巳未乃祭社之次日也  
大邑者天子之邑鎬在東故曰東國洛民臣以民為主四方指洛之四境言和合者樂於赴會也播有宣暢發揚之意見士于周以民言士與事同即斧斤斲築之事洛邑在王畿內故謂之周咸勤者勤非一端也洛誥為周公作故事以周公言召公之勤周公之勤耳洪大者無一人而不適告之也誥治殷之臣民如召公誥庶殷云云周公代王以詔諭者勿作甲子書誥看豈和合見事之後始大誥以作洛耶或作誥王說竟於洪大字治字費辭

拜手節周公既定洛邑遣使告卜于王拜手稽首言曰朕以作洛之事漢命於子明辟  
王光復曰告卜當在乙卯遠現之後甲子用書之先子即下文孺子之子曰明辟者期之也

王如節建都於洛以承天眷王之事也王以初卜自遜如弗敢與及於天其既成也天定之業二命字即下文所謂天休也如弗敢及者謙遜之至自處如不能蓋初卜之主委重大臣之意傳添一知字勿用其基三字推開言之非基命之基辟治也主治者故稱君曰辟不徒作民之君而作民之明君謂據都會而為明之致治之主自今始基之矣重民上勿以朝諸侯撫萬民同境

予惟節大相何如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予先為敷民卜河北黎水之居其兆不必言已我乃卜澗水之東澗水之西以為王城惟洛之龜兆正食其墨則朝會有所宗矣我又卜澗水之東以為下都惟洛之龜兆正食其墨則殷民有所處矣于是遣使來周以洛之地圖及獻其卜洛之兆舜于王焉朕所以服子明辟者如此

王游觀曰卜即召公處申之卜曰我者周召無二心也相洛而來何以卜河朔黎水其可建都與否且為敷民居止卜耳先定衆心而後營天邑故以黎水試之黎陽在殷畿內殷民重遷但知河北為便若洛地處中土朝會適均既可置都邑又宜密近王室地扼河南絕懷土反顧之心割親昵牽聯之黨殷民處此其勢自不敢動此周公建都遷民之要訣也卜黎不言意在言外聖人舉事天且不違如此洛食之洛以洛都言先舉澗澗二水識其方也下都在澗之東又名東都雖兆食墨占之吉也周官史占墨圖卜不兩中重下上下之兆辭豈所請世以三十年以七百若款

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遺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成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則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不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備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

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大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備玉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

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伊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澗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澗之間下都在澗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伊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

土拜節成王拜手稽首以答周公曰宅洛以基民定命夫休之所在此也公之兆  
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居於洛其為我匹休而與天配對者於此乎定  
矣及公既定洛遣使而來示予以卜之休美而恒吉之兆我二人共貞  
而永固之其示我者又如此即公營洛之意豈但為予一世計其以我  
萬億年於此洛邑敬天之休而作民明辟於未父為是公之意固甚美而  
之吉無非誨也謹拜手稽首於告卜之誨言

項水心曰拜手稽首非常之禮與太甲同列敬天之休也休以作洛言不  
專指相宅上天眷在洛所謂保也匹休猶曰其自時配皇天呂氏云匹  
者對宗周之拜歸京與王之地既休作洛以宅中圖治所以匹其休也  
似勝蔡傳相宅即便定宅非而時事勿以基命定命分來視乎夫至  
其貞作一句讀公所指示也卜休二字泛說恒吉正其休處所謂子  
孫其逢吉是貞作猶當解畧其義玩貞字即易之貞保終安固以當  
此恒吉也吉不恒則不可貞矣曰我二人者宗臣與國一體王之吉也  
公之吉不分君臣之詞公其以予一句據承上文以即扶墜左右之以  
萬億年敬天之休以君道言與予孫永保民相似然以此叙周公  
之心事則可若成王必無自期億萬年之理告卜誨言包上二節皆是  
要在基作民明辟一句寓責望之意故曰誨言

王肇節周公既歸歸成王將往洛邑公告之曰宅洛之初以祀神為首  
務王肇舉殷盛之祀以祀于洛之新邑感序其無文者而必祭之祀於  
天地以及百神故曰盛祀至於無文者而秩而祭之必有盛義足上二  
句氣連勿斷無又以洛邑封內之神言平時不能備祀至甲祭告一番  
用王者開國之祀非臣祀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  
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伊來來祿予  
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

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誨  
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  
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  
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休以  
配周公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下之休美  
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  
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  
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  
誨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感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禮也與五  
維祀典不載而義當祀於亦序而祭之也呂  
氏曰定都之初筆舉殷禮大饗群祀推祀典  
不載者成秩序而祭之在古者自推序存所  
焉始建新都則假上下告成事此兩語所若  
大役以成報神則自今以始承與中土祗  
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  
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者固於事情者抑不  
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敬一心對越天地  
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  
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乎顯若收其放  
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茲天下之道莫要於此  
空周公以

予齊二節至於用人圖治者宅洛之要也予整齊在周之百官一得人  
使之從王于周而遂洛予唯謂之曰王無有所事以激功委任於爾臣工  
者爾其從王而德德之予所為示以上意者如此○今王於至洛之日即  
布之命今日我群臣中有功之尊顯者記之載藉以其功之次第而作元  
祀以配食於將來為記宗之會既下又入進進諸臣而命之曰汝受此象  
崇之命蓋當敦厚以稱輔新邑之治可也

宋九青曰予齊百工五即也之一意勿以記功內洽分惟以在周工與  
齊百工相應是此段大闕鍵處所為記工教工者欲政任此周公而圖  
洛邑之治耳齊有蓬蓬齊之義成王初冲之主周公恐從行洛或  
有小人參乎其間以迷惑君心者故自打點一過使之倍行下文惟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  
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  
予齊百工伊從王于周予惟曰庶  
今王即命曰記功崇

今王即命曰記功崇

在周工往新邑正恐官家別用一番人也此公言外之意庶有事之事

兼記功以教之即際以使之二意皆有公雖不言所事而實以其事屬

之王矣○今王即重記功元祀意受命歸祿之即命之字是頒

布之命惟命之字是詔諭之命記者載之盟府錄之司勳以下文不視

功載可也功指平日輔佐王室事不專以作洛言功曰尊顯者以序也

言等也元祀大祀配食大蒸即功宗是漢高祖詔定十八人位次皆謂

之元功則元祀非奉一人冠祀可知否則周公自當之矣記工宗以功

作元祀之句讀記字實到底勿以生前死後平看新廟洛增定配享

故於時奉行之耳曰篤錫者昔輔弼于周今輔弼于洛有加蓋厚之意

勿以褒賞既行辭心易起入請美行功宗之休

至祀而然此豈但以酬報功臣而已哉大亦功宗之記載布之朝廷臣工

共知也若出於公則百官效之而所讓盛朝力出於私則百官效之而比周

成習惡也○故工風化所係之重如此

李伯玉

視其次弟

命者功臣而所勸者

得上下下做曰教悉字謙公私二意或云所

曰悉說好也看下節反是必有理但皆傳

獨子節獨子於論功之際其可朋比而徇私乎獨子其朋比而徇私則自

此以性一絲私私不可復得無若火始於燭○至其所灼次第延襲而

之心往而浸入于人心也無若者禁之於未然勿令其往而無及也灼

叙弗絕喻往之氣勢依題作不必以有若貼無若上覺口氣添了一層

厥者勸而治洛之要亦有不外於用人者王其順國之常道以立治本及

撫國之事理以修治具一意如予而無分更自用之失矣然果何厥委任

我在固百工予之所齊以從王者其於予之若發撫事既習而熟之矣惟

以在同工往新邑而不恭私人於其間使百工知王之欲如予也而以上

意為歸德各就新邑之有僚俾見精白莫明以作起有功而博厚博大以

成和裕之美則女真能如予矣汝其自茲洛邑而永有辭後之稱明辟者

必歸為耳

徐九一曰若發撫事皆以治洛言之發如經常倫理事如社稷刑政若

者喻而敷之撫者循而誘之如予只照旧便是工夫起下以周工至成

洛乃所以如予也玩惟字便知歸重之語故行旧政必復圖任旧人乃

通即大旨治洛之要在上面予齊百工及記工教工皆為以在周工

往新邑故耳獨字就工說傳知上意嚮又高一歩明作二句串作字與

成字对功不易委必明以作之然徒有翹然克功之心而無渾渾溷溷博

之意以决洽於其間未必急迫而不成悠悠矣善作者必善成以明中

有博大也裕即洛乃以民寧之裕下文彼裕我民本此汝永有辭是成

三自己新做出來的故香燭于王傳以此即為内治乃中又之換字耳

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歸祿功宗功之

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

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

蒸而勤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

祀周公告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

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

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

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不

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者記功之載籍也

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功效之亦皆公也

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功效之亦皆私

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

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

載者獨子其朋比而徇私則自

論功行賞獨子其可少徇此當之私乎獨子

其少徇此當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

雖談談尚微而其灼燎將次第延襲不可得

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獨子之害其初甚微

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厥者發及撫事如

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伊嚮即有條明作有

功博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

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

上意嚮各就其僚明白奮揚而赴功博厚博

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

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

詳於記功教工内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

或以君憂無事為治內統教養為治外不知何傷

汝惟二前公曰已我周王業文武始然洛邑未成殷民未化非  
終也汝惟冲子惟於宅洛而終其未竟之緒可也○終之○道何如新都  
初遷百辟來朝是人心觀望之時也汝其敬焉澄念慮衷而物情坐照為  
禮儀百辟之真享上者不識其不享上者均之享也何以辨之享者多  
禮儀百辟有餘而禮不元儀不及物名雖為享而心不在是惟謂之曰不  
享可也惟諸侯不用志于享則列國之民化之亦惟皆曰上不必享本國  
如此則中外之情已渙臂指之勢自携百辟之政事其變越侮慢而視王  
法為蕩然矣故以識之此日不容少緩也

王六吉口曰已前言及矣汝惟冲子惟終是換起下文三即終以新邑  
言舍統治臣民在內勿社上文記工等事○汝其敬三節雖分臣民但  
統馭諸侯乃一時親享之事故先揭而言之對下節不過須另提說而  
歸重於養民也作民明辟之實事也○時未享則名誥取幣旅王可  
見識之以敬不任物而任理也何以貴識者天下有明主而諸侯莫敢  
匿情是為不御之御儀雖非禮之本然有緣個以結之有品式以將之  
心內心之誠所自露若儀比物不同如登降之失度賄玩之巧嘗則儀  
不至而物將焉用之此字曰不享也志又任儀先自不後志者諸侯慢  
上之心惟曰不享者小民輕朝廷之漸現之中葉及唐末之方鎮可見  
是時周方全盛而公已預知其微矣故作宅洛之始為王陳之

不勉則民矣氓亂而豈所以永世哉然不必他取法也予昔所以相孺子  
者一以正父武王之道行之王惟篤厚叙於正之非養者以非民壽  
為無不若予而人以王之命為正父之自不敢廢而爾越之矣汝往洛邑  
敬之哉惟不忽此責任可也茲予其帥政而明農我王於彼新邑而裕我  
民則自內達外之民心無遠而不極止于都邑者王自圖之

頃水心曰此正責成若矣撫事之責重教也言非養而若與抚皆在不  
必又以養字掩入不暇以心言願者須布於洛邑所願者即其民養是  
以此教王欲王听之也或云不暇者言已力不及此寓退休意亦可民  
之變化只為養性未復故治洛以非民養為本不以治功言不以國  
祚言焉叙乃正父勉之工夫也篤叙者加倍而整理之串者予之道即  
正父治民之道汝能篤叙使若予而人奉汝命如正父一般見家法  
王自謂之子道即君道耳說者以予已篤叙汝亦如予之篤叙昔不廢  
我命今不廢汝命魯元清敬者篤叙之心事予明農者前此揖政令  
歸政于王也裕即上文成裕之俗我民以洛邑言兼仇友皆在無遠用  
及者四方環向中土之意此上三節俱以敬字作骨下文所謂恭先也

公明節成王答周公而替美歸重二若曰公於我冲子開明而保佑之其  
實何如予德寡昧不足以嗣文武而何以奉天安民况於礼下乎况於祀  
神乎公奉人臣之大明德詔告于我以予小子揚文武烈振奉不墜仰之

侯教養萬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後志于享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夷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

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儀  
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

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  
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

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  
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廢

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  
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乃惟孺子頑

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非民茲汝乃是不復乃

遠朋友覺誤即反○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

朕不暇求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沒  
於此而不勉焉則民孰泯亂而非所以長久

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  
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素言篤叙武王

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  
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

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  
命矣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

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  
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

下





命以平王之哀猶特東土之人以保數百年之共主者洛之所係可知已然則親國而不為嬖遇執相權而不為隔非公也其誰能任之

曰即辟者王始親政之詞後俗云落後以王退于前也四方二節今中土之宅既定而四方之治于此開矣正國家論功之時也

未及定於功宗之札心未安功公予心其能已乎然四方雖已開治而猶未大也公其繼予而開大其後日之績焉迪將何如文武所受於天之民公與士師工共治之者公以德望示監於我士師工而大保文武受之民無一而不在于於緩定化服之中以此治洛之道為我宗周之屏翰者合四方而固然可也

項水心曰四方迪亂以洛言篇中言四方者非一皆洛之四方也定中土而開四方之治是公功之一事未定于宗禮二句是推功之語也上曰迪亂而此曰迪將已治而益拓大之也後即予其後之漢下三句正迪將之矣歸重在誕保句士者官師師者官長皆工也工即周工之既有僚者言誕保而先之以監工者則公德望重為臣監則士師工之保即公之誕保也故下文言勿替刑而誕保有其弟矣亂為四輔以洛之四方言輔洛者即所以輔周也鑄洛並峙與漢三輔不同四字須看得活或云洛在中央而為四方交輔與下亂為四方新辟相照非為宗周輔也其有理但恐其傳

公定而王曰公定止于洛邑予往歸于周已公之功人皆肅而奉之欽而世享公之德豈止洛邑一時而已哉項水心曰此節所以決公之晉也公功句人以心歸事公舍洛則予於無以保受命兩地策應困且不支見洛不可一日無公非晉其明也我惟無數句以已留公意更懇切蓋委政自娛乃公之所深慮于王者故直說已心事以感動之勿替刑者有老成人為典刑則士師工自正受民自保其享及世與四方者今日治洛之餘也荷公期公有無限深意

王命節周公許王岳洛拜手稽首而對曰王命予承于洛以承得乃文祖受命民及乃光烈考武王之時受者其任之重如此予雖拜命于王然豈敢獨專哉其將大子恭敬之惴惴以治洛之道獻之也項水心曰許著之意極拜手稽首氣之王命子承至光烈考武王一句讀王命之如此作讀說來者自周來洛而後留洛實以王命來耳或以置當亦有亮亮武王不言受民者省民也曰光烈考者以功也恭者進言之忠惴惴有責難意勿用孟子全語下面相宅云是治洛者實工夫抑上文未盡之旨故曰私

孺子節孺子來此相視宅洛豈徒然哉其大惇國之典章而加修之無已大惇毅之賢士而延簡之不遺以此治洛之道而為四方新政之正是王臨民以敬即為我周教以臨民者之先宅洛以修言恭德者之於王取法焉而其所致者何如曰其自是而宅中圖治將見自治洛而推之萬和咸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命為四輔將大也

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後為洛明矣

曰公定予往已公功將將祇歡公無困哉我

惟無數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亦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我惟無厭其定民之事公勿替刑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具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

項水心曰此節所以決公之晉也公功句人以心歸事公舍洛則予於無以保受命兩地策應困且不支見洛不可一日無公非晉其明也我惟無數句以已留公意更懇切蓋委政自娛乃公之所深慮于王者故直說已心事以感動之勿替刑者有老成人為典刑則士師工自正受民自保其享及世與四方者今日治洛之餘也荷公期公有無限深意

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獻民殷之賢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之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成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

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王仲節子於既祝之後又源為王望焉祝之意欲王長有殷民而承叙無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叙萬年則實繫于王  
窮也然果何以使之執叙者馭殷之權而德者化殷之本王當使殷民乃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所天承  
承受教條之序而萬年戴之為法守者其永世、現瞻我儒子而懷其德命語朕  
於不忘也倘德不足懷而使萬年承叙得乎

項水心曰此節雖另一事然詞指與祝意相關因上文萬年厥德殷乃  
引考而端本于君身上按文當云其永現朕于懷德乃能殷民承叙萬  
年則到得法俾申昭會德音堂、勿露解在永現懷德上德心不出焉  
叙一字王使殷人奉法不替者其五之德足以永繫民心耳重德不重  
法王當慎所以使之者耳、其下能與也、萬年厥至承叙初祝君者願  
其以萬年之德應殷民期謂以其德殷之道致萬年益殷民在洛萬  
年王業之本也此因題立

戊辰節先是戊辰之日王在新邑率蒸祭以修歲事正晉公治洛時也將  
有非常之命必奉非常之祀祀文王以駟牛一武王以駟牛一祭必有冊  
王命作冊祀之文史遂承命而為冊祝嘗尋常祀冊比卦惟告周公晉後  
治洛之事重之也至祭之日王賓之為諸侯長者因王殺禮咸至文武廟  
而助祭王入太廟之室裸地以降神而祭告之禮樂列

王光復曰此記成王晉公治洛祭祀告事是時王未歸周其序常  
在文武祖德之下仰來法殿之上但使法先記言而後記事故附于篇  
末耳然本祭之常禮廟用大宰祭天用特牲今以大事告故別於常祭  
是祭祀實猶三恪之賓不及諸侯者舉其重也賓之東也以歲蒸故殺  
祝殺也王殺禮而賓至廟相維辟公之禮也此句輕祭以裸為先故言

王命範王遂於廟中命周公晉後治洛王命你冊史逸為冊以誥之公受  
命於此始矣戊辰之告舊與是日之誥公在十有二月也  
項水心曰冊命與歲祭同日即於廟中行之也重周公之意此冊乃命  
公之冊與上節祝冊不同皆史逸筆也或云送祝冊者使送讀冊書也  
誥者送讀誥所謂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也亦有理在十有二月也此上  
二節以係戊辰之日

惟周節惟周公承命治洛太保文武所受於天之命是惟成王即位之七  
年於此而有周無旁之補誰非公所遺哉  
徐九一曰不保文武受民而曰保文武受命者受命者乃所以受民且  
示周祚之係于洛志係于公也惟七年者與為周公輔政七年之事紀  
年于史家故休吳氏稱七年而覺事不經見

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蒸祭歲文王駟牛一

武王駟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  
後王賓殺無歲格王入太室裸 戊音茂禱古  
玩反○此下

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  
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蒸祭之  
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駟宗  
廟禮太室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  
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  
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  
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  
意重其事也王賓猶宜賓禮宋之屬助祭諸  
侯也語而侯以王殺禮祭神廟故咸至也太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 惟周公  
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  
誥保文武在洛惟七年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  
成王之留公也言誥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  
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者  
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誥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  
公洛邑初政以王命撫呼多士而  
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  
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於  
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  
四方之遠鑒三監之畔於是始作洛  
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  
大隆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書經卷之八

多士全首節是書之本序王若曰以下誥多士之詞曰多士者誥民  
自士始也此周公治洛之文告重迁洛與洛上尔般賈多士至王家  
我適凡十四節原革命之故以曉之予其曰五節言般當迁之故不可  
者論于周書朕來自登三節言迁般以及營洛之災也

書以告王之士  
徐九一曰此成王八年事曰商王士者商王之臣子也必兼民在內  
觀通篇只說多士而不及於民可見誥者周公而所稱者王命

王若曰爾般遺多士不見弔昊天而大降喪于般我有周受春佑  
之命乃奉天明威致王罰勅正般命而革之以終成上高般周興亡之故  
如此

王若後曰此三節言有周革命之公以天立說佑命者天命所佑助也  
自天言曰明威自人言曰王罰勅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將者其始勅  
者其終也

肆爾節肆尔多士非我周小國敢有心弋取般命惟天之不與般者非隨  
於後而厚於我也天心頽治信乎不固般之亂自於我周而彌輔之一季  
二予天之常耳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爾遐邇北事臣我宗多遜者連遷民  
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  
四方罔敢寘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  
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  
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  
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  
曰伊來茲般又曰王伊般乃承般當  
時商民已遷於洛故其言如此愚謂  
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誥般之  
後以般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  
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誥命與之  
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  
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  
之民亦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  
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  
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  
以爲成周既成遷般頑民者謬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  
至洛及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  
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  
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王若曰爾般  
遺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般我有周祐命  
將天明威致王罰勅般命終于帝  
將天明威當時方言爾也是天秋天也王肅殺  
而言歎憫言是大大降災害而喪般我周受  
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  
般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  
以開諭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般命惟天  
不弔允罔罔爾我其敢求位  
肆予小子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般命惟天  
不弔允罔罔爾我其敢求位  
肆予小子

宋九青曰大殺命与勅殺命相照勅公而弋私曰勅則非弋矣爾我頂乞則固乱来一氣請不必添添語

惟帝節惟帝之不界殺于何驗之惟我去殺之下民所秉執而作用者是也即此規之則天不在天而民心之所去即惟天降喪之明畏而已

項水心曰此節德言天因乎民意帝以理言帝而不與即民心之確乎有據者秉謂所持為謂所發皆殺言如離心離德過予一人乃其真也天明畏即所謂天明威知民心之即天則之顯赫者果有徵矣此句承上二句而斷之勿以天民相因而平昔

我聞節蓋即憂商之生事規之我聞之曰人心之與帝載一理相通凡日用間自然順理之遠矣上在孔之有莫遠天逆理不遠於自然之此本心喪矣則惟帝降格異以示懲懲于夏猶異其政圖也有夏不能用帝降格之命大肆淫佚而濟以矯誣之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其大命降致之罰而假手于殺也

王六言曰我聞曰費下四節往事也今在後嗣王另起與下今惟我周王近事也多士多方諸葛亦有夏祚後嗣王皆不斥故君之詞作文也全係引了上帝引遠以心境言非真有行之符也

乃命節乃命爾先祖成湯肇夏之命而用俊民以旬治四方而世咸歸其區畫矣

項水心曰乃命爾成湯肇夏之命而用俊民以旬治四方而世咸歸其區畫矣

自成節然商之能享有天命者豈待易一時之棄哉自成湯于至帝乙其間繼世之君無不明其本有之德之至也先祀其不忘祖宗之心一明德為之也

項水心曰明德恤祀垂湯在內然意重德體之君以啟後嗣王之不然也明德者湯慈昭日新之新後王世守之恤祀者顧恤宗祀有報本與哀不敢荒墜之意以湯於宗廟為法非泛言敬神者比恤字訓敬不得明德恤祀勿平重明德上現下文不明明德可見

以天春為已降而操存此心無敢以論惟天理由是數之民無不配天以為恩澤其明德之所被者遠矣哉

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我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及履天民相困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上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為者彙以理言為以用言

我聞曰上帝引遠有夏不遵逸則惟帝降格于時夏爾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其大命降致之罰而假手于殺也

他人心得其安則盛上而不能日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垣然亦何問於然於祭於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祭實適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典以示懲懲於祭祭猶不知驚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常用不滅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肇夏後民旬四方 旬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友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旬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及履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自自反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所以敬乎禋也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所以敬乎禋也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所以敬乎禋也

王游觀曰古者搢擯之稱建訓立者天子乃天立之王也一世至累世故曰不建保又正其建處以治道詭罔敢失帝者其本原配天澤民者其作用一事說合之皆明德也毫髮違理便是失帝一夫不被其澤不可以言配天帝乙以上未必盡然其心事却皆如此節以天之眷商者愈語商先王之事天者愈至立說

在今節在今後嗣王大不明于天道况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之事但見以淫其佚不顧于天之顯道與民之可畏而先王相傳之心法湯然無沒有存者

頌水心曰罔顯于天者天理本明討自暗之與下天顯相照勤家反指商先王為君之事總不出明德惟祀是誕淫孽佚一句甚言之不顧天顯與罔敢失帝反不顧民祈與配天其澤及申者畏天畏民原非二事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返欲畏者也

惟時三節惟時上帝不降若兹之大喪而彼亡矣○惟天不與殺者以後嗣王不明政德之故耳○凡四方小大邦之喪非自為罪及以有辭才討罰者况殷得罪于天自于玉罰其無辭

除九一曰不保之保與保又相應○惟天不界二句是斷語不明厥德在罔顯于天一者自惟帝不界此句叙夏商與亡俱以上帝作陪○有辭于罰謂彼有取罰之詞○亦以代之也了上文案起罰殷意

王若二節王若曰尔殷多士○亦以代之也了上文案起罰殷意不容諉者○是以帝有命曰割殷我周

徐九一曰此二節言周代殷之事而以天命說之○蓋天之靈著著自私自利之心以觀觀天命則為大國度而小至靈承大靈常事且空看下節即其也○有命割殷為帝事告勅于帝為靈承曰告勅者即武城大正于商之告

惟我節即是觀之惟我告勅之事一由帝命此心不容以二適矣惟尔尚王家視我事為帝事不於我乎適從何可游哉

宋九青曰惟我事不二適白乃承上適下之語我事與帝事相照歸重下司况我即以從天斷不可易之意曰尔王家者對商王士言仍謂商之孫子服臣于周也

不其節且子之遷尔于洛也○其曰惟尔反乱大無法度我未嘗於尔輕動而欲迂之實自尔爾邑取利然耳

主六吉曰予其曰二節言迂洛之由天命以止其怨惟尔知二節又歷推其怨心而以天命折之曰予其以前日主迂心事言自乃邑合上節看見不於我適之詞

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

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後嗣王行也紂大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

不界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不界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界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小大邦國喪罔非有辭于罰

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承天之所為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

也武成言祗承上有命曰割殷勅于帝也武成言祗承上有命曰割殷勅于帝

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爾者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臨汝是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母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使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也周不能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二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

予其曰惟爾無度予其曰惟爾無度

我不爾動自乃邑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焉非泆非我爾動變自爾

予亦節不但此也予念天即降于殷太庚既喪于前又喪于後而習染邑猶伊訓所謂

之餘和惡不正則揆之於理亦不容不迂矣

徐九一曰予念字承自乃新已來世再亡國故曰大庚肆不正以

風俗漸墜言非為狂氣之消歎也

告爾節王曰猷告尔多士予惟是無度不正之故是以迂之使居西爾非

我一人為君者秉德不安靜是惟罰罪之天命汝固無能遠越者朕處置

既定更不敢有後命而別加之罰無以迂居為我怨可也

王光復曰惟時義士無度當迂不正當迂意洛在故殷西南故曰西時

惟天命無違者天命即是國祚遠他不得朕不敢有後無二句語迂之

止矣無他罰也然我何為說者辭為他日知爾無怨也似太暴驟非

勸諭之語玩傳自明

惟爾節汝豈以我周革命為非乎惟爾所知惟殷先人有冊書有典故當

特革殷革命之事尚可考而証之爾既無詞以責於天

徐九一曰此節即其回問以論之幸一知字而較士之口咤矣即冊中

所載之典此節較之遜過以起下節

今爾節今爾又曰商革命之初有夏之士皆專曲爾在商王庭有服列

故我敢求爾於天豈爾能遷之乎爾之謂也

故事而矜爾之未可即用耳非予有傳者之罪時惟於德之

得而私者又何辭焉

項水心曰又曰云是迂洛以後之德語蓋前此猶臣武庚也迫爾以

登進言朕際以朕司言串看勿看分大小迪者引導之謂求即冀望意

於遷洛上見率肆矜爾者率與與而矜不能無可用且置且憐之辭

按殷士不億何至天才豈以其項於周欵現多方有胥伯大小多正之

官則流已錄用之矣

予亦念天即于殷太庚肆不

造攻自鳴條也

正予亦念天朕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

武庚又死故刑惡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

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我怨時是也情上文殷太庚而言謂誰是之

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知是之

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遺越惟爾

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我無怨也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朕革夏命

即其傳聞

以開論之

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

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其

別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爾予惟望肆爾

罪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既來商革夏事以論

項水心曰項水心曰周公既來商革夏事以論

責周謂商革命之政比夏之士皆卷地簡

板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

商士未聞有所簡板也周公與共言以大義

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

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爾而遷

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

辨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

惟天命如此蓋率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

而欲求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

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穆爾遐逝出事臣我

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

奄之時汝回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

言之自上賜下曰降命者放下活命也勿作滅等之降看以迂為罰

即王之東征也四國孔傳以為管蔡高奄者是管蔡武庚俱監殷之遺

民謂之三監靈叔即附和流言未必同反以不與監殷也若奄與淮夷

合而助殷孟氏稱伐奄三年討其君可見四伐獨言致奄其後服者

言之自上賜下曰降命者放下活命也勿作滅等之降看以迂為罰

多士節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

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穆爾遐逝出事臣我

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

奄之時汝回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

言之自上賜下曰降命者放下活命也勿作滅等之降看以迂為罰

即王之東征也四國孔傳以為管蔡高奄者是管蔡武庚俱監殷之遺

民謂之三監靈叔即附和流言未必同反以不與監殷也若奄與淮夷

合而助殷孟氏稱伐奄三年討其君可見四伐獨言致奄其後服者



之輕者化以多遜則罰中之恩不薄矣。蓋遜以故離土而涉河南言於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  
般為遐遜則於周為密逾比事者，稱近而服事之臣道也。臣我宗多遜，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固有多遜之美，其罰益  
典下臣我多遜相強，但此乃期之未然之詞，多即多士之多，曰遜者化，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  
悍逆為友順也。望平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王曰

告爾殷多士，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予惟四方罔攸實，亦惟  
爾多士衣服奔走，臣我多遜。初命則此命為

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  
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  
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  
詳此章則迂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  
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日，近日  
之辭也。移爾遐遜，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  
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  
爾

爾多士衣服奔走，臣我多遜。初命則此命為  
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  
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  
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  
詳此章則迂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  
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日，近日  
之辭也。移爾遐遜，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  
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  
爾

爾多士衣服奔走，臣我多遜。初命則此命為  
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  
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  
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  
詳此章則迂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  
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日，近日  
之辭也。移爾遐遜，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  
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  
爾

爾多士衣服奔走，臣我多遜。初命則此命為  
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  
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  
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  
詳此章則迂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  
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日，近日  
之辭也。移爾遐遜，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  
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  
爾

爾克節至於村福之，机惟尔敦否何如耳。尔能敦而一心，王室則不遠天  
者即天之所順也。必与以矜憐之意，而吉祥集焉。尔不能敦而携持二三  
則逆天者，天譴及焉。尔不啻不有尔士，予致天之罰于尔躬，而負且不  
保矣。  
翁水因曰：此節分別村福，听其自擇，下節因勉而期之，敬以心言畏天  
之威，一於我道者，是天界矜則君眷注可知。曰不有尔士，包幹止在內  
致天之罰，甚言以悚懼之。  
惟時節令尔何如，處此惟時宅尔之邑，而相安於生聚，继尔之居，而連綿  
於棲止。如是将見尔厥有營幹止，有年壽於茲，洛即尔之小子，方與未艾。  
尔之迁洛始，是一决策，而自家子孫均享其利，可不敬以圖之哉。  
徐九一曰：此節極言安洛之故，邑非四井之邑，乃都邑之邑，孰下都說  
邑必有居，安於邑則不致播遷於居，則不斷捨以實事言此。或言  
下一層，不可作克教昇矜之實。

爾多士衣服奔走，臣我多遜。初命則此命為  
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  
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  
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  
詳此章則迂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  
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日，近日  
之辭也。移爾遐遜，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  
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  
爾

時予簡王曰又曰時予或有言必以尔之所居止為念尔多士其以我之  
所念者而自念之可也  
項水心曰或言者開出語戒州堂言也只就安洛上說若革命之公是  
大月頭勿纏也縣居即繼尔居之居不言則已言必攸居故曰乃或

顧民雖愚亦  
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當有關文以多友篇末王曰又曰  
推之可見時予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  
為念也申結土  
文爾居之意

周書八卷終

